



矯制大害法至外皆其證何以害為衍文蓋未考漢律

馳日對敵請大害要神有敵請害敵請不害也趙武

之先也小苛禮氣王也坐也節泉敵歸害當也同時吸

今太后以小苛禮責望梁王念孫案小苛禮史記作小

節苛禮是也此脫節字則文義不完文禮主長鑿念孫

斷於嬰自止古弗屬罪當棄市禮曰日敵請不害

今匈奴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

不足為疆自止古弗屬師古曰不內屬於中國史記作

自上古不屬為人索隱曰案晉灼云不內屬於漢為人

念孫案如晉注則漢書本作自上古弗屬為人而顏注

云不內屬於中國則所見本已脫為人二字矣史記主
父偃諫伐匈奴書亦云禽獸畜之不屬為人

天下之功 功義

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念

孫案傷天下之功本作傷天下之功義功與公同公義

與私怒相對為文報讎雪恥一己之私怒也按兵恤民

天下之公義也故曰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義公俗

為功又脫去義字詞意遂不完備羣書治要引此已誤

新序善謀篇作不以己之私怒傷天下之公義漢紀孝

武紀作不以私怒傷天下公議皆其證也議與義同莊
子齊物論篇

有倫有義釋文義崔本作議史記留侯世家義不為漢臣新序善謀篇作議司馬相如傳義不反顧酷吏傳義不受刑漢書並作議又杜鄴傳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

所止功亦與公同公與私相對言鄭業緣私恩而得封非公義所在也師古曰非有功而侯則功義二字義不相屬矣

案身逗繞之世本非身天不之世義世與公同公義

廷尉當恢逗繞當斬服虔曰逗音企應劭曰逗曲行避

敵也繞顧望也案繞字之訓未確軍法語也蘇林曰逗音豆如

淳曰軍法行而逗留畏慎者要斬師古曰服應二說皆非也逗謂留止也繞咄弱也念孫案逗當為逗說文逗

曲行也從走只聲玉篇音邱戟切說文又云讀若匿

也象逗曲隱蔽形莊子人閒世篇吾行卻曲釋文卻字

書作迟卻曲即迟曲也廣雅云繞迟曲也是繞與迟同

義恢不擊單于輜重而輒罷兵故曰迟繞當斬淮南汜

論篇云令曰屈繞者要斬是也迟與逗字相似世人多

見逗少見迟故迟譌為逗史記韓長孺傳同逗止也繞曲也二

字各為一義不得以逗繞連文服應所見本正作迟故

服云迟音企以企迟聲相近也若逗字則聲與企遠而

不可通矣應云迟曲行避敵也曲行二字正用說文迟

字之訓若逗字則不得訓為曲行矣蘇如所見本始譌

作逗故誤訓為逗畱師古不知逗為退之譌反是蘇如
而非服應失之矣曲行致效曲曲二字玉用諸文
於梁舉壺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師古曰於梁舉
人至於他餘所舉亦皆名士也史記至它作邳他索隱
曰土音質下徒何反謂三人姓名也壺遂也臧固也邳
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他處亦舉名士也念孫
案至與邳通它古他字壺遂臧固至它皆人姓名謂長
孺舉此三人皆天下名士也若云至於他餘所舉亦皆
天下名士則名士不應若是之多且至它二字文不成

義必加所舉二字於下而其義始明矣小司馬以至它
為至於他處尤
非解漢書者不以至它為人姓名徒以邳讀入聲至讀
去聲耳不知至字古讀若質聲與邳同故字亦相通幽
東山篇我征聿至與埴室室為韻小雅杜篇期逝不
至蓼莪篇入則靡至並與恤為韻月令寒氣總至與室
為韻莊子刻意篇道德之質天道篇質作至漢書司
馬相如傳爰周邳隆文穎曰邳至也邳隆即至隆史
漢中人姓名類多借字邳至之通亦是也

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各名顯

寶嬰田蚡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師古曰謂馳
入吳軍欲報

也父讎而各名顯念孫案名上本無各字今作各名顯者

一本作名一本作各而後人誤合之也用一時決策而

名顯者用亦以也言竇田皆以外戚重而灌夫則以一時決策而名顯也名顯專指灌夫下文竝位卿相乃總承竇田灌言之耳師古不知各為名之誤行而以各名顯為總上之詞遂以灌夫用一時決策為句不與下連讀失之矣史記正作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

景十三王傳

頃王子

復立頃王子駿弟郿侯閔為王宋祁曰兩浙本無頃王子三字念孫案兩浙本是也閔為駿弟則為頃王子可知無庸更言頃王子矣上文云復立元弟上郡庫令

良下文云立尊弟高皆不言某王子是其例也

淮陽

建異母弟定國為淮陽侯念孫案淮陽乃王國非侯國陽當為陵王子侯表云淮陵侯定國江都易王子是其證漢淮陵故城在今泗州盱眙縣西北與江都相近

覆我

漢廷使者即復來覆我我決不獨外師古曰覆治也念孫案訓覆為治於古無據爾雅覆察審也鄭注考工記弓人云覆猶察也言使者若復來審問我則我必叛也

帛布單衣

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自行迎除舍念孫案
帛布當從史記五宗世家作阜布阜布單衣賤者之服
也阜與帛字相似因誤為帛管子輕重戊篇立阜牢衣
服牛馬今本阜誤作帛衣
帛則不衣布衣布則不衣帛不得言衣帛布也師古曰
或帛或布以為單衣斯為曲說矣

李廣蘇建傳

將數十騎從

上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數十騎從
見匈奴三人與戰軼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
廣張晏解將數十騎從云放縱遊獵也師古曰張讀作

縱此說非也直言將數十騎自隨在大軍前行而忽遇
敵也念孫案師古以從為隨從非也既在大軍前則不
得言隨從若謂以騎自隨則當云從數十騎下文云李
廣不當云將數十騎從也張讀從為放縱是也而云放
縱遊獵亦非今案從讀為縱兵之縱謂馳擊之也史記

作中貴人將騎數十縱徐廣曰放縱馳騁蓋得其意矣
下文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史記高祖紀曰高祖
與項羽決勝垓下孔將軍費將軍縱騎如日漢兵約
單于入馬邑而縱朝鮮傳曰率遼東兵先縱并與將數
十騎從之從同義

十餘年不去同義

彼虜以我為走今解鞍以示不去念孫案去當為走字之誤也走與不走文正相對不當變走言去太平御覽兵部二十五引此正作不走史記及通典兵六通鑑漢紀十六竝同補遺十餘年黃曰效錄魏興益縣其意全錄我錄有恨今案於書為錄其之錄而魏興之也史記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念孫案恨去有所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警文類聚封爵部太平御覽封建部一引此皆有所字史記同訓錄非也魏志大軍前領下錄其惑失道言不為利惑自訓其大軍前領而惑

惑失道後大將軍師古曰惑迷也念孫案正文注文皆本作或今作惑者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也以字本作或故師古釋之曰或迷也衛青霍去病傳或失道師古亦曰或迷若作惑則不煩訓釋矣文選范彥龍效古詩注太平御覽兵部五引此竝作或史記同又卜式傳不為利惑字亦本作或宋祁曰一作或故師古曰言不惑於利若作惑則又不煩訓釋矣問其軍之疑

客遇之

如浞野侯為虜所得後以還天子客遇之宋祁曰浙本客作容念孫案客字義不可通衛霍傳但云浞野侯趙

破奴以浚稽將軍擊匈奴左王為虜所得遂沒其軍居
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邦入漢無所謂天子客
遇之之事客當依浙本作容字之誤也容寬也見五遇
行志
待也見管子任
法篇注寬待之謂不問其沒軍之罪

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
蠻夷何以女為見師古曰言何用見女為也念孫案見
字當本在女字上何以見女為猶論語言何以文為何
以伐為耳若云何以女為見則文不成義矣漢紀孝昭
紀作何用見女為兄弟乎為下加兄弟二字遂失其指

然據此知漢書本作何以見女為也

絕不飲會無人

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會念孫案此本作絕不與飲

會師古所見本脫與字則義不可通乃曲為之說曰飲

於禁反會讀曰飢誤矣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十五陳

謨依顏本漢服飾部三此卷與藝文類聚天部下太平

御覽天部十二人事部百二十七服用部十引此皆作

絕不與飲會是諸家所見本皆與師古異也漢紀本於

漢書而亦作絕不與飲會是仲豫所見本正與諸家同

也今據以訂正新序節士篇亦
作絕不與飲會

古今類編 網紡繳

網不與繳合

武能網紡繳，檠弓弩。宋祁曰：網字上疑有結字。念孫案

結網與紡繳對文。宋說是也。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二十

七引此，正作結網紡繳。漢紀同。少風用時亦有此習

書則與某澤風槍時三年未開藝文醜惡天暗不太平

言天子躡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

念孫案某澤二字文義不明，某當為荒字之誤也。隸書荒字

或作某與荒澤即上文所云北海上無人處也。凡塞外

大澤通謂之海，海邊無人之地，故曰荒澤中。吳子論將篇曰：軍居

荒澤草言天子射鴈得書，知武等在荒澤中也。楚幽穢藝文類

聚鳥部中引作某澤，則此字之譌已久。漢紀孝昭紀正

作荒澤

出諸物故

前以降及物故

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師古曰：物故謂歿也。

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

之物皆已故耳。宋祁曰：物當從南本作歿，音沒。又釋名

曰：漢以來謂歿為物故，言其諸物皆就朽故也。此師古後說所

本史記張丞相傳集解引高堂隆答魏朝訪曰：物無也

此是讀故事也。言無所能於事。念孫案子京說近之物

與歿同。說文：歿，終也。或作歿，物聲近而字通。今吳人

言物字聲如沒語有輕重耳，物故猶言死也。楚元王傳云：物故流離以十萬數。夏侯勝傳云：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物故與流離對文，皆兩字平列。諸家皆不知物爲物之偕字，故求之愈淡而失之愈遠也。此對也。此補古。

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念孫案著節本作苦節，字之誤也。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十九出蘇武苦節優寵六字，注引此傳云：宣帝以武苦節老臣，令朝朔望。陳禹謨本仍改苦爲著。藝文類聚職官部二同。

衛青霍去病傳

當云何

建當云何，師古曰：謂處斷其罪，法何至也。念孫案注言處斷其罪，則誤以當爲廷尉當之當。楊惲傳廷尉當惲當，謂處斷其罪。解云何二字亦未了。余謂云何者，如何也。問建棄軍之罪當如何也，如云語之轉。李陵傳所與博德言者云何，東方朔傳隱云何，王莽傳五聲八音條各云何，皆謂如何也。

三年

去病侯三歲，元狩三年春爲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宋祁曰：二年，越本作二年，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

本及史記竝作元狩二年，本書武紀亦云元狩二年春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漢紀又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云冠軍景桓侯霍去病以元朔六年從大將軍擊匈奴，斬相國功侯。元狩二年以驃騎將軍擊匈奴至祁連山，封自元朔六年至元狩二年，凡三年，故曰侯三歲。

道邊

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道邊。師古曰：道猶言也，先為要約，來言之於邊界，念孫案使人先要道邊，當依史記作使人先要邊。集解云：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是也。今本集解誤入正文內，辯見史記。道即邊字之

誤而衍者，師古曲為之說非也。

或謂道邊為路，尤不成語。

渾邪裨王將

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念孫案渾邪裨王將當依史記作渾邪王裨將。

涉獲

票騎將軍去病絕大幕，涉獲單于章渠。師古曰：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也。涉水而破獲之，念孫案上文曰：涉狐奴。又曰：涉鈞者，濟居延。下文曰：濟弓盧。凡言涉言濟者，其下皆是水名。今不言所涉之水，而但言涉獲，則涉非涉水之謂矣。余謂涉猶入也，入其軍，獲其近臣。

故曰涉獲單于章渠高紀贊涉魏而東晉灼曰涉猶入
也是其證不省長水今不言何也亦而曰言涉
以將軍出北地後票騎失期宋祁曰景德本無失字念
孫案景德本是也後票騎期即失期也無庸更加失字
景祐本及史記皆無失字

為侯

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侯念孫案侯上脫翕字當依史
記補翕侯又見武功臣表及匈奴傳史記同

董仲舒傳

褒然

今子大夫褒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張晏曰褒進也為舉
賢良之首也師古曰褒然盛服貌也詩擗風旄邱之篇
曰褒如充耳念孫案褒然者出眾之貌故曰褒然為舉
首大雅生民篇實種實褒毛傳曰褒長也義與褒然為舉首之褒相近張晏訓褒為進猶
為近之師古訓為盛服貌則與為舉首三字義不相屬
且下句云朕甚嘉之者嘉其賢良出眾非嘉其盛服也

桀紂之行

陵夷至虐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宋祁曰浙本行下有
作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此言桀紂之行作而王道大壞

脫去作字則語意不完羣書治要及文選移讓太常博士書注引此皆有作字大對矣宋孤曰泚本行下首辭之所謂大也

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師古曰易稱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謂大也念孫案大當為本下文曰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視大始承上始字而言欲正本承上本字而言又曰春秋揆揆其本而反自貴者始仍承始字本字而言則上文本作辭之所謂本明矣本字上牛與大相似又涉下文視大始而誤元字雖可訓為大而仲

舒則訓元為本以起下欲正本之語非訓為大也春秋繫露王道篇曰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重政篇曰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元者為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勇以上二條皆訓元為本又訓為始始亦本也晉語注曰始本孝行篇注若訓元為大則別出一義非仲舒正本之指矣漢紀孝武紀正作元者辭之所謂本也

未以位為樂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未下有聞字語意較完

善也又盡善也百聞字源意通又漢書董仲舒傳引
 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錢氏養新錄曰漢書董仲舒傳引
 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又引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上矣下也語意不同當是論語古本今漢書亦改作也
 唯景祐本是矣字面漢策要與景祐本同念孫案錢說
 是也據顏注云故聽其樂而云盡美盡善矣則正文本
 是矣字羣書治要引作韶盡善矣文雖從省而亦是矣
 字必重文篇曰春秋變一節之云云然則其難以
 樂霸王所謂曰春秋何貴乎天而官之天皆微也言
 凡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

念孫案下所字涉上所字而衍景祐本作非謂積日累
 久也通典選舉一通漢紀作不謂積日累久也皆無所
 字

子之齒

子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
 角者則有上齒宋祁曰齒字上古本浙本同有上字據
 注亦當有只云子之齒是通上下殊非義理念孫案羣
 書治要引作子上齒者去其角無之字與下句相對句
 法較為整齊春秋繫露度制篇亦云有角不得有上齒
 如之

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念
孫案如猶當也說見史記李將軍傳音孫案正文注
書司馬相如傳音天子天子大說音天子天子大說
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念孫案正文注
文皆後人加之景祐本所無也賦奏在下文則此不得
先言奏且下其辭曰三字乃總承上文言之忽插此二
句則語意中斷矣後人以下文云相如既奏大人賦天
子大說遂增此二句而不自知其謬也史記有此二句
亦後人所加

隆崇律崒

子虛賦其山則盤紆峩鬱隆崇律崒岑崟參差日月蔽
虧宋祁曰越本無隆崇律崒四字念孫案景祐本亦無
此四字而史記文選有之疑皆後人所加也注引郭璞
曰詰屈竦起也峩音佛詰屈是釋盤紆二字文選注詰
乃後人不曉注意而妄改之竦起是釋峩鬱二字而隆崇律崒不與
焉且峩字有音而崒字無音其可疑一也文選律崒作
聿崒而兩字皆無音其可疑二也西都賦巖峻峭崒而
音藝文類聚產業部下引子虛賦云其山則盤紆峩鬱
岑崟參差日月蔽虧而無隆崇律崒四字與越本景祐

本同其可疑三也後人加此四字而以鬱崒為韻不知此三句但以差虧為韻而首句不入韻也

軼野馬轉駒駮張揖曰軼過也郭璞曰轉車軸頭也師古曰轉謂軸頭衝而殺之也軼音逸念孫案軼讀若迭隱九年左傳懼其侵軼我也杜注曰軼突也僖三十二年將有而師過軼我釋文竝云軼直結反成十三年迭我殺地迭與軼同此言軼野馬亦是侵軼之意當讀若迭而訓為突也轉讀為躓躓蹋也莊子馬蹄篇釋文引廣雅曰躓蹋也說文躓躓也躓躓躓也舊本譌作衛也今據躓字注及

牛部躓字注改是躓為蹋也躓躓二字竝音衛故字亦相通言突野馬而蹋駒駮也上林賦之轉白鹿義與此同螿螿蚤麟距虞軼野馬轉駒駮皆上文所云陵狡獸也張訓軼為過郭訓轉為軸頭顏謂軸頭衝而殺之案軸頭不能殺獸雖強為之解而不可通皆非是

揚旌柂

浮文鷁揚旌柂張揖曰揚舉也析羽為旌建於船上柂拖也史記作揚桂柂集解引韋昭曰柂檝也文選作揚旌棹本作柂李善避太宗諱故改為棹李善注引郭璞曰棹船舷樹旌於上念孫案當從史記作揚桂柂韋昭訓柂為檝是也

桂柂謂以桂爲楫猶楚辭言桂櫂兮蘭柂也浮文鷁揚
桂柂張翠帷建羽蓋皆相對爲文旌字隸書或作旌與
桂字相似柂與柂亦相似故桂柂譌爲旌柂張揖謂建
旌於船上而訓柂爲拖郭璞訓柂爲船舷而謂樹旌於
其上揆之本句及上下文義均有未安

而不曰勺藥

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伏儼曰勺藥以蘭桂調食文穎
曰五味之和也韋昭曰和齊鹹酸美味也勺丁削反藥
旅酌反見文選子虛賦及七發注晉灼曰南都賦曰歸鴈鳴鷄香稻
鮮魚以爲勺藥酸恬滋味百種干名文說是也師古曰

諸家之說皆未當也勺藥藥草名其根主和五臟又辟
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爲
勺藥耳讀賦之士不得其意妄爲音訓以誤後學今人
食馬肝馬腸者猶合勺藥而煮之豈非古之遺法乎文
選李善注曰枚乘七發曰勺藥之醬然則和調之言於
義爲得引之曰師古說非諸家之說皆是也韋云勺丁
削反藥旅酌反者勺藥之言適歷也適歷均調也說文
曰𦉰和也從甘麻𦉰調也𦉰音甘麻音歷周官遂師注曰磨者
適歷疏曰分布帑疏得所名爲適歷也然則均調謂之
適歷聲轉則爲勺藥楊雄蜀都賦曰乃使有伊之徒調

夫五味甘恬之和勺藥之羹論衡謹告篇曰釀酒於罌
烹肉於鼎皆欲其氣味調得也時或鹹苦酸淡不應口
者由人勺藥失其和也稽康聲無哀樂論曰大羹不和
不極勺藥之味張協七命曰味重九沸和兼勺藥皆其
證矣服虔注此賦列或說云以勺藥調會見文選注蕭該亦
云芍藥香草可和會見廣韻師古襲用其說遂謂勺藥根
主和五藏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會不知五味之
和總謂之勺藥故云勺藥之和具若專指一物何以得
言具乎然且歷詆諸家妄為音訓斯為謬矣此賦及蜀
藥皆謂五味之和陸機詩疏引此
以證鄭風之勺藥亦與師古同誤

赤螭

上林賦於是蛟龍赤螭文穎曰龍子為螭張揖曰赤螭
雌龍也如淳曰螭山神也獸形師古曰許慎云离山神
也字則單作离形若龍子乃從虫此作螭別是一物既
非山神又非雌龍龍子三家之說皆失之念孫案呂氏
春秋舉難篇龍會乎清而游乎清螭會乎清而游乎濁
高注曰螭龍之別也自蛟龍赤螭以下九句皆指水族
言之且赤螭與蛟龍連文則螭為龍屬甚明若山神獸
形之离則非其類矣而師古乃云既非山神又非雌龍
龍子則果為何物乎

崇山轟轟龍從崔巍

於是乎崇山轟轟龍從崔巍念孫案轟轟二字後人所加也崇山龍從崔巍六字連讀後人加轟轟二字而以崇山轟轟為句失之矣史記作崇山龍從崔巍崔巍文選西都賦注引作崇山龍從崔巍而皆無轟轟二字且轟轟二字漢書文選皆無音釋其為後人所加無疑吳賦之櫛轟森萃蕪城賦之轟似長雲李善皆有音釋而此獨無則本無轟轟二字可知

巖突洞房

夷巖築堂象臺增成巖突洞房念孫案突當從史記作突字之誤也突突字相似傳寫往往譌溷莊子徐無鬼篇鶉生於突釋文突鳥帛反郭徒忽反字

則穴下大淮南地形篇突生海人今本突誤作突

文選作窾李善引郭璞注曰

言於巖窾底為室潛通臺上也說文窾窾窾窾窾與

突同巖突洞房皆言其幽深故下句曰頰杳眇而無見

甘泉賦曰雷鬱律於巖窾兮

文選如是揚雄傳作雷鬱律而巖突兮而字突字皆

誤而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作突矣

魯靈光殿賦曰巖突洞出逶迤詰屈

皆其證也師古不知突為突之誤乃曰於巖穴底為室

若窾突然潛通臺上龔郭注而小變之強為突字作解

斯為謬矣

娛游往來

若此者數百千處娛游往來宮宿館舍師古曰娛戲也

娛音許其反今本娛音許其反娛字作戲此後人所改也後人以娛與許其音不相協而戲字可讀平聲故改娛為戲以牽合許其之音耳不知戲字讀平聲者乃是伏戲之戲非游戲之戲且戲讀平聲亦在支部不在之部音許宜反不音許其反也此娛字乃娛字之譌娛非常見之字故須為之作音若游戲之戲則不須作音矣後人文選李善注曰說文曰娛戲也許其之改甚矣其謬也切念孫案娛音虞不音許其反說文娛訓為樂不訓為戲以顏李二說考之則娛為娛字之譌也說文娛戲也玉篇音虛基切虛基與許其同音又楚辭招魂娛光眇視王注曰娛戲也漢書禮樂志神來宴娛師古曰娛戲也娛音許其反音訓正與此同則娛為娛之誤明矣娛即嬉戲之嬉故顏李並音許其反史記司馬相如傳作

嬉游往來此尤其明證也下文大人賦吾欲往乎南又娛汜監水娛史記竝作嬉又案楚辭九章屬貞臣而曰娛洪興祖曰娛一作娛非是招魂縣人以娛娛一作娛漢書楊雄傳羽獵賦踔天矯娛澗門五臣本文選娛作嬉李善本作娛蓋後人多見娛少見娛故娛字多誤為娛矣

下磧歷之坻

陵三巘之危下磧歷之坻師古曰磧歷沙石之貌也坻水中高處也音遲念孫案師古說坻與磧歷之義皆非也坻謂山阪也說文曰秦謂陵阪曰坻字或作坻玉篇坻直飢切水中可居曰坻又音底埤蒼云坂也是陵阪

之坻音底與水中之坻音遲者不同張衡南都賦曰坂

坻巖辭而成獻是也文選西京賦右有隴坻之隘李善注引應劭漢書注曰天水有大坂

日隴張揖曰磧厯不平也見文選注案磧厯疊韻字謂山阪不平磧厯然也師古以

磧與沙石同類輒云磧厯沙石之貌望文生義失其本指矣故曰下磧厯之坻坻為

山阪故言下若水中之坻則不得言下矣陵三峻之危

下磧厯之坻皆言山而不言水下文越壑厲水乃始言

涉水耳坻讀如底與下文水豸氏豕為韻非與危為韻

危字古音魚戈反說見史記劉氏危下亦不與坻為韻也

要裏

緝要裏射封豕念孫案要當依景祐本作更隸續斥彰

長田君斷碑究屈道更跋引漢書緝更裏又引注云更
古要字今則正文改作要又削去注文矣

族居

巴俞宋蔡淮南子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師
古曰族聚也聚居而遞奏也念孫案歌聲可言起不可
言居師古言聚居非也居讀為舉族舉者具舉也遞奏
者更奏也荀子王制篇云舉錯應變而不窮非相篇云
居錯遷徙應變不窮居錯即舉錯書大傳民能敬長憐
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韓詩外傳舉作居是舉居古字
通也史記正作族舉遞奏

縣貌

長眉連娟微睇縣貌郭璞曰縣貌視遠貌念孫案下文云色授魂予心愉於側則此非謂視遠貌也今案縣貌好視貌也方言曰南楚江淮之間驢瞳子謂之縣郭璞曰言縣邈也楚辭招魂曰靡顏膩理遺視矐些矐與縣同義貌音莫角莫沼二反楚辭九歌曰眇眇兮愁予王注曰眇眇好貌眇與貌同義合言之則曰縣貌方言注作縣邈張衡西京賦曰昭貌流眇一顧傾城薛綜以昭為眉曉之之閱失竝字異而義同

奉幣使 縣使吏

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宋祁曰越本使作役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本亦作役奉幣役謂奉幣之役即上文所云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者也發役奉幣以衛使者則當言奉幣役不當言奉幣使也役字古文作役與使相似而誤史記文選及藝文類聚雜文部四竝作役又韓延壽傳取官錢帛私假縣使吏使亦當依浙本作役漢紀作私假徭役吏民是其證

衍溢

晉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念孫案李善本文選衍溢作溢溢注曰張揖曰溢溢也字林匹寸切古漢書為溢今

為衍非也據此則李所見古本作溢與顏異也溝洫志
河水溢溢師古曰溢踊也崔瑗河隄謁者箴亦曰溢溢
滂汨後漢書陳忠傳徐岱之濱海水盆溢漢武都太守
李翕析里橋郟閣頌涉秋霖漉盆溢口漏盆竝與溢同
文選江賦注引淮南子曰人莫鑿於流灤而鑿於澄水
見說山篇許慎曰楚人謂水暴溢為灤扶園切灤與溢聲近
而義同

銜檠

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張揖曰
銜馬勒銜也檠駢馬口長銜也師古曰檠謂車之鉤心

也銜檠之變言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
也念孫案師古說非也徧考諸書無謂車鉤心為檠者
說文齧馬口中檠也史記索隱引周遷輿服志云鉤逆
上者為檠檠在銜中以鐵為之大如雞子此與張說小
異而皆以為馬口中檠字或作檠莊子馬蹄篇云前有
檠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外者已過半矣韓
子姦劫弑臣篇云無極策之威銜檠之備雖造父不能
以服馬鹽鐵論刑德篇云猶無銜檠而禦捍馬也是銜
檠皆所以制馬若鉤心則在輿之下軸之上釋名云鉤
心從輿心
下鉤軸也小畜正義引鄭注云輓謂
輿下縛木與軸相連鉤心之木是也與馬何涉平當從

張說爲是又王吉傳其樂豈徒銜楹之間哉義亦與此
同音似列僊之儒論云辭無音義而與列僊之儒居山澤閔形容甚臞師古曰儒柔也術士之
稱也凡有道術皆爲儒今流俗書本作傳字非也後人
所改耳史記作列僊之傳索隱曰案傳者謂相傳以列
僊居山澤閔小顏及劉氏竝作儒云儒柔也術士之稱
非念孫案司馬說是也郊祀志云此三神山者其傳在
勃海中與此傳字同義儒與列僊意不相屬劉顏曲爲
之說而終不可通隸書傳或作傳儒或作僂二形相似

故傳譌爲儒矣

大行

封禪文文王改制爰周邛隆大行越成文穎曰行道也
應劭曰大行道德大行也念孫案文說是大行越成者
大道於是始成也古謂道爲行說見經義述聞周易
大行也大行 丞統理順

丞統理順張揖曰理道也其道和順念孫案理亦順也
說文曰順理也廣雅曰理順也說卦傳曰和順於道德
而理於義考工記匠人曰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是理
與順同義軌迹夷易湛恩厖洪憲度著明丞統理順夷

易皆平也。履洪皆大也。著明皆明也。理順皆順也。

而野於卒業工請司人曰水屬不野野之不野野

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師古曰皇皇盛貌也。卒終也。字或作本或作丕丕大也。念孫案爾雅云壯大也。壯觀丕業皆承上皇皇哉斯事言之。則作丕者是也。作卒作本則非其旨矣。隸書丕或作卒本或作卒卒或作卒三者皆相似故丕譌作卒又譌作本。史記正作丕五臣本文選同。

詩大澤之博

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

作頌。孟康曰詩所以詠功德謂下四章之頌也。念孫案

詩字若訓為詩賦之詩則詩大澤之博殊為不詞且字

法與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廣符瑞之富皆為不類

矣。顏氏家訓書證篇曰相如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貉其抵之獸此導訓擇炎武詔云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是也而說文云導是禾名引封禪書為證禾一莖六穗於庖豈成文乎縱使相如天才鄙拙強為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貉其抵之獸不得云犧也。案導一莖六穗於庖導字訓為禾與詩大澤之博詩字訓為詩賦之詩皆語不成詞且與上下文不類也。今案詩者志也志者記也謂作

此頌以記大澤之溥博廣符瑞之富饒也。詩訓志意之

志又訓志記之志。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

發言為詩。詩譜正義引春秋說題辭曰在事為詩未發

為謀恬澹為心思慮為志詩之為言志也是詩訓為志
意之志也賈子道德說篇曰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
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詩
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
此之志者也是詩又訓為志記之志也

茲爾

茲爾於舜虞氏以興念孫案爾字於義無取當依史記
文選作亦文選呂延濟注曰言此獸於舜亦見也今本
作爾者亦譌為尔後人因改為爾矣淮南詮言篇自身
遠矣後漢書張衡傳亦要思乎
故居今本亦竝作爾誤與此同

公孫宏卜式見寬傳

策詔諸儒

上策詔諸儒制曰念孫案景祐本儒下有曰字是也制
曰二字即策中之語則上句曰字不可省董仲舒傳云
天子乃復冊之曰制曰即其證

治民之本

此八者治民之本也宋祁曰江南本無民字念孫案江
南本是也民字涉上下文而衍上文八事皆治道之大
者不專指民而言漢紀無民字下文凡此四者治之本
亦無民字

衣職月得其要

得其要宋祁曰浙本云得其要術念孫案術字承上文謂之術而言下文不得其術又對得其要術而言則有術字者是也羣書治要引此亦有術字漢紀同

和起

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念孫案和當爲利草書之誤也順逆利害皆對文若作和則與害不相對矣漢紀作和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文選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引此正作利

郡國

兒寬千乘人也以郡國選詣博士念孫案千乘郡名非邦名邦字蓋後人所加文選兩都賦序注引此作以郡選詣博士史記儒林傳兒寬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郡下皆無邦字

漢書第十

漢書第十一
讀書雜誌四
高鄧王念孫

漢書第十一

讀書雜誌四

高鄧王念孫



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

奏讞疑

宋祁曰浙本疑字下有事字念孫案北堂書鈔

曰為讞疑奏之則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念孫案下奏

字涉上奏字而衍史記作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

其原則無下奏字明矣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五

陳禹謨本

依俗本漢書加奏字太平御覽職官部二十九引漢書皆無下奏

字通典職官七同奏讞疑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詞師

古連上文平亭疑法釋之非也。下之無非承上之義。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宋祁曰。南本浙本並云。豈有私邪。謝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念孫案。南本浙本是也。豈有私邪。謂薦賢本無私也。謝絕弗復為通。謂謝絕其人。不復與相見也。後人以上文云。其人來謝。遂移謝字於私字之下。而以豈有私謝連讀。失之矣。據師古注云。有欲謝者皆不通也。一曰。告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告字正釋謝字。師古注高紀及周勃車千秋趙廣漢則師古所見本。正作謝絕弗復為通。漢傳並云。謝告也。

明矣。今本謝字移入上句內。則與注不合。

郎淫官婢

郎淫官婢。念孫案。此本作郎有淫官婢。與上郎有醉小便殿上文同一例。今本脫去有字。則語意不完。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五。陳禹謨本刪有字。初學記職官部下。太平御覽職官部二十七。引此皆有有字。通典職官七同。

問千秋

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念孫案。問上更有一光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北堂書鈔藝文部二。太平御覽人

事部七十三引此皆重一先字

杜周傳

京師故

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為旨杜子夏以相別念孫案俱以材能稱絕句故字當在京師上而以故京師衣冠五字連讀京師衣冠謂京師士大夫也師古曰衣冠謂士大夫白帖十二引此作京師衣冠謂欽為旨杜子夏太平御覽疾病部三同則京師衣冠四字連讀明矣漢紀作俱好學以才能稱故京師謂欽為旨子夏則故京師三字連讀又明矣

失在巖穴

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以師古曰失在巖穴謂隱處巖穴朝廷失之也念孫案失讀為放佚之佚佚字又作逸謂賢俊自放於巖穴非謂朝廷失之也古多以失為佚見九經古義

治之

當世治之所務也念孫案治之當為之治上文策曰當世之治何務故欽對曰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偽當世之治所務也今本之治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

關雎之見微

欽以建始之初，漢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師古曰：關雎，國風之始言夫婦之際，政化所由，故云見微。微謂微妙也。念孫案師古說見微之義未確。上文欽說大將軍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薛瓚曰：此魯詩也。此云關雎見微，即指上文言之。用魯詩說也。觀佩玉晏鳴而知治化之將衰，故曰見微。馮衍顯志賦亦云：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

張騫李廣利傳

當故皇 負私從者 示 私負從馬

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念孫案。此謂負私裝以從者，不在六萬人中也。師古曰：負私糧食及私從者，則誤分負私與從為二事矣。匈奴傳：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亦謂私負裝以從之馬也。師古曰：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亦誤分為二事。

鎔簡正文六十九字，注文二十九字。

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者。師古曰：宛之貴人為將而勇，煎音子延反。死六恐走入中城相與謀。

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母寡自其外城壞至此凡三十二字又注文師古曰宛之貴人

云云凡二十一字舊本並誤入下文其匿善馬殺漢使

殺王之下今依史記大宛傳移置於此師古曰母寡宛王名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立解即不迺力戰而

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其殺王自匿善馬至此凡三十七字又注文

師古曰母寡宛王名入字舊本並誤入上文其外城壞

之上今依史記移置於此舊本匿善馬之上又衍宛貴

人謀曰王母寡入持其頭遣人使貳師

字今依史記刪

司馬遷傳

武信君

當始皇之時蔽贖元孫印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師古

曰武信君即武臣也未為趙王之前號武信君項籍傳

曰趙將司馬印是知為武臣之將也劉攽曰此言當始

皇時為武信君將則武信君非武臣也念孫案蔽通傳

云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是武信君即武臣也此秦

二世時事而云當始皇之時記者之誤耳誤本始皇之

時印安得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乎貢父據此一句而

輒生異說謬矣

糲梁

糲梁之倉藜藿之羹念孫案梁當為菜說見史記自序

興舍

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興舍師古曰興起

也舍廢也念孫案史記作因物與舍於義為長舍者居也言因物與居而無成心也鵬冠子世兵篇亦云聖人捐物從理與舍因物與舍與因時為業相對為文

而流俗人之言

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念孫案蘇林曰而猶如也見文選注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謂

視少卿之言如流俗人之言而不相師用也文選張銑注曰而如

也言少卿書若怨望我不相師用以少卿勸戒之辭如流俗之人所言我非敢如此流俗人猶言

世俗人師古謂隨俗人之言而流移其志非也齊曰文選作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倒用字於而字

不甚順念孫案齊說亦非也今本文選用字在而字下乃後人所改辯見文選

而世又不與能外節者比

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與能外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外

耳念孫案不與能外節者比比字後人所加據師古注

云與許也不許其能外節則無比字明矣文選李善本

無比字注云與如也言時人以我之外不如能外節者

皆其明證也劉良注云言世人輕我見誅外不與外王

事者相比則所見本已有比字今五臣本作而世俗又不能與外節者次比既

將與能二字倒轉又於世下加俗字比上加次字揆蓋
 之李劉二注均不相符此後人妄改非五臣原本也蓋
 與字顏訓為許李訓為如於義均有未安後人不得其
 解因於句末加比字耳今案與猶謂也言世人不謂我
 能於節者特謂我罪固當於無可解免耳古者與與謂
 同義夏小正傳曰獺獻魚其必與之獻何也與之獻謂
 之獻也來降燕乃睇室舊本脫室字今據傳文補與之室何也與之
 室謂之室也韓詩外傳子路與巫馬期曰與巫馬期謂
 巫馬期也史記高祖紀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
 曰漢書謂作與是與與謂同義不與能於節即不謂能
 於節也後人不達而於句末加比字斯為謬矣與字顏訓為許

李訓為如若於句末加比字則許如一訓皆不可通矣

具罪

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師古曰或繫於獄或至
 大罪也念孫案如師古注則正文本作繫獄氏罪氏者
 至也故注言至大罪氏字或作抵禮樂志大氏皆因秦
 字或作抵音義竝同文選作繫獄抵罪是其明證也今本作具罪
 者氏譌為且隸書氏字或作互又作互形與且相似因
 陳銘漢表祗譌為且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稟祗侯
 受中邱西山窮泉谷今本抵譌作沮皆其例也後人又
 改為具耳說文曰氏至也呂氏春秋必已篇宋桓司馬
 抵罪出於高誘曰抵當也漢書高帝紀傷人及盜抵罪

應劭曰抵至也當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也見史記杜集解

延年傳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至也致之於罪法以上

凡言抵罪者皆謂至於罪也抵與氏同故此注云或至

大罪若改氏罪為具罪則非其義矣

函糞土之中

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念孫案函訓為容容糞

土之中則為不詞函當為匱匱本作函形與函相似因

譌而為函說見經義述聞李善本文選作說文函小阱

也今經史通作陷廣雅曰匱坑也漢武都太守李翕天

其字皆作匱今經史相承作陷未必非後人所改也此傳匱糞土之中若非譌為函則後人亦必改為陷矣

匱者墜入之謂玉篇陷墜故曰匱糞土之中猶僖四年

公羊傳云大陷于沛澤之中也漢紀作身陷糞土之中

是其明證矣楚語若合而函吾中韋注曰函入也函亦

匱字之譌故韋訓為入舊音及補音皆音咸失之矣說

經義述聞史記禮書函及士大夫集解曰函音含索隱作陷

云陷音含鄒誕生音徒濫反案函亦匱之譌匱陷聲相

近故鄒誕生本作陷裴駟司馬貞音含亦失之矣經史

中匱字既相承作陷而國語之匱吾中史記之匱及士

大夫及此傳之匱糞土之中又皆譌而為函後人多見

函少見匱遂莫有能正其失者矣

及如左邱明無目孫子斷足宋祁曰越本無明字念孫案越本是也無明字者省文便句耳上文左邱失明卽其證後人不達而增入明字則累於詞矣景祐本及文選皆無明字

左氏國語

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念孫案左氏下脫春秋二字則文義不全漢紀孝武紀引此贊正作據左氏春秋國語武五子傳

悼皇

愚以爲親謚宐曰悼皇景祐本無皇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下文云比諸侯王園則不得稱悼皇明矣此涉下文悼園宐稱尊號曰皇考而誤通典禮三十二通鑑漢紀十六竝作宐曰悼漢紀作宐曰悼考皆無皇字

職吏事

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如淳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爲詐言受詔得知職事也念孫案爾雅職主也謂得主其國中之吏事耳如解職字之義未確不及下究

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念孫案景祐本無及字

疑後人所加據注云不終竟於下則正文但作不下究而無及字明矣武紀亦云化不下究

王水竭井水泉竭

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飲井水井水泉竭宋祁曰越本

無泉字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本亦無井水二字即承

上文言之不當更有泉字此是一本作水一本作泉而

後人誤合之也開元占經虹蜺占篇初學記天部下白

帖二引此竝作井水竭漢紀同

母桐好逸

母桐好逸母邇宵人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邇近小人

也張晏曰桐音同師古曰桐音通桐輕脫之貌也念孫案桐字若訓為輕脫之貌則母桐好逸殊為不辭今案

史記三王世家作母侗好佚佚與逸同褚先生釋之曰無長

好佚樂馳騁弋獵是侗訓為長也侗為長久之長亦為長大之長論衡齊世

篇曰上世之人侗長佼好是也作桐者假借字耳侗與桐古字通楊子

咸曰桐侗之為長乃漢人常訓故應注但言無好逸游

而不釋桐字

庸身

夙不得取代句庸身自逝師古曰言夙當自去不如他

徭役得顧庸自代也念孫案庸用古字通堯典徵庸二

篇庸作用舉陶謨五刑五用哉後漢書梁統蒼頡篇曰
傳用作庸帝庸作歌史記夏本紀庸作用音義七蒼頡篇曰
用以也見一切經言从不得取代當以身自往也如師
古說則當以从不得取代庸為句大為不詞矣

左側

陛下左側讒人眾多念孫案君側有讒人不當獨指左
側言之左側當為在側字之誤也藝文類聚蟲豸部太
平御覽蟲豸部一引此並作在側

三十九年

秦始皇卽位三十九年念孫案九當為七見史記秦始
皇紀及六國表太平御覽皇王部十一引此作九亦後

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其人事部四引此正作七

嚴朱吾邱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不振

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師古曰振
舉也起也念孫案振救也見月令哀公問注昭十四年
故漢紀作天子不能救左傳注及周語魯語吳語注

瘴熱

南方暑溼近夏瘴熱師古曰瘴黃病也念孫案訓瘴為
黃病則瘴熱二字義不相屬顏說非也今案瘴者盛也
周語曰陽瘴憤盈言陽盛憤盈也字通作憚又作憚大雅

板篇下民卒瘁釋文瘁作憊爾雅釋詁注大雅桑柔篇引小雅大東篇哀我瘁人今本瘁作憊

日逢天憊怒言盛怒也秦策曰王之威亦憊矣言威之

盛也說見秦策呂氏春秋重己篇衣不憊熱高注曰憊讀曰

直直厚也義與瘁熱亦相近瘁熱即盛熱言南方暑溼

之地近夏則盛熱也下文疾癘多作乃始言疾病耳

曠日持久士卒勞倦宋祁曰越本持作引念孫案景祐

本亦作引引與持字不相似若本是持字無緣譌而為

引疑後人熟於曠日持久之語而輒改之也引久者長

久也過秦論曰曠日長久而社稷安是也漢紀作曠日

彌久彌亦長也說文

一方有急四面皆從從字師古無音念孫案從讀為聳

聳動也言一方有急而四方皆聳動也聳或作竦文選

竦動也李善曰章賢傳云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

被其害也彼言皆動猶此言皆聳也作從者借字耳故

漢紀作四面皆聳

踰領

是時漢兵遂出踰領適會閭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宋

祁曰一本踰字上有未字念孫案一本是也漢紀作兵

志四之十一

已出未逾五嶺南粵閩粵兩傳皆云兵未險領史記同

將卒

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宋祁曰浙本卒作率念孫

案浙本是也率即帥字漢紀作美將帥之功是其證隸

書率與卒相似因譌為卒說見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

入視之

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景祐本入下有內字念孫

案景祐本是也今本無內字者後人不曉古義而刪之

耳入內即上文所云入室中也古者謂室為內故謂入

室為入內武紀云甘泉宮內中產芝師古曰內中謂淮

南傳云閉大子使與妃同內鼂銘傳云家有一堂二內

皆是也其他書謂室為內者甚眾具太平御覽職官部

五十七引此正作入內視之室謂之內故臥室謂之臥

內盧縮及楚元王傳竝云出入臥內周仁傳云入臥內

霍光傳云皆拜臥內牀下金日磾傳云直趨臥內欲入

史丹傳云直入臥內皆是也而師古注霍光傳云天子

所臥牀前注金日磾傳云天子臥處皆未曉臥內二字

之義

澤鹵

地固澤鹵不生五穀師古曰地多沮澤而鹹鹵念孫案

此用薛瓚注而誤澤鹵卽斥鹵非謂沮澤也說見史記
主父傳

築城

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念孫
案築字後人加之景祐本所無也城卽築城也小雅出
車曰城彼朔方是也無庸更加築字史記作蒙恬城之
以逐匈奴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日知錄曰地理志無燕郡而無終
屬右北平考燕王定國以元朔二年秋有罪自殺國除

而元狩六年夏四月始立皇子旦爲燕王而其閒爲燕
郡者十年而志軼之也徐樂上書當在此時而無終以
其時屬燕後改屬右北平耳念孫案景祐本及文選別
賦注引此竝作燕無終人也羣書治要引作燕人也皆
無郡字顧據俗本漢書作燕郡謂徐樂上書在元朔二
年改國爲郡之後非也主父偃傳云元光元年偃西入
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畱久諸侯
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
世務上召見三人拜爲郎中史記同是樂之上書卽在元
光元年之後故漢紀列其事於元光二年在元朔二年

之前凡六年其時燕國尚未改為郡不得稱燕郡也郡字乃後人所加人執氣中史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念孫案史記主父傳作無鄉曲之譽是也此脫無字則文義不明

南挂於越

秦禍北搆於胡南挂於越師古曰挂縣也念孫案挂讀為絰絰結也言禍結於越也廣韻絰絲結也楚辭九章曰心絰結而不解兮上句云秦禍北搆於胡搆亦結也史記律書曰秦二世結怨匈奴絰禍於越尤其明證矣

薦居

北胡隨畜薦居蘇林曰薦草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薦讀曰荐荐屢也言隨畜牧屢易故居不安住也左傳戎狄荐居者也念孫案師古訓薦為屢隨畜屢居則為不辭故於屢下加易故二字以曲成其說謬矣蘇林訓薦為草是也隨畜薦居謂隨畜牧而草居也史記匈奴傳曰逐水草遷徙母城郭常處耕田之業漢書趙充國傳曰今虜亾其美地薦草襄四年左傳戎狄荐居服虔曰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杜預曰荐聚也晉戎狄荐處韋昭亦曰荐聚也案韋杜之說雖與服異而荐字皆不訓為屢師古訓荐為屢而引左傳戎狄荐居

斯為誤 劉炫案莊子云麋鹿食菘則菘是草也服言是證矣 今本莊子齊物論篇菘作薦釋文薦司馬云美草也郭璞注三蒼云六畜所食曰薦管子八觀篇曰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問篇曰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韓子七術篇曰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說文薦獸之所食艸從薦艸古者神人以薦遺黃帝帝曰何食曰食薦此皆古人謂草為薦之證

正

且鹽鐵郡有餘臧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念孫案正猶卽也言卽廢二國之鹽鐵亦無關於國家之利

害也又循吏傳黃霸謂督郵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言卽頗重聽亦無傷也又酷吏傳尹賞戒其諸子曰丈夫為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言卽使坐殘賊免猶可以前功復用也又游俠傳或譏原涉曰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為輕俠之徒乎言卽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也又王莽傳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言騶卽有它心亦宜且慰安之也此五正字師古皆無注故具解之

發使使匈奴

當發使使匈奴景祐本少一使字念孫案注云漢朝欲遣人為使於匈奴也則正文似祇有一使字

慧汜

聖主得賢臣頌水斷蛟龍陸剗犀革忽若慧汜畫塗如

淳曰若以慧掃於汜灑之處也見文選注師古曰慧掃也汜

汜灑地也塗泥也如以帚掃汜灑之地以刀畫泥中言

其易念孫案如顏以慧為帚汜為汜灑地則慧汜二字

義不相屬必於汜字之上加一掃字而其義始明矣今

案慧汜與畫塗相對為文慧者掃也汜者汚也謂如以

帚掃穢以刀畫泥耳後漢書光武紀注曰慧掃也班固

東都賦曰戈鋌慧雲羽旄掃霓是也慧或作箒按乘七

發曰凌赤岸箒扶桑謂濤勢之大凌赤岸而掃扶桑李

以箒為掃竹非是辯見文選是慧為掃也方言曰汜洿也洿與汚同廣雅汜汜

也自關而東或曰汜漢博陵太守孔彪碑曰浮游塵埃

之外疇焉汜而不俗是汜為汚也

乘旦

及至駕齧刳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張晏解乘旦

曰駕則旦至故以為名引之曰張以駕則旦至釋乘旦

二字甚為迂曲今案乘旦當為乘且字之誤也且與駟

同駟者駿馬之名謂之乘駟者猶言乘黃乘牡耳說文

駟壯馬也楚辭九歎同驚羸與乘駟兮王注曰乘駟駿馬也乘駟即乘且爾雅樊駟也樊炎孫炎本樊作將駟作且駿馬謂之乘駟亦謂之繫駟晏子春秋外篇景公乘侈輿服繫駟韓子外儲說左篇作趨駕煩且之乘繫駟之為煩且猶乘駟之為乘且是駟與且字異而義同此頌內多用韻之句乘且之且古讀若苴故與輿為韻張讀為旦暮之旦則失其韻矣

逐遺風 駮遺風

追奔電逐遺風師古曰呂氏春秋云遺風之乘言馬行尤疾每在風前故遺風於後今此言逐遺風則是風之

遺逸在後者馬能逐及也念孫案師古之說甚迂追奔

電逐遺風奔遺皆疾意也鄭注考工記弓人曰奔猶疾

也遺讀曰隧隧風疾風也大雅桑柔篇曰大風有隧有

隧者狀其疾也

說見經義述聞

楚辭九歌衝風起兮橫波王注

曰衝隧也遇隧風大波涌起是古謂疾風為隧風也隧

與遺古同聲而通用小雅角弓篇莫肯下遺荀子非相

篇遺作隧南山經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遺或作

隧皆其證也

凡從冫從貴之字聲義多相近說文隤下隊也小雅小旻篇是用不潰于成毛傳曰

潰遂也白虎通義曰襍之為言遺也說文旄或作旄史記項羽紀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漢書作於是引其

騎因四隤山而為圓陳外嚮皆其例也楊雄傳輕先疾雷以駮遺風楚辭

九章悲江介之遺風義並與此同呂氏春秋本味篇馬之美者遺風之乘亦以其疾如隧風而名之非謂行在風前也李善注文選曰遺風風之疾者於義為長
雖伯牙操遞鍾晉灼曰遞音遞迭之遞二十四鍾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薛瓚曰楚辭云奏伯牙之號鍾號鍾琴名也馬融笛賦曰號鍾高調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聞說能擊鍾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既作遞則與楚辭不同不得即讀為號當依晉音耳念孫案琴無遞鍾之名作遞者號之譌耳淮南脩務篇亦云鼓琴者期於

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齋號鍾

放獵

數從襄等放獵師古曰放士眾大獵也一曰游放及田獵念孫案放獵當為旃獵字之誤也旃與游同古書言游獵者多矣未有言放獵者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八陳禹謨木仍藝文部八此卷游改游為放字未改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太平御覽文部三引此並作游獵

轡荊

南不過轡荊又下文詩云蠢爾轡荊念孫案轡荊當依通典兵四作荊轡小雅采芑篇蠢爾轡荊段氏若膺詩

經小學曰漢書韋元成傳引詩荆蠻來威案毛云荆州

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荆蠻傳寫誤倒之也念孫案今本毛傳云

蠻荆荆州之蠻也蠻荆二字亦後人所改世說新語排調篇注引此正作荆蠻荆州之蠻也商頌殷武傳云荆

楚荆州之楚國也文義與此同晉語叔向曰楚為荆蠻韋注荆州之蠻

正用毛傳為說又齊語萊菔徐夷吳越韋注徐夷徐州

之夷也可證荆蠻文法又案吳都賦跨躡蠻荆李善注

引詩蠢爾荆蠻然則唐初詩不誤左思倒字以與并精

坳為韻耳後漢李膺傳應奉疏曰緄前討荆蠻均吉甫

之功毛刻不誤注文盛本謬倒作蠻荆注引蠻荆來威者俗人所改易

也文選王仲宣誅遠竄荆蠻注引詩蠢爾荆蠻亦誤倒

顧氏千里曰正義云宣王承厲王之亂荆蠻內侵是正

義本作荆蠻下文皆作蠻荆後人依經注本倒之而有

未盡也臧氏和貴曰漢書陳湯傳引詩蠻荆來威師古

曰令荆土之蠻亦畏威而來是本作荆蠻念孫案段顧

臧說是也經傳皆言荆蠻或作蠻荆者後人依誤本毛

詩倒之耳太平御覽兵部五十八引漢書正作蠢爾荆

蠻荆蠻者羣蠻之一若史記之言楚蠻楚世家周成王封熊繹於楚蠻

不當倒言蠻荆也楊雄揚州牧箴獷矣淮夷蠢蠢荆蠻

翩彼昭王南征不旋蠻與旋為韻後魏肅宗詔亦云蠢

爾荆蠻氛埃不息傳休奕鼓吹曲蠢爾吳蠻虎視江湖

句法亦本於詩

求來獻

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宋祁曰浙本去求字

念孫案浙本是也求即來之誤字今作求來獻者一本

作來一本作求而後人誤合之耳藝文類聚獸部上引

此無求字漢紀孝元紀通典邊防四並同文紀亦云令

郡國無來獻

制南海八郡七郡

制南海以為八郡漢紀孝元紀作南制南海以為八郡

念孫案上文言而連諸國東過碣石北卻匈奴即此亦

當云南制南海今本制上無南字者因兩南字相亂而

脫其一耳八郡當為九郡南粵傳云遂以其地為儋耳

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漢紀孝

元紀亦誤作八郡五行志云元鼎五年四將軍衆十萬征南越

開九郡皆其證矣通典邊防四正作制南海以為九郡

案通典制上亦脫南字又韋元成傳南滅百粵起七郡七亦當為

九

無以為

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師古曰為猶用也引之曰皆可且無以用殊為不

詞今案無以者無用也為語助耳曾子問正義引一解云無用為者無用此

之為為是助語言非禹貢所及春秋所治者其地皆可無用也

凡言無以為何以為者皆謂無用也郊祀志曰寶鼎事

已決矣尚何以為言此書尚何用也論語叔孫武叔毀

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言無用毀也又曰何以文為何

以伐為言何用文何用伐也又曰雖多亦奚以為言雖

多何用也為字皆是語助古書若是者多矣詳見釋詞

東方朔傳

而去之蘇武傳掘野鼠去少實而食之師古

昨賜肉不待詔以劔割肉而去之何也劉敞曰之衍字

日知錄曰以劔割肉而去之者裴松之注魏志云古人

謂藏為去

音舉字或作弄

蘇武傳掘野鼠去少實而食之師古

曰去謂藏之也念孫案上文云拔劔割肉即懷肉去此

云以劔割肉而去兩去字前後相應則去是來去之去

非藏去之去而去下本無之字明矣太平御覽治道部

十四引此有之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時序部

十六人事部一百七引此皆無之字藝文類聚會物部

初學記歲時部下引此亦皆無之字劉以之為衍字是

微行始出

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念孫案微行上脫上字藝文類聚職官部一太平御覽職官部四十引此竝作上微行始出文選而京賦注東京賦注各魏太子騰注引此竝作武帝微行始出選注以武帝代上字則有上字明矣通鑑亦云建元三年上始為微行

斥而營之

斥而營之垣而圍之師古曰斥卻也念孫案卻而營之殊為不詞斥之言度也謂量度而經營之也史記李將軍傳索隱引許慎淮南注曰斥度也

從東司馬門

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念孫案從東司馬門下當有入字而今本脫之據蘇注云以偃從此門入交會於內故以名焉則有入字明矣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引此有入字

遺行

意者尚有遺行邪師古曰可遺之行言不盡善也念孫案此言遺行不言可遺之行顏說非也遺者失也謂尚有過失之行

不稱

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還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念孫

案進不下亦有能字而今本脫之文選及藝文類聚人部八皆作進不能又厲字皆作廣、

損百姓之害

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師古曰損減也念孫案師古注非也損當為捐言將以捐除百姓之害非但減之而已也文選及羣書治要亦誤作損唯漢紀作除則損為捐字之誤可知

圉圍空虛念孫案毛晃增修禮部韻略引此圍作圍古今韻會同今則各本皆改為圍矣說文圍圍圍所引拘

羣人也圍守之也兩字不同義司馬遷傳溪幽圍圍之

中史記秦始皇紀贊引過秦論虛圍圍而免刑戮其字

並作圍楊胡朱梅云傳

終生

且夫歿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終字師古無音蓋讀始終之終念孫案淮南精神篇注云化猶歿也既言終而又言化則複矣終當讀為眾祭義曰眾生必歿必歸土故曰歿者眾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眾之為終借字耳古字多以終為眾說見經義述聞祭法漢紀正作眾生之化

丞相故安昌侯張禹劉攽曰故字當在丞相上禹時罷相侯如故也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故丞相安昌侯張禹

倭臣一人漢書多不稱倭臣字古無音倭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倭臣一人以厲其餘念孫案倭臣一人下原有頭字而今本脫之後漢書楊賜傳注初學記人部中白帖十三九十二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三人事部六十八九十三引此竝作斷倭臣一人頭漢紀通鑑同

執陵

故淮南王安緣閒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眾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念孫案此言漢多賢臣故淮南大臣不敢與王俱叛故曰其大臣不敢和從也執陵二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蓋涉後文執陵於君而行而服注以為臣執陵君則所見本已衍此二字矣

亡益於時

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伯與霸同念孫案

志四之一
三
亾益於時四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亾當爲有，此承上文高祖晉文齊桓而言，言霸主之舉事但求有益於時而不顧理之逆順也。今本作亾益於時，蓋涉後文亾益於時有遺於世而誤。

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念孫案：一矣二字文不成義，一矣本作可見矣。言以此卜之，可見羣臣之承順上指也，可見矣三字與上文

何以明其然也，正相呼應。今作一矣者，脫去見字，又脫去可字，下半耳。漢紀孝成紀正作以此卜之，可見矣。

漢書第十一

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已而先奉上皇帝璽綬則此時未得遽賜御衣也宣紀正作賜御府衣

溫明

東園溫明念孫案溫明下有祕器二字而今本脫之據服注云東園處此器形如方漆桶顏注云東園署名也其署主作此器皆是釋祕器二字後孔光傳先父霸蒙賜東園祕器先蒙賜乘輿祕器師古皆無注以注已見於此篇也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二引此已脫祕器二字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此正作東園溫明祕

器漢紀同

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三引晉公卿禮秩云安平王孚蒙給東園溫明祕器

如也

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如也師古曰無如猶言無所象似也念孫案師古之說甚迂如猶云蔑如言百官以下皆蔑視丞相也東方朔傳贊曰其流風遺書蔑如也蔑與如一聲之轉史記范雎傳索隱曰如猶輕蔑也宣元六子傳曰今迺遭命離于惡疾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論語雍也篇蔑作如論衡問孔篇作無無與如古字通故大雅桑柔傳曰蔑無也是書已成始見錢氏曉徵三史拾遺其說正與予同因并記之

皆讎有功

皆讎有功晉灼曰讎等也日知錄曰晉說非也此如詩
無言不讎之讎詩正義相對謂之讎左傳僖五年無喪而感憂必
讎焉注讎猶對也律麻志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讎
也鄭德曰相應為讎也郊祀志其方盡多不讎伍被傳
贊忠不終而詐讎魏其傳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
頗不讎念孫案晉說是也爾雅曰讎匹也廣雅曰等匹
之讎民百君子是讎為相等之義也此言張章諸人皆
讎有功則讎當訓為等不當訓為對故師古曰言其功
相等類也若詩之無言不讎左傳之憂必讎焉則與此

訓為等者異義至所引律麻志以下諸條則去此益遠
矣帝賤其

十匹

上迺賜福帛十匹念孫案告霍氏者皆封侯而徐福僅
賜帛十匹則輕重相去太遠十匹當為千匹通鑑作十
匹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太平御覽居處部十四治道部
十四引此竝作千匹漢紀同

上未起

明日、上未起念孫案未起上脫臥字通鑑無臥字則所
見漢書本已然文選而征賦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十

字竝誤作恐

怨怒無所信嚮謂怨怒漢吏不親信而歸嚮之也後漢書而羌傳述其事曰安邦召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此文大略本於漢書怨怒二字亦本漢書也王莽傳曰五威將帥出改句町王以為侯王邯怨怒不附文義亦與此相似

與漢書士寒

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念孫案士上有將字而今本脫之將士皆寒不當獨言士寒也太平御覽疾病部五引此已脫將字舊本北堂書鈔歲時部四出將士皸瘃四字

注引此傳云將軍將士寒手足皸瘃足補今本之缺

謨本刪注內將字而正文尙未刪

空一字

已詔中郎將印將胡越伙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校下空一字念孫案景祐本校下是尉字當據補上文云詔印將八校尉是其證各本校下不空一字非

今

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會念孫案今當為令令使也言務積畜省費使穀足支一歲會也上文云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道橋七

志四之十二
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與此令字文同一例今本合作
今則與上文義不相屬矣通典會貨二作今亦後人以
誤本漢書改之太平御覽兵部六十四引此正作令
不足以故出兵

上賜報曰大拜小拜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
往擊久畱得亾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拜擊我其意常
恐今兵不出得亾變生與先零爲一充國奏曰校尉臨
眾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眾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
雖其前辭嘗曰得亾效五年宜亾它心不足以故出兵
念孫案不足以故出兵本作不足以疑故出兵疑故者

疑事也

襄二十六年左傳注昭三十一年公羊傳注周語注呂氏春秋本生篇注並曰故事也

帝以卑拜前言而疑其生變故急欲出兵充國則謂卑

拜雖有前言而既聞明詔宜皆鄉風無有異心不足因
此疑事而出兵也今本脫去疑字則文不成義漢紀孝
宣紀正作不足以疑故出兵

傅常鄭甘陳段傳

投石拔距

投石拔距絕於等倫應劭曰投石以石投人也拔距卽
下超踰羽林亭樓是也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
斤爲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

也師古曰投石應說是也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
 距以為堅而能拔取之言其有手掣之力超踰亭樓又
 言其趨捷耳非拔距也今人猶有拔介之戲蓋拔距之
 遺法念孫案左思吳都賦袒裼徒搏拔距投石之部劉
 逵曰拔距謂兩人以手相案能拔引之也師古之解拔
 距蓋本於此今案投石拔距者石擲也投石猶言投擲
 擲亦投也廣雅曰擲投也石擲也賈子連語篇曰提石
 之者猶未肯止是也提亦擲也史記刺客傳荆軻引拔
 其匕首以擲秦王燕策擲作提
 距超距也故下文即云超踰亭樓史記王翦傳方投石
 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應劭以拔距為超踰是也距亦

超也

信二十八年左傳距躍三百杜注曰距躍超越也
 呂氏春秋博過篇注曰超乘巨踊車上也巨與距

同超亦拔也投石拔距投石超距皆四字平列管子輕

重丁篇戲笑超距亦四字平列應劭謂投石為以石投

人劉逵謂拔距為兩人以手相案能拔引之皆非是

如得此二國 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

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

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

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念孫案二國當為

三國三國謂烏孫大宛康居也漢紀孝元紀作如得此

三國是其證又下文曰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

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眾兵直指其
城下彼亾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
而成也念孫案鄧支單于雖所在絕遠本作鄧支單于
分離句所在絕遠句上文曰鄧支單于西奔康居康居
在大宛之西北去匈奴甚遠故曰鄧支單于分離所在
絕遠也去國既遠又無金城強弩之守則攻之易克下
文守則不足自保承上無金城強弩而言亾則無所之
承上所在絕遠而言若云雖所在絕遠則與下文義不
相屬矣隸書離字或作離漢北海相景君碑陰當離墓
側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
離敗聖與字並作離顏氏家訓形與雖相似因誤為離
書證篇離則配禹正謂此也

荀子解蔽篇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已不輟也雖或作
離史記衛將軍驃騎傳大當戶銅離漢書作調離
上又脫去分字耳太平御覽職官部四十九不得其解
而刪去雖字謬矣漢紀正作鄧支分離所在絕遠

行事

晉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
而為之諱句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云云行事二字統
下文而言
師古曰行事謂滅項之事劉敞曰諱行事非辭也諱以
上為句行事者言已行之事舊例成法也漢世人作文
言行事成事者意皆同錢氏攷異曰小顏解行事為滅
項之事是也劉欲以行事屬下句淺陋可笑念孫案行

事二字乃總目下文之詞劉屬下讀是也行者往也秦見

風無衣傳及廣雅往事即下文所稱李廣利常惠鄭吉三人之

事漢紀改行事為近事近事亦往事也儒林傳谷永疏曰近事大司空

朱邑右扶風翁歸德茂天年孝宣皇帝然則行事為總愍冊厚賜近事二字亦總目下文之詞

目下文之詞明矣若以行事上屬為句則大為不詞通

邊防十一載此疏亦以行事屬上讀而改其文云錢以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其行亦為顏注所惑

顏說為是劉說為淺陋失之矣春秋繫露俞序篇云仲

尼之作春秋也引史記理往事又引孔子曰吾因其行

事而加乎王心焉行事即往事謂春秋二百四十年之

事也史記自序云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

事之淡切著明也本書藝文志云仲尼與左邱明觀魯

史記據行事劉向傳云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

十篇司馬遷傳云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李尋

傳云案行事考變易詛言之效未嘗不至王尊傳云府

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翟方進傳云時慶有章劾自道

行事以贖論師古彼注亦誤解行事二字劉敞云漢時

書亦有之案劉說是也論衡一書言行事者甚多皆謂

往事也其問孔篇云行事雷擊殺人水火燒溺人牆屋

壓殺人行事二字乃總目下文之詞與陳湯傳之行事

同又云成事季康子患盜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

之不竊成事二字亦是總目下文故儒林傳云因魯春

秋舉十二公行事貨殖傳序云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

云匈奴傳贊云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又云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王莽傳云近觀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敘傳王命論云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又藝文志天文家有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漢流星行事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事占驗十三卷今本脫事字漢日會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行事占驗皆謂吉凶已然之效即李尋所云案行事考變易也皆謂往事為行事也又魏相傳云相以為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奏請施行是所謂行事者即

故事也又云故事句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故事二字亦是總目下文凡漢書中故事二字絕句者皆總目下文之詞與行事文同一例

奔逝

卒興師奔逝橫厲身孫踰集都賴師古曰卒讀曰猝厲度也踰讀曰遙念孫案奔當為焱字之誤也焱逝言如焱風之逝司馬相如封禪文云武節焱逝是也韓長孺傳云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焱風去如收電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雷動焱至星流霆擊曰焱逝曰橫厲曰遙集皆言其行軍之速若作奔逝則非其旨矣此字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誤作奔漢紀孝成紀正作興師焱逝

漢國之盛

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

通鑑漢紀二十五同

念孫案盛當為威字之誤也上文云揚威昆

山之西又云為聖漢揚鉤澗致遠之威皆其證今本威

作盛則非其旨矣漢紀正作揚漢國之威太平御覽人

事部九十三引作陳郅支之誅夷以揚漢國之威稜文

雖小異而字亦作威

雋疏干薛平彭傳

立莫敢發言

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羣書治要引此

同念孫案立字於義無取立當為竝竝皆也謂丞相以

下皆莫敢發言也漢紀孝昭紀作竝不敢言是其證

一姓張

一姓張名延年念孫案一下本有云字上言姓成名方

遂此言一二云姓張名延年所謂傳聞異辭也脫去云字

則文義不明漢紀正作一一云姓張名延年

設祖道供張

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念孫案設

上脫為字

為于馮反文選西征賦注別賦注張協詠史詩注

藝文類聚人部十三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三十引此皆

有為字

生怨

吾既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

通鑑漢紀宋十七同

祁曰南本浙本生字下有其字念孫案南本浙本是也

益其過生其怨兩其字皆指子孫言之少一其字則語

意不完漢史孝宣紀正作生其怨

會酒

定國會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如淳

曰會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會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

酒猶云會言焉今流俗書本輒改會字作飲字失其真

也劉攽曰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然則酒自可云會也

然此下則云飲酒益精明其說一事耳兩字不同疑當

作飲為真念孫案劉說是也上下文皆作飲酒如本上

飲字偶誤為會遂以會酒為喜酒顏又以為費盡其酒

皆非也北堂書鈔酒會部八藝文類聚會物部白帖十

五四十六太平御覽刑法部五飲會部一引此竝作飲

酒至數石漢紀同

連上書

民多冤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宋祁曰連字

南本浙本竝作遠念孫案遠字是

王貢兩龔鮑傳念孫案龔字景

毋有所發

聖書上書皆交外關或宋師曰聖字

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
師古曰發謂興舉眾事宋祁曰南本浙本毋有所發上
有毋有所言一句一本發作言念孫案發謂發言也上
文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下文云南面之君何言哉則
毋有所發即指發號施令而言師古以為興舉眾事非
也別本或加毋有所言一句或改發為言皆非本上

自在

以意穿鑿各取一切

張晏注翟方進傳曰一切權時也

權譎自在念孫

案自在二字於義無取在當為任之誤言事不師古而
自任權譎也

俗吏

任子

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驚不通古今宋祁曰南本
浙本無俗字念孫案南本浙本是也子弟以父兄得官
則多驕驚而不通古今非獨俗吏之子弟為然也俗字
涉上文今俗吏而衍通鑑漢紀十八有俗字則所見本
已誤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治道部九引此皆無俗字
通典選舉一同又下文除任子之令子下脫弟字當依
諸書引補

十餘

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念孫案十餘下脫人字則
文義不全且與下句不對漢紀孝元紀通鑑漢紀二十
皆有人字上文亦云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

白虹軒日念孫案軒字從虫無義蓋字本作干干犯也
因虹字而誤加虫耳師古曰軒音干此望文為音也說
文玉篇皆無軒字莊子秋水篇還軒轅與科斗釋文軒
音寒井中赤蟲也亦與干日之義無涉廣韻軒字有寒
音而無干音集韻軒音寒井中赤蟲又音干蟲名一曰

犯也蓋為師古注所惑

推辱宰相

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
使吏鉤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推辱宰相事下御史
念孫案推辱上原有以字言哀帝以宣推辱宰相遂下
其事於御史也今本脫去以字則文義不明通典職官
十四無以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太平御覽職官
部四十八引此正作以推辱宰相事下御史漢紀作宣
坐推辱宰相事下御史文異而義同也

小臣欲守箕山之節

志四之十二
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念孫案小臣上原有亦猶二字言小臣之慕巢由亦猶明主之慕唐虞也後人不解其意而刪去亦猶二字謬矣通鑑無亦猶二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文選薦譙元彥表注逸民傳論注太平御覽逸民部引此皆有亦猶二字漢紀同

韋賢傳

南顧

迺眷南顧授漢于京師古曰高祖起在豐沛於秦爲南故曰南顧劉奉世曰秦視沛猶在東北安得云南也孟

意以漢興於巴蜀故云爾念孫案沛在秦之東南故秦始皇曰東南有天子氣非在東北也高祖起於沛非起於巴蜀也劉說殊憤憤

祁祁

厥賜祁祁師古曰祁祁行來貌念孫案祁祁言賜予之眾多也上文曰祁祁我徒戴負盈路亦謂弟子之眾多也豳風七月篇采芣祁祁商頌元身篇來假祁祁傳箋竝曰祁祁眾多也大雅韓奕篇諸娣從之祁祁如雲義亦同也

厲其庶而

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念孫案庶與齊韻不相協庶當作幾與齊爲韻幾亦庶也故史記韓非傳索隱云幾庶也高注淮南要略云幾庶幾也誰謂德難厲其幾而言道德雖難而自勉者可以庶幾也故師古曰道德不易克厲然庶幾可及也今正文作庶者卽涉注文庶幾而誤

脫三字

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宋祁曰太祖下疑有繼太祖三字念孫案宋說是也通典禮七載此奏正作繼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漢

紀作繼太祖五廟皆迭毀下文亦云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本脫繼太祖三字則文義不全

本云不私其利

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祭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不私其利也念孫案不私其利承上不受獻言之非承罪人不祭言之除誹謗去肉刑罪人不祭稱其仁也躬節儉不受獻不私其利稱其廉也罪人不祭二句別言之者上以三字爲句此以四字爲句各從其類耳景紀詔曰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又曰減耆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此卽

許嘉等奏議所本曰... 賓賜... 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宋祁曰賓字浙本作賞念孫案賓賜二字義不相屬當依浙本作賞賜字之誤也景紀正作賞賜長老... 猥狁最彊宋祁曰狁浙本作允念孫案說文無狁字則浙本是也凡經傳中作猥狁者皆因猥字而誤衛青傳匈奴傳敘傳竝作猥允引詩亦作猥允今詩作猥狁猥當作猥小雅采薇釋文云猥本或作猥狁本亦作允大雅韓奕箋為猥狁所逼釋文作猥允

魏相丙吉傳

豈

豈宜褒顯朱子文曰豈字於文為悖恐是直字當為直宜褒顯漢書攷異曰豈宜者猶言宜也古人語急以豈不為不可為可此當言豈不宜亦語急而省文耳朱子文疑當為直字非孟堅之旨念孫案古人無謂豈不為豈者錢說亦未安余謂豈猶其也言武帝曾孫病已有美材如此其宜褒顯也吳語曰天王豈辱裁之燕策曰將軍豈有意乎史記魏公子傳曰我豈有所失哉豈字竝與其同義

然

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念孫案然猶乃也言姦吏成其私而君乃無所懲艾也古者然與乃同義說見釋詞

車上

醉歐丞相車上念孫案車下有茵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後師古注茵蓐也音因五字本在此注內因此文脫去茵字校書者遂移入後注耳太平御覽職官部二人事部百三十八車部五引此竝作醉歐丞相車茵上白帖四十八作歐丞相車茵漢紀作醉嘔吐吉車茵

皆有茵字

奉乘與

大熱

皆乘與車

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宋祁曰大熱浙本作以熱念

孫案浙本是也以與已同鄭注檀弓曰以與已字本同鄭注考工記

云已太也甚也後人不知以為已之借字故改以熱為

大熱耳羣書治要及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陳禹謨

改以依俗本太平御覽職官部二獸部十引此竝作未可以熱

通典職官三同漢紀作未可以暑暑上亦是以字

職當憂

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宋祁曰當字上疑有所字念

孫案羣書治要及北堂書鈔設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獸部引此皆有所字漢紀通典同

睦兩夏侯京翼李傳

乘輿

昌邑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宋祁曰輿字下疑有車字

念孫案宋說是也後人以乘輿即是車故刪去車字不

知此乘輿謂天子也乘輿車即天子車蔡邕獨斷曰律

御物謂天子所服會者也天子至尊不敢溲瀆言之故託之於乘輿百官表曰奉車都尉

掌御乘輿車周勃傳曰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武五

子傳曰騶奉乘輿車薛廣德傳曰當乘輿車免冠頓首

儒林傳曰劔刃鄉乘輿車皆其證矣通鑑漢紀十六無

車字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後漢書儒林傳注引此正作

乘輿車

此君

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念孫案此君本

作此二君二君謂幽厲也今本脫二字則文義不明羣

書治要無二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通鑑太平御

覽治道部四引此有二字漢紀同

以往知來

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宋祁曰江南本云能以性智

求耳徐鍇改往知來非是念孫案京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故元帝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以往知來正對上文以幽厲卜之而言江南本作性智求者智與知同古書知字多作智說見管子法法篇往性來求則字形相似而誤耳世說新語規箴篇注及羣書治要太平御覽引此竝作以往知來漢紀亦然則楚金之改不誤

上曰以下十二字

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尙何道房曰今所用者誰與通鑑念孫案景祐本作陛下視今為治

邪亂邪所用者誰與無上曰以下至房曰今十二字是也下文上曰然幸其瘳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云幸其瘳於彼是對上文治邪亂邪而言云不在此人是對上文所用者誰而言故師古曰言今之災異及政道猶幸勝於往日又不由所任之人也若如今本云亦極亂耳尙何道則與下文瘳於彼之語相左然則上曰以下十二字皆後人所加明矣世說新語注羣書治要皆無此十二字漢紀亦無

房止

上合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通鑑同念孫

案房止當依漢紀作止房今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

風以大陰下抵建前

迺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以大陰下抵建前張晏注曰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月二十二日癸未也大陰在大歲後孟康曰時大陰在未月建在寅從未下至寅南也引之曰此大陰謂大歲也下文大陰建於甲戌指大歲言之則此亦當然奉上封事在初元元年大歲在癸酉酉在西方未與申皆在西南風從西南來則在未申之交而當酉下故曰大陰下也孟康誤以歲後二辰之大陰說之以爲

是年大歲在酉則大陰後二辰而在未若然則未即在西南風從西南來正當大陰不得謂之大陰下矣張晏又誤以元年事爲二年事其意蓋謂大歲在戌則大陰後二辰而在申欲以牽合正文之日加申而竟忘奉上封事之在元年癸酉其失不已甚乎大歲一名大陰與歲後二辰之大陰迥異說見下

苑囿

損大官膳減樂府員省苑囿景祐本苑囿作苑馬念孫案景祐本是也元紀云初元元年六月令大官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是其證

大陰建於甲戌

今年大陰建於甲戌漢書攷異曰古法大陰與大歲不同奉土封事在初元二年以今法推之大歲正在甲戌蓋以大歲爲大陰實自奉始矣漢初言大歲者皆用超辰之法故大初之元歲在丙子依此下推初元二年歲當在癸酉而云甲戌者以三統歲術計之大初元年歲星在婺女六度已是星紀之末則大歲亦在丙子之末大歲與歲星每年多行一分至大始三年歲星已度壽星而入大火大歲亦超乙酉而在丙戌矣故算至初元二年大歲得在甲戌也引之曰錢以大初元年歲在丙

子下推初元二年當在癸酉故以甲戌爲超辰不知大初以前皆以十月爲歲首而終於九月自大初元年五月改歷二年以後遂以正月爲歲首故元年九月以後獨多亥子丑三月凡十五月前三月爲丙子年之冬歲星以建子之月與日同次於丑宮星紀故大歲應之而在子後十二月爲丁丑年之春夏秋冬歲星以建丑之月與日同次於子宮元枵故大歲應之而在丑蔡邕麻議所謂大初元用丁丑也由丁丑下推五十七年而至初元二年大歲實在甲戌何待超辰而後爲甲戌乎大歲超辰之法始於劉歆三統麻而前此無之不得云漢

初言大歲者皆用超辰之法超辰之期必待百四十四
年自大初元年距初元二年才五十七年未及超辰之
期亦不得以爲大歲超辰且大陰爲大歲之一名大歲
建辰有二法或應歲星與日隔次而晨見之月或應歲
星與日同次之月而皆謂之大歲亦皆謂之大陰又不
得分大陰大歲爲二也說詳大歲考

注孟康曰大陰在甲戌則大歲在子引之曰此誤以歲
後之大陰當之也大陰有二一爲主歲之大陰卽大歲
之別名淮南天文篇所言大陰在寅之屬是也一爲歲
後二辰之大陰張晏注楊雄傳曰大陰歲後二辰今陰

陽家所謂歲后也大初元年歲在丁丑五十七年而至
初元二年大歲在甲戌矣大歲一名大陰故曰今年大
陰建於甲戌其爲主歲之大陰明甚若以爲歲後二辰
之大陰則大歲在戌大陰當在申不得言大陰建於甲
戌矣且是年大歲在戌而以爲在子可乎孟說失之錢
氏攷異謂大陰在戌大歲當在申其說亦誤大陰建於
甲戌卽指大歲言之又豈有在申之大歲乎

東方作

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師古曰作起也日出之時人物
竝起引之曰如師古說則是人物作非東方作矣東方

作者日未出而光已起若詩之言明發俗語之言東方發白也分而言之則曰東方作日初出合而言之則日出亦謂之東方作故莊子外物篇東方作矣司馬彪曰謂日出也

威威

治國故不可以威威欲速則不達威威二字無注念孫案威讀為威威感急也故事也言治國事不可急也考工記無以為威速也鄭注云齊人有名疾為威者春秋傳曰莊三十年公羊傳蓋以操之為已威矣今鄭注威作威乃後人依公羊傳改之釋文威徐劉將六反李音促今公羊傳作威

覆愚臣之言

唯財畱神反覆覆愚臣之言念孫案下覆字訓為察謂反覆察臣之言也谷永傳云唯陛下畱神反覆熟省臣言文義正與此同爾雅曰覆察審也考工記弓人覆之而角至鄭注曰覆猶察也定四年左傳藏在周府可覆視也謂可察視也月令命舟牧覆舟謂察舟也孫子行軍篇軍行有險阻潢井葭葦山林翳蒼者必謹覆索之謂察索之也然則下覆字訓為察與上覆字異義劉原父以為衍一覆字蓋未達古訓也

趙尹韓張兩王傳

二人劫之

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師古曰劫取其身為質令其家將財物贖之念孫案師古言劫取其身為質則正文劫下當有質字下文曰無得殺質此處師古無注以又質字已解於上也又曰釋質束手皆承此質字而言今本脫去質字則下文及師古注皆不可通矣漢紀孝宣紀作二人私劫質之尤為明證

治罪

事下廷尉治罪念孫案罪字後人所加事下廷尉治者治其事之曲直非謂治罪也上文魏相上書自陳願下而廣漢所驗皆誣乃治廣漢之罪此不得先言治罪也景祐本無罪字

便從

明使者治廣漢所驗相家事故宣帝使廷尉治其事既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念孫案便當為使謂除補翁歸卒史遂使從歸府中案事也今本使作便則非其旨矣太平御覽職官部五十一引此正作使

待用之

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

遂待用之念孫案待讀為特若讀徒亥反則待用二字義不可通謂特用此門卒為掾也莊子逍遙遊篇彭祖乃今以久特聞崔謨本特作待待特聲相近故字相通而師古無音則已不知其為特之俗字矣漢紀正作遂特用之

千人

假司馬千人持幢笏

通鑑漢紀十九同

念孫案既云笏則

不得有千人之多千人當依漢紀作十人

鳴玉佩

進退則鳴玉佩念孫案鳴玉佩本作鳴佩玉謂鳴所佩之玉也玉藻云行則鳴佩玉大戴禮係傳篇同尚書大傳云夫

人鳴佩玉於房中

見召南小星正義

皆做書所本也漢紀正作

進退則鳴佩玉

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歎之

縱恣

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為名念孫案縱欲當為縱恣縱恣二字即指田獵言之徐樂傳云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宏游燕之圃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義與此同且田獵縱恣四字皆見上文則當為縱恣明矣恣與慾字相似恣譌為慾又譌為欲耳漢紀正作縱恣

下臣

令后姬得有所法則句下臣有所稱頌宋祁曰臣字可
刪念孫案宋說非也下臣當依漢紀作臣下與上句對
文

違

靖言庸違師古曰違僻也宋祁曰浙本作庸韋注云韋
違也念孫案浙本是也說文韋相背也是古違背字本

作韋古文尙書酒誥薄韋蕨父見羣經音辨馬注韋違行也

見釋文是其證後人依今本尙書改韋爲違故又改注文

耳

立不動中

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
宋祁曰立字上疑有尊字念孫案宋說是也下文詔曰
大守身當水衝正指此言之脫去尊字則文義不明水
經河水注太平御覽職官部六十三引此竝作尊立不
動漢紀同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

彊禦

不畏彊禦師古曰彊禦彊梁而禦善者也劉奉世曰禦
禁也言威力足以禁制於人爾雅云念孫案禦亦彊也
說見經義述聞曾是彊禦下

今日鷹隼始擊念孫案日字後人所加今鷹隼始擊即

承上文立秋日言之無庸更加日字太平御覽時序部

十一引此有日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職官部五

十一羽族部十三引此皆無日字又文選西征賦注舊

本北堂書鈔歲時部三陳禹謨設官部二十九陳本加

藝文類聚歲時部上鳥部中初學記歲時部上白帖三

引此亦皆無日字設官部二十九日字

分當相直分當相直

我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眦皆顧受將命分當相直師

古曰言自顧念受郡將之命分當相值遇也分音扶問

反直讀曰值念孫案師古以顧為顧念直為值遇皆非

也顧猶特也凡漢書中顧字在句首者如張耳陳餘傳

策安決顧諸君弗察耳顧恐臣計未足用皆直繩也言

當訓為特師古皆訓為念非也他篇放此

我與穉季本無宿怨特受郡將之命分當相繩耳說卦

傳曰莛為繩直大雅抑箋云內有淮南繆稱篇曰行險

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高注曰繩亦直也繩訓

為直故直亦訓為繩月令曰先定準直農乃不惑準直

即準繩也直為準繩之繩又為相繩之繩後漢書循吏

傳繩正部郡風威大行李賢注曰繩直也百官公卿表

示四之十一

三

曰丞相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大戴禮衛將軍支子篇曰遠伯玉直己而不直

人淮南主術篇曰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

魚澤障

上以林羽黨比周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念孫案敦煌之

魚澤障自武帝時已改為效穀縣此云魚澤障候者仍

舊名也地理志敦煌郡效穀班氏自注云本魚澤障也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為魚澤尉

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為縣名今本注首有師古曰三字後人所加也胡氏東樵已辯之

越嶲郡上

會越嶲郡上黃龍游江中通鑑漢紀二十七同念孫案上下本有

言字上言二字見於本書者多矣今本脫言字則文義

不明漢紀孝平紀有言字蕭望之傳

蕭望之傳

洽平

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念孫案古無以洽平二字連文

者師古曲為之說非也洽平當為治平字之誤也王嘉

傳以致治平即其證

國兵在外軍以夏

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念孫案國兵在

外軍以夏本作充國兵在外軍以經夏上文曰西羌反

漢遣後將軍征之後將軍即趙充國也以與已同充國

兵在外軍已經夏言其在外已久也宣帝紀曰神爵元年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彊弩將軍許延壽擊西羌此傳下文曰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从於道路則做之上書已在秋時故曰軍已經夏也今本脫去充字經字則文不成義藝文類聚刑法部所引已與今本同漢紀孝宣紀正作充國兵在外已經夏

堯在上

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念孫案下文云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則此文堯上亦當有雖字漢紀及藝文類聚刑法部太平御覽治道部四引此皆有雖字

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

宏恭石顯等建白望之淡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師古曰言恃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懷此心念孫案師古讀懷終不坐為句非也懷當為德字之誤也懷字俗書作懷形與德相近又涉上文淡懷怨望而誤自以託師傅德為句終不坐為句言望之自以託於師傅之德終不坐罪也漢紀孝元紀作自以託師傅恩德終不坐是其證

其

其於為民除害安元元而已念孫案其與期同中山策與不其

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下文云今釋令
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此云今告
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三今字文同一例則當
作今明矣藝文類聚刑法部白帖四十三太平御覽治
道部十五引此竝作今
參爲人矜嚴好脩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也念孫案進
退本作進止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北堂書鈔設官部十
初學記職官部下引此竝作進止漢紀同薛宣傳云宣
爲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文義正與此同

鞠躬履方

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師古曰履方踐方直之道也念孫
案師古訓方爲方直而加之道二字以增成其義殆失
之迂矣今案方卽道也履方猶言踐道樂記曰樂行而
民鄉方又曰是先王立樂之方也經解曰隆禮由禮謂
之有方之士論語雍也篇曰可謂仁之方也已孔傳鄭
注竝曰方道也

又案師古云鞠躬謹敬兒是也而宋子京云注當云鞠
躬曲躬也案聘禮記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論語
鄉黨篇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孔傳云斂身也踧躅

鞠躬皆雙聲以形容之故皆言如孔傳本謂鞠躬爲斂身之貌非訓鞠爲斂躬爲身也皇侃疏云鞠曲斂也躬身也則如字之義不可通訓鞠躬之躬爲身其誤實始於此而邢疏因之子京更無論已斂身卽謹敬之意故又訓爲謹敬史記韓長孺傳贊云壺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太史公自序云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是鞠躬爲謹敬也廣雅鞠躬謹敬也曹憲上音邱六下音邱弓鞠躬與鞠躬同

宣元六王傳

告之

顯具得此事告之房漏泄省中語宋祁曰之字當刪念孫案漢紀無之字

匡張孔馬傳

不譽

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念孫案譽當爲舉此涉上文令聞休譽而誤也列士不舉正對上文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而言白帖十二四十三引此並作不舉漢紀同

以身設利

苟合徼幸以身設利師古曰設施也引之曰以身施利

殊為不辭設當為沒草書相似而誤也沒謂貪冒也冒
沒語之轉耳秦策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高注曰沒貪
也一本沒利作設利誤與此同史記春申君傳及新晉
序善謀篇竝作沒利晉
語再拜不稽首不沒為後也韋注曰沒貪也下文又曰
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史記貨殖傳曰吏士舞文弄法
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皆其證

在職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宋祁曰在職越本作布職別本同
念孫案景祐本亦作布職毛本同元紀曰明
王在上忠賢布職廣雅曰布
列也疑舊本作布職而後人依孟子改之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念孫案此引詩本作京邑翼
翼四方是則乃齊詩非毛詩下文今長安天子之都是
承京邑翼翼言之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是承四方是則
言之今本京作商是則作之極皆後人以毛詩改之也
師古所見本已誤說見經義述聞

歸誠

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句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
女云云宋祁曰恩字下當有因字念孫案宋說是也因
歸誠三字下屬為義若無因字則語意不完此以恩因

二字相似故寫者脫去因字耳通典禮二十七有因字
好忠直

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師古曰奸求也
求忠直之名也奸音干念孫案如師古說則忠直下須
加之名二字而其義始明矣漢紀孝成紀作以訐為忠
直是也訐字正承章主之過而言且用論語訐以為直
之文今本訐誤為奸又脫為字耳

右與

天右與王者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景祐本作天左
與王者注作左讀曰佐佐助也宋祁曰案王商傳擁佑

大子注佑助也凡右為親左為遠故左遷左道皆離背
去正之義不得訓左為助也念孫案子京改左為右而

各本皆從之非也古無佐字但作左說文左則箇切大手

相左也大則可切徐鍇本譌作手大相左也從大工爾

雅曰詔亮左右相導也詔相導左右助勵也左右亮也

凡經典中佐佑字皆作左右師古注韋元成傳師丹傳
竝云左右助也左讀曰佐右讀曰佑子京不知左為古
佐字故有此謬說

可甲卒

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百人劉奉世曰可字疑非念孫

志四之十三
案可用當爲河東字之誤也此謂將作穿復土用河東卒五百人霍光傳云發三河卒穿復土與此事同一例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二引此正作河東卒

長安子

故霸還長安子福名數於魯奉夫子祀宋祁曰江南淳化本作長安浙本作遷長子福名數於魯無安字晏公論羨安字甚堅案霸既詔許以八百戶祀孔子卽是令長子福還名數於魯以此八百戶爲祀矣雖浙本作遷遷與還小異而大同言長安則後人妄添且復終始無義皆穎川陳彭年亦以安字爲衍念孫案陳晏宋說皆

是也或引龔說以此傳前言霸徙名數於長安故此言還長安子福名數其說殊謬不足辯景祐本及太平御覽禮儀部四所引竝作長子福無安字

王商史丹傳喜傳

皇太子

皇太子希得進見念孫案景祐本皇下有后字是也皇后太子希得進見正對上文傳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言之下文皇后太子皆憂又承此句言之則當有后字明矣若但言太子希得進見則文偏而不具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三引此正作皇后太子通鑑同元后傳

亦云皇后自有子後帝復進見曰大子既繼嗣亦必
喜以壽終子嗣師古曰史不得其子名也念孫案表云
高武貞侯傅喜蒙侯勁嗣此文傳寫脫勁字耳非史失
其名也

薛宣朱博傳

賊取

賊取錢財數十萬宋祁曰賊浙本作賊念孫案浙本是
也賦賊字相似據注云斂取錢財則當作賊明矣平
景山手傷

況首為惡明手傷功意俱惡念孫案手傷下原有人字
況首為惡明手傷人相對為文今本脫人字則文義不
明而句法亦不協矣據孟康注云手傷人為功使人行
傷人者為意則正文本作手傷人明矣通典刑四無人
字則所見本已誤漢紀孝哀紀有人字

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痕者與瘡人之罪鈞惡不直也
應劭曰以杖手毆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癢
者律謂之痕瘡遇人不以義為不直雖見毆與毆人罪
同也師古曰痕音侈瘡音鮪念孫案正文之瘡人本作

痕人遇人不以義而見痕者與痕人之罪鈞兩痕字上
 下相應應注云雖見毆與毆人罪同兩毆字亦上下相
 應若下句變痕言痛則與上句不相應矣應云律謂之
 痕痛此是引律以釋正文痕字非釋痛字也師古曰痛
 音鮪自為應注痛字作音非為正文作音也凡師古注
為舊注作
音者全部皆
然不可枚舉後人不察遂謂正文內有痛字而改痕人
 為痛人斯為謬矣師古注急就篇云毆人皮膚腫起曰
 痕毆傷曰痛是痕痛大同而小異又不得徑改痕人為
 痛人也白帖四十八九十二竝作遇人不以義而見痕
 者與痕人之罪鈞通典刑四同案于遇不與言人字

何與

莽治泥發揚其罪使使者以大皇太后詔賜主藥主怒
 曰劉氏孤弱王氏擅朝排擠宗室且嫛何與取妹披挾
 其閨門而殺之師古曰敬武公主宣帝女也故謂元后
 為嫛與讀曰豫豫干也言此事不干於嫛也念孫案與
 讀如字何與猶何為也古者謂為曰
與說見釋詞主與況私亂而莽
 矯元后詔賜之於故主怒曰嫛何為取妹披挾其閨門
 而殺之也師古讀與為豫而以且嫛何與絕句則與下
 文義不相屬矣

新法吏問步

博去吏閒步至廷尉中候司成事師古曰閒步謂步行而伺閒隙以去念孫案候司在下文則此非伺閒隙之謂也閒者私也謂私步至廷尉中也古謂私爲閒說見史記魏公子傳

大丈夫

大丈夫固時有是念孫案大字後人所加尙方禁以盜人妻見斫面有癍故博笑謂之曰丈夫固時有是據顏注云言情欲之事人所不免則不得言大丈夫明矣景祐本及白帖四十一引此皆無夫字

用禁

馮翊欲洒卿恥按拭用禁能自效不念孫案禁當爲卿此涉上下文禁字而誤也欲洒卿恥按拭用卿兩卿字上下相承白帖四十一四十八引此竝作用卿

尙相得歟

匹夫相要尙相得歟何況至尊通鑑漢紀二十六同念孫案尙相得歟文不成義當依漢紀孝哀紀作尙得相歟

翟方進傳

大都授

侯伺常大都授時引之曰大字涉注文大講授而衍都卽大也不當更有大字廣雅都大也五行志豕出園壤都竈師古注都竈烝炊之大竈

也武五子傳將軍都郎羽林注都大也謂大漢紀孝成會試之鄭吉傳故號都護注都猶大也總也漢紀孝成紀有大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據師古注云都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則正文本無大字

簿

官簿皆在方進之右宋祁曰簿一作薄念孫案說文無簿字則一本是也今漢書中簿字無作薄者此一本作薄乃古字之僅存者耳漢郃陽令曹全碑諸國禮遺且二百萬悉以薄官其字正作薄又各碑中主簿字作薄者不可枚舉是古字以薄爲簿也

如勿收

義部掾夏恢等收縛立傳送鄧獄恢白義可因隨後行縣送鄧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師古曰言若都尉自送至獄不如本不收治念孫案師古以如勿收爲不如勿收則與邪字語意不合余謂如猶將也言汝欲令都尉自送則將勿收邪古者如與將同義說見釋

詞

奔走

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以傅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師古以奔走屬上讀念孫案奔走二字與涉水義不相屬當以予惟往求朕所濟度爲句此效經文

之子惟往求朕攸濟也奔走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爲句奔與賁傳與敷古字通用此效經文之敷賁敷前人受命也莽大誥皆用今文尙書疑今文無上敷字但作奔傳前人受命而莽以奔爲奔走傳爲傳近亦用今文說也

犯祖亂宗

誕敢犯祖亂宗之序引之曰當作誕敢犯亂祖宗之序

民獻儀九萬夫

宗室之儀有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夫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引之曰正文本作民儀九萬夫今本儀上有獻

字者後人據古文大誥加之也下文師古注曰我用此

宗室之儀及獻儀者共謀圖國事則師古所見本已有

獻字然考孟注及下文皆言民之表儀而不言民獻

曰亦惟宗室之則此句內本無獻字明矣案古文大誥

民獻有十夫傳訓獻爲賢大傳作民儀有十夫孟康曰

民之表儀謂賢者廣雅亦曰儀賢也蓋皆用今文尙書

說也古聲儀與獻通周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鄭司農讀

獻爲儀郭璞爾雅音曰儀音儀說文曰儀從車義聲或

作儀從金獻聲皆其證也漢斥彰長田君碑曰安惠黎

儀伐討姦輕泰山都尉孔宙碑曰乃綏一縣黎儀以康

堂邑令費鳳碑曰黎儀瘁傷泣涕連漉黎儀卽皋陶謨
之萬邦黎獻也漢碑多用經文此三碑皆言黎儀則皋
陶謨之黎獻今文必作黎儀矣然則今文之民儀卽古
文之民獻王莽本用今文故曰民儀九萬夫今據古文
加入獻字民獻儀九萬夫斯爲不詞矣班固竇車騎將
軍北征頌曰民儀響慕羣英景附亦用今文也

易定

粵天輔誠爾不得易定師古曰天道輔誠爾不得改易
天之定命念孫案不言易天之定命而言易定則文義
不明余謂定當爲念說文念古文法字形與定相似而
誤大誥作爾時罔敢易法是其證

谷來靜言

兄宣靜言令色外巧內嫉師古曰靜安也令善也言其
陽爲安靜之言外有善色而內實嫉害也念孫案靜言
令色卽巧言令色下文外巧二字統承靜言令色言之
則靜非安靜之謂也古文尙書秦誓惟戢戢善諛言今
文作惟譏譏善靜言漢書皆用今文故作靜言也靜字
或作靖又作靖文十二年公羊傳引書作惟譏譏善靖
言王注楚辭九辯曰靜言譏譏而無信又注九歎曰譏
譏讒言貌也引書曰譏譏靖言潛夫論救邊篇曰譏譏

善靖竝字異而義同越語又安知是譏譏者乎賈逵注
曰譏譏巧言也見公羊釋文而今文尚書曰惟譏譏善靜言
是靜言即巧言也師古不見今文故訓靜言為安靜之
言而加陽為二字以足其義

羣鴈

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鴈數十比驚救之已皆斲頭
引之曰鴈者鵝也故曰中庭羣鴈古謂鵝為鴈說見經
義述聞周官膳用六牲下謂曰鵝也以合善必言其

谷永杜鄴傳

謂大詰亦惟先正克左右景其猶

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辭也齊曰
案君牙篇作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所可疑者
而都祇行伏生今文今文缺君牙篇惟孔氏古文有之
然則谷永亦嘗見古文尚書者邪念孫案顏齊二說皆
非也此所引乃文侯之命非晚出古文之君牙師古誤
記耳

則不深察

陛下則不深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
雨之灾山石之異將發不久念孫案則不深察若不深
察也古者則與若同義說見釋詞

如使危亾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王不
變改而更用念孫案變改更三字語意重疊改當為政
謂變其政而更用之也變改與易姓對文此因字形相
似而誤

能或滅之

詩云燎之方陽能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師古曰
言火燎方熾甯有能滅之者乎而宗周之盛乃為褒姒
所滅怨其甚也念孫案師古此注始沿鄭箋之誤此引
詩作能或滅之非謂甯有能滅之者也案能者乃也言

燎火方熾而乃有滅之者以喻赫赫之宗周而竟為褒

姒所滅也能字古讀若耐說見唐韻正聲與乃相近故義亦

相同昭十二年左傳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能

為則三字相對為文能者乃也言中美乃黃上美為元

下美則裳也孫子謀攻篇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

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少則能守不若則能避之言

敵則乃戰少則乃守不若則乃避之也魏策曰奉陽君

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當身濟漳朝邯鄲抱

葛薛陰成以為趙養邑而趙無為王有也王能又封其

子河陽姑必乎臣為王不取也言王乃又封其子乎臣

爲王不取也。史記淮陰侯傳曰：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言。韓信兵不過數千，乃千里而襲我，亦已疲極也。太史公自序序侯幸傳曰：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言。非獨以色見愛，乃亦各有所長也。列女傳賢明傳曰：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言，以不斜之故，乃至於此也。能與乃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後漢書荀爽傳：陳便宜策曰：鳥則雄者鳴，鵠雌能順服，獸則牡爲唱導，牝乃相從，是也能與乃同義，故又可以通用。淮南人閒篇：此何遽不能爲福乎？藝文類聚禮部下引：此能作乃。漢書匈奴傳：東援海代，南取江

淮，然後乃備。漢紀乃作能，是也能與甯一聲之轉，故此作能或滅之。毛詩作甯或滅之。宋祁曰：姚本能作甯，亦乃也。鄭箋誤解甯字說見經義述聞甯或滅之下。

悉謂此炮烙

榜筮磨於炮烙，念孫案炮烙本作炮格格音。古伯反，不

音洛。故師古曰：膏塗銅柱。此句釋格字加之火上，令罪人行

其上，輒墮炭中。此三句釋炮字江鄰幾雜志引漢書正作炮格

今諸書皆作炮烙者，後人不知古義而改之也。說見史

記殷本紀

建治

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念孫案建治二字義不相屬師古以爲建議劾治此曲爲之說也建當爲逮逮捕也言罪之明白者則反而除之吏之公正者則逮而治之也王莽傳莽遣三公大夫逮治黨與隸書建字或作逮見漢北海相景君與銘郎中鄭固碑逮相似故逮譌作建

媮出

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媮出之具師古曰媮亦惰字耳惰出惰游也宋祁曰姚本媮作媮音又耦也蕭該音義亦作媮音侑念孫案媮出二字義不相屬師古強訓爲媮游非也當依蕭該本作媮出說文媮耦也從女有聲讀

若祐或從人作侑然則媮出者耦出也車馬耦出謂與北宮私奴共乘車馬而出也上文云陛下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閔免遁樂晝夜在路故此云絕羣小之私客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媮出之具也媮與媮字相似世人多見媮少見媮故媮譌爲媮矣

貫行

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師古曰貫聯續也謂上所陳眾條諸事宜次第相續行之不當更違異也念孫案貫可訓爲聯不可訓爲續今案貫行猶言服行謂以次服行之也後漢書光武十王傳奉承貫行義與此同爾雅曰服

貫事也。廣雅曰：服，貫行也。是貫與服行同義。論語：衛靈公篇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里仁篇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一以貫之，卽一以行之也。

三朝之會 燕告急齊

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會之三朝之會。師古曰：歲月日三者之始，故云。

三朝念孫案：三朝上原有於字，於猶在也。言日會在三朝之會也。今脫去於字，則上下義不相屬。後漢書班固傳注：文選東都賦注鮑照數詩注引此，竝作日有會之於三朝之會。又匈奴傳山戎伐燕，燕告急齊，齊上亦脫於。

字太平御覽四夷部二十一引此有於字，史記同。

法出而後駕

願陛下係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念孫案：法出而後駕當作法駕而後出。謂法駕既具而後出也。如淳注：文帝紀曰：法駕者，侍中駟乘奉車，卽御屬車三十六乘。今本駕出二字互誤，則文不成義。漢紀孝成紀正作朝覲法駕而後出。

專攻

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念孫案：攻字義不可通，攻當爲政字之誤也。政與正同。

正諫也景十三王傳云廣川王去師數諫正去王吉傳云忠直數諫正鮑宣傳云唐林數上疏諫正呂氏春秋慎大篇云不可正諫說文作証云諫也齊策云士尉以証靖郭君言永所諫正者唯在上身與後宮而已不言王氏專權之事也漢紀正作正上身與後宮

奧內

所白奧內唯淡察焉師古曰奧內室中隱奧之處也念孫案奧亦內也奧內猶隱奧也謂所言隱奧唯將軍淡察之非謂室中隱奧之處也堯典厥民奧今本作奧乃衛包所改尚書撰異書大傳壇四奧鄭注竝云奧內也昭十三年左己辯之傳國有奧主正義曰奧主國內之主字或作奧周語宅

居四奧韋注云奧內也是奧內二字同義爾雅厓內為

奧釋文鳥到於六二反奧與奧亦同義

文母

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師古曰文母文王之妃大姒也劉奉世曰文母文王之母也所謂繫於子也何預大姒引之曰文母謂文德之母非因文王而稱之劉說非也辯見經義述聞亦右文母下

何武王嘉師丹傳

學宮

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師古曰學宮學舍也念孫案

正文注文之學宮景祐本毛本皆作學官是也賈誼傳
學者所學之官也注曰官謂官舍韓延壽傳脩治學官
注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文翁傳脩起學官注曰學官
學之官舍也此傳注亦云學舍則正文本作學官明矣
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二十四陳禹謨本藝文類聚職
官部六太平御覽職官部五十四引此傳竝作學官太

此人

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念孫案此人當作此四人謂
兩龔兩唐也見上文今本脫四字則文義不明

不宦云與內山異與內二字同義爾報到內爲

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
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親近輔幼主不宦
令異姓大臣持權親疎相錯爲國計便師古曰異姓謂
非宗室及外戚宋祁曰南本徐錯去不字予據顏注去
之爲允劉敞曰周禮時揖異姓異姓婚姻也正謂外戚
耳恐不當去不字念孫案宋說是劉說非也下文云親
疎相錯爲國計便便字正承宦字而言若作不宦則與
下文義不相屬不字乃後人妄加之耳漢紀作今不宦
權親疎相錯爲國計不外戚親而異姓疎故曰宦令異
便兩不字皆後人妄加姓大臣持權親疎相錯爲國計便然則異姓非謂外戚

也故顏注曰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下文云於是武舉公孫祿而祿亦舉武武與祿皆異姓而非外戚是其明證矣翼奉傳云今左右以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此異姓亦非指外戚劉引周官時揖異姓非此所謂異姓也此所謂異姓乃周官所謂庶姓耳太平御覽治道部十一引此止作宜令異姓大臣持權

炎祿大夫龔勝 勝獨以為

事下將軍中朝者炎祿大夫孔炎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炎祿勳馬宮炎祿大夫龔勝劾嘉迷國罔上不

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以為嘉坐薦相等罪微薄今本

字依漢紀補

以應迷國罔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念孫案

劾嘉之上不當有炎祿大夫龔勝六字下文勝獨以為上當有炎祿大夫龔五字此謂諸臣皆劾嘉迷國罔上而炎祿大夫龔勝獨以為不然故師古曰孔炎以下眾其劾嘉而勝獨為異議也若劾嘉上有炎祿大夫龔勝六字則與勝獨以為之語相反校書者不知此六字之為衍文反刪去下文之炎祿大夫龔五字斯為顛倒矣漢紀孝哀紀云事下將軍中朝者皆劾嘉迷國罔上不道炎祿大夫龔勝獨以為嘉坐薦相等罪微薄應以迷

國罔上不道不可以示天下足正今本之誤又龔勝傳云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炎祿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爲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曰嘉舉相等過微薄尤足與此傳互相證明

尊卑

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大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也念孫案卑字涉上文兩尊卑而衍此言傳昭儀丁姬不得與元后並尊故曰尊無二上語出曾子問坊記尊下不當有卑字通典禮三十

通鑑漢紀二十五皆無卑字

出龔勝楊雄傳不言故對字去限去檢出宋景天本二

段氏若膺曰贊曰雄之自序云爾乃總上一篇之辭故師古注曰自法言目之前皆是雄本自序之文也漢書記雄之年壽卒葬皆於贊中補載而不繫諸傳與他篇體例不同則傳文爲錄雄自序不增改一字無疑唐初自序已無單行之本師古特就贊首一語明之劉貢父漢書注云楊氏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自敘其受氏從木而楊修書稱修家子雲又似震族貢父所見雄自序必是唐以後僞作雄果自序其受氏從才不從木漢書音義及師古注必載其說何唐以前並無此論至宋而

後有之、且班氏用序爲傳、但曰其先會采於楊、因氏焉。
楊在河汾之間、攷左氏傳、霍楊韓魏皆姬姓國而滅於
晉、羊舌肸會采於楊、故亦稱楊肸、其子會我亦稱楊石。
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楊縣、應仲遠謂卽楊侯國、說左傳
漢書家、未有謂其字從手者、則雄何得變其受氏之始
而從手也、修與雄姓果不同字、斷不曰修家子雲以啟
臨淄侯之蚍笑、修語正可爲辨僞之一證矣、作僞自序
者、始因班傳無它楊於蜀一語、不知師古注、但云蜀諸
姓楊者皆非雄族、不云諸姓楊者皆從木、與雄從才異
也、廣韻揚字注、不言姓、楊字注則云、姓出宏農天水二

望、本自周宣王子尙父、幽王邑諸楊、號曰楊侯、後并於
晉、因爲氏、然則姓有楊而無揚、甚明、今貢父所見僞自
序、不知存否、而據班贊知班傳之外、別無自序、其謂雄
姓從手者、僞說也、念孫案、若膺之論、致確、景祐本、汪本
毛本、揚揚二字、雜出於一篇之中、而明監本則皆改爲
揚、其分見於各志、各傳者、五行地理、藝文三志、趙克國
谷永游俠、匈奴元后五傳、及
敘傳、又劉向馮唐司馬相如司馬遷東方朔五
傳、贊、趙尹韓張兩王傳、贊、王貢兩龔鮑傳、序、景祐本
汪本、毛本從木者尙多、而監本則否、余考漢郎中鄭固
碑云、君之孟子有楊身之末、身卽雄之子也、而其字從
木、則雄姓之不從手益明矣、

反離騷

迺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
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念孫案反離騷離字涉上下文而
衍下文獨載曰反騷曰廣騷其篇名皆省一離字後漢
書梁竦傳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騷賦應
奉傳追愍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篇名皆省一
離字義與此同也文選頭陀寺碑文注引作反離騷離
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魏都賦注贈秀才入軍
詩注陳情表注與稽茂齊書注運命論注辯命論注皆
引作反騷又水經江水注後漢書馮衍傳注舊本北堂

書鈔藝文部八陳禹謨本藝文類聚雜文部二白帖六

十五八十六太平御覽文部二百卉部三亦皆引作

反騷吳氏刊誤補遺引此作反騷則吳所見本尚無離字

畔牢愁

又旁惱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李奇曰畔離
也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念孫案如李說則畔
牢愁三字義不相屬訓牢為聊而又言無聊義尤不可
通余謂牢讀為鬪廣韻鬪力求切烈也廣雅曰烈烈憂
也是鬪為憂也集韻鬪慄憂也外感傳鬪慄不言師古
曰鬪慄哀愴之意也義竝相近牢字古讀若劉說見古韻標準

故與鬪通，牢愁，疊韻字也。畔者，反也。或言反駮，或言畔牢愁，其義一而已矣。

天軌之不辟

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而離紛。師古曰：天軌，猶言天

路，辟，開也。離，遭也。紛，難也。言天路不開，故使純善貞絜

之人遭此難也。念孫案：天軌，猶天道也。周語及淮南本

道也。辟，明也。見王制祭統及洪範五行傳注。言天道不明，故使純絜之人

遭此難也。若云天路不開，則去遭難之意尚遠。

埃慶雲而將舉

反離騷曰：懿神龍之淵潛兮，埃慶雲而將舉。念孫案：龍

潛於淵，得雲而舉，不必埃慶雲也。埃，慶雲而將舉，本作

慶，埃，雲而將舉。此後人不知慶之讀為羌而妄改之耳。

王逸注離騷曰：羌，楚人語辭也。羌與慶古字通。後甘泉賦曰：厥

高慶而不可虜。疆，度。敘，傳。幽，通。賦曰：慶未得其云已。師古竝云：慶發語辭，讀與羌同。奮灼曰：龍埃

風雲而後升。師古曰：龍潛居待雲，皆但言雲而不言慶

雲，則慶為語辭明矣。又下文慶天頽而曳榮，張晏曰：慶

辭也。師古曰：慶亦與羌同。明注文盛本如此。監本改亦為讀非是。亦者，承

上之辭。然則此注內本有慶與羌同之文，而後人妄刪

之也。宋祁說此句云：蕭該音義曰：慶音羌。今漢書亦有

作羌字者，此尤其明證矣。

鸚鵡

引之曰杜鵑一名鸚鵡一名買鵲一名子鳩鸚鵡一作鸚鵡楚辭離騷恐鸚鵡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王注曰鸚鵡一名買鵲常以春分鳴反騷徒恐鸚鵡之將鳴兮服虔曰鸚鵡一名鸚伯勞也順陰氣而生賊害之鳥也王逸以為春鳥謬也見文選思元賦注案服意蓋謂春分之時眾芳始盛不得言百草不芳因以為五月始鳴之鸚五月陰氣生故百草為之不芳也今案離騷言此者以為小人得志則君子沈淪野鳥羣鳴則芳草衰謝此乃假設為文不必實有其事亦如九章云

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豈謂鳥獸羣號之時實有不芳之草哉若然則子鳩爭鳴而眾芳歇絕可無以春鳥為疑矣况鸚鵡杜鵑一聲之轉方俗所傳尤為

可據玉篇鸚鵡又名杜鵑思元賦注引臨海異物志曰鸚鵡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宋祁筆記引蕭該漢書音義曰蘇林鸚鵡音於絹是鸚鵡同聲也子鳩太平御覽引蜀王本紀作子鳩華陽國志作子鳩子鳩之為子鳩猶鸚鵡故廣雅亦以鸚鵡為子鳩也而師古注漢書乃牽就其說云鸚鵡常以立夏鳴鳴則眾芳將

歇張衡思元賦舊注則云鸚鵡以秋分鳴廣韻又云鸚鵡春分鳴則眾芳生秋分鳴則眾芳歇此皆於王服兩家之說不能決定故為游移兩可之詞而不知鸚鵡春

月卽鳴不得遲至立夏物候皆記其始又不得兼言秋分也

雄鳩

抔雄鳩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師古曰離騷云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故云百離不一耦也宋祁曰鳩江南本作鳩監本作鳩今從監本念孫案宋校非也離騷本作雄鳩此文及注亦本作雄鳩離騷先言鳩而後言雄鳩此文但言雄鳩又云百離而曾不壹耦則不言鳩而鳩在其中故注必兼引鳩與雄鳩而其義乃全而監本作雄鳩卽

因注內鳩字而誤

雄鳩善鳴故曰雄鳩之鳴逝兮淮南天文篇亦云雄鳩長鳴若作雄鳩則

非其指矣備考諸書亦無雄鳩之文

子京不察且并改注文之雄鳩爲雄鳩則豈有上言鳩而下又言雄鳩者乎弗思甚矣

八神

甘泉賦八神奔而警蹕兮師古曰自招搖至獶狂凡八神也劉攽曰此八神齊之八神也劉奉世曰擊而出之固非八神也蓋自有八神耳文選李善注曰漢書武紀曰用事八神文穎曰八方之神也念孫案李說是也萬石君傳巡方州禮嵩嶽通八神以合宣房亦謂八方之神也

孟康曰八神郊祀志八神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自言致禮中岳通敬八神耳

楚辭九歎

合五嶽與八靈王注亦云八靈八方之神

身眡

柴虎參差魚頡而身眡師古曰頡眡上下也眡胡岡反

文選李善注云頡眡猶頡頡也念孫案眡者眡之譌眡

字古讀胡岡反

史記龜策傳壯士斬其脗與狂為韻

故俗為頡頡之頡不

知何時肉旁譌作目旁而集韻十一唐遂收入眡字矣

說文玉篇廣韻皆無眡字

唐其壇曼

平原唐其壇曼兮鄧展曰唐道也師古曰言平原之道

壇曼然廣大念孫案訓唐為道雖本爾雅然平原道其

壇曼殊為不詞今案唐者廣大之貌唐其者形容之詞

既言唐而又言壇曼者言重詞複以形容之若上文言

灘乎慘纒矣說文曰唐大言也白虎通義曰唐蕩蕩也

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是唐為廣大之名為中央

央則言選選

選選離宮般以相燭兮應劭曰言秦離宮三百武帝復

往往脩治之師古曰往往言所往之處則有之文選李

善注曰往往言非一也念孫案李說是

枅振

列宿乃施於上榮兮日月纒經於枅振服虔曰枅中央

也振屋栳也師古曰栳音鞅今本鞅譌作央考玉篇廣韻集韻類篇栳字俱無央

音宋祁引蕭該音義栳於兩反李善文選注同今據以訂正念孫案栳當作央今作

栳者因振字而誤加木旁耳凡字有上下相因而誤者如璿機之為璿璣鳳皇之

為鳳凰窻夕之為窻窻展轉之為輾轉蓑笠之為蓑笠畎畝之為畎畝皆栳振之類也振與宸同

說文宸屋宇也即服注所謂屋栳鄭注士喪禮曰宇栳也即今人所謂屋檐

央振謂半檐也日月纔經於半檐極言臺之高也央振

與上榮相對為文則央字不當作栳服虔訓為中央則

所見本亦必作央也蕭該音義曰栳於兩反則所見本

已譌作栳矣西京賦曰消雰埃於中宸集重陽之清激

彼言中宸猶此言央振則央之不當作栳益明矣魏都

賦旅楹閑列暉鑿栳振張載曰栳中央也則其字亦必

作央今本作栳亦是傳寫之誤說文栳栳梅也於京切

玉篇於兩切此即爾雅所謂時英梅者也與央振之義

無涉集韻栳屋中央也則為誤本漢書所惑矣

宮為穆羽相和

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張晏曰聲細不

過羽穆然相和也引之曰羽聲穆然相和不得謂之穆

羽且於五音之中獨言羽則相和之義不著張說非也

今案和讀唱和之和穆變音也羽正音也淮南天文篇

說律曰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主姑洗今本主譌

作生辯姑洗生應鍾不比於正音今本脫不字故為和

見淮南此和字讀和睦之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為繆

繆與穆同和穆謂變宮變徵也穆在變音之末言穆而

和可知矣羽在正音之末言羽而宮商角徵可知矣變

聲與正聲相應故曰穆羽相和唱和之和以律管言之則變

宮為和變徵為穆以琴弦言之則當以少宮為和少商

為穆琴有和穆二音而風聲似之故曰穆羽相和若夔

牙之調琴也

古今燦訛碩麟師古曰言炎燦盛感神物也

炎感黃龍兮燦訛碩麟師古曰言炎燦盛感神物也

訛化也燦音必遙反文選李善本炎作焱注曰言焱燦

熾盛感動神物也字林曰焱火炆也爾雅釋草釋文說

文曰燦火飛也毛萇詩傳曰訛動也念孫案李說是

趙晉瓜華蹈衰李善注南齊書瓜華蹈衰

河東賦秦神下讐跖負洽河靈鬻踴瓜華蹈衰服虔

曰洽河岸之坻也晉灼曰洽渚也蘇林曰華華山也衰

衰山也宋祁曰江鄰幾云趙師民指中條山曰此所謂

襄山楊雄賦瓜華蹈襄檢余靖初校漢書監本作襄馳

介問之云据郊祀志衰字誤矣郊祀志云自華以西名

山七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史記封禪書卻作衰山

徐廣云、蒲坂縣有衰山、則知二字紛錯久矣。又衰一本作曠、蕭該音義曰、該案說文字林竝無曠字、未詳其音。請俟來哲。李善注西京賦、引河東賦云、河靈矍踴、掌莖蹈衰、念孫案衰與沚為韻、則作衰者是也。今當先審定沚字之音、則衰曠二字之孰是孰非、不辯而自明。案秦風蒹葭篇、宛在水中坻、毛傳曰、坻、小渚也。坻與沚同字、故晉灼訓沚為渚。李善注南都賦、引郭璞上林賦注曰、坻、岸也。坻與沚同字、故服虔訓沚為河岸之坻。張衡思元賦曰、伏靈龜以負坻。此賦曰、跖龜負沚、負沚卽負坻。此尤其明證也。沚字從彡、得聲。古音在諄部。沚又為災、沚之、沚漢

書孔光傳、六沚之作、宋祁曰、韋昭云、沚謂皇極五行之氣、相沚戾不和音、持軫反、服虔曰、沚音戾、案韋昭音持軫反、則在諄部、服虔音戾、則又在脂部。坻字從氐、得聲、古音在脂部、脂部

之音多與諄部相通、故從氐之字亦與從彡之字相通、曲禮、眇於鬼神、鄭注曰、眇或為祇、小雅、無將、大車篇曰、無思百憂、祇自疢兮、思元賦曰、思百憂以自疹、自疹卽自疢、是其證也。然則負沚之沚、古讀若坻、故與衰為韻、若改衰為曠、則與沚字不協。余靖初校本作衰、是也。蕭該所見一本作曠者、雖非正體、然加山作曠、則其字之本作衰明矣。郊祀志作曠者、傳寫誤耳、未可引以為據。宋祁所引封禪書及西京賦注、竝作衰、而今本皆作曠。

則又後人據郊祀志改之也。封禪書正義尚作襄，音色無疑，義門讀書記云：從汲古後人得小字，宋本史記襄字正作襄，水經河水注引封禪書河東賦並作襄，恐亦後人所改。

驂服

麗鉤芒與驂蓐收兮服元冥及祝融。宋祁曰：驂字可刪。服字當作驂，念孫案宋說是也。麗鉤芒與蓐收，所謂兩服上襄也。驂元冥及祝融，所謂兩驂，鴈行也。顏注：麗並駕也，是釋上句。驂三馬也，是釋下句。言皆役服，是總釋二句之義。而正文內本無服字也。今本驂誤作服，而上句又衍一驂字，則上句文不成義，且與下句不對矣。

豈或

羽獵賦或稱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師古曰：設或人云言儉質者皆舉伏羲神農為之首，是則豈謂後代帝王彌加文飾乎。念孫案師古以豈謂二字代豈或非也。或者有也。或與有聲相近，義相同。而字亦相通，說見釋詞。言伏羲神農豈有後世帝王之彌文哉。

數千萬里

蕭條數千萬里外，念孫案萬字後人所加，文選無。

列皆

蓬蒙列皆，師古曰：列整也。蕭該曰：案淮南曰：瞑目裂皆。

泰族

念孫案蕭說是也韓彭英盧吳傳贊咸得裂土南

面稱孤燕王劉澤傳裂十餘縣王之史記裂竝作列內

則衣裳綻裂釋文云裂本又作列良九三列其負大戴

記曾子天圓篇割列禳瘞管子五輔篇大袂列荀子哀

公篇兩驂列楊倞注列與裂同皆古分裂字也說文列分解也

裂繒餘也義各不同今則分列字皆作裂而列但為行

列字矣

光純天地 黎淳耀于高辛

光純天地李奇曰純緣也李善引方言曰純文也念孫

案二李說皆非也純讀曰焯焯明也光焯天地猶言光

耀天地也說文焯明也引鄭語焯耀天地今本焯作淳

云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昭四

海故命之曰祝融章注曰祝始也融明也焯淳純古竝通用敘傳

黎淳耀于高辛義與鄭語同應劭訓淳為美亦失之太

元元測序盛哉日乎丙明離章五色淳光范望亦曰淳

明也曰各本晉代非明古之至今無文變到效曰口之土不

沈沈 噉噉

沈沈容容遙噉噉中宋祁曰沈蕭該本作沈音餘水

反文選亦作沈沈念孫案蕭本是也沈容雙聲字謂禽

獸眾多之貌也上文萃從允溶文選亦作沈溶李善曰

沈溶盛多之貌也上林賦曰沈溶淫鬻沈以水切今本水譌

作永據上林賦注改溶音容是其證沈沈草書相似故沈譌為沈

史記六國表索隱鮪音屬沈反今本沈譌為沈而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作沈

矣

晉灼曰各本晉灼作師古案下有師古曰則此非師古之注今據文選注改口之上下名

為噓言禽獸奔走倦極皆遙張噓吐舌於紉罔之中也

師古曰噓音其略反紉古紘字念孫案晉以口之上下

為噓則噓虜紉中四字義不相屬故又言張噓吐舌以

曲通其義始失之迂矣余謂噓讀為窮極倦紉之紉字

本作御又作御方言曰御倦也倦與說文作御韻並其

虐切廣雅曰疲羸券御極也券亦與倦同御曹憲音巨略去逆二反司馬相

如傳子虐賦傲御受詘郭璞曰御疲極也上林賦與其

窮極倦御驚憚讐伏郭璞曰窮極倦御疲憊也然則遙

噓虜紉中謂禽獸皆遙倦御於羅網之中也作噓者假

借字耳御噓竝音其略反故字亦相通

儲胥

長楊賦木雜槍纍以為儲胥蘇林曰木擁柵其外又以

竹槍纍為外儲也師古曰儲峙也胥須也以木擁槍及

纍繩連結以為儲胥言有儲蓄以待所須也宋祁曰黃

朝英云漢武作儲胥館儲胥猶言皇居也不必言有儲

蓄以待所須甘泉賦云近則洪崖旁皇儲胥督陸皆官
館名念孫案儲胥猶言儲蓄也謂驅禽獸於陸中外則
木擁槍纍以爲儲蓄也儲胥疊韻字師古謂有儲蓄以
待所須分儲胥爲二義已失之迂若黃說以儲胥爲官
館名則與以爲二字義不相屬其失甚矣

擗邑

所麾城擗邑下將降旗李奇曰擗音車憶之憶師古曰
擗舉手擬之也文選擗作擗李善曰蒼頡篇曰擗拍取
也鄭元禮記注曰擗之言芟也禮器有擗而播也注字林曰擗山
檻切宋祁校漢書引韋昭曰擗并也音芟念孫案擗當

從韋本作擗玉篇廣韻皆無擗字蓋卽擗字之譌

平不隸險

故平不隸險安不忘危服虔曰隸棄也師古曰隸放也
不放心於險言常思念也念孫案不棄險不放險於義
皆有未安若云不放心於險則必加心於二字而其義
始明矣今案平不隸險安不忘危隸亦忘也隸讀曰隸
廣雅曰隸忘也又曰隸緩也高誘注淮南精神篇曰隸
緩也是隸與隸通

赤吾之族

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師古曰見

誅殺者必流血故云赤族宋祁曰竇革云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南史稱其家赤貧是也赤族言盡殺無遺師古注以爲流血赤其族大謬念孫案顏說是也上言朱丹下言赤其義一也猶云客徒欲赤吾之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耳赤字正指血色言之而竇乃以空盡無物爲赤引赤地赤貧爲證夫赤地千里謂徒有地在也其家赤貧謂其家一無所有亦是徒有家在也若赤族則非徒有族在之謂矣以赤地赤貧解赤族所謂似是而非者也

五剖

往者周罔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一合爲六七四分五剖竝爲戰國宋祁曰剖韋本作牖匹力反念孫案文選亦作剖剖與牖義得兩通然恐本是剖字而後人改之也說文牖判也又曰剖判也籀文作𠩺玉篇牖剖竝皆逼切大雅生民篇不圻不剖正義曰圻剖皆裂也引曲禮爲天子削爪者剖之是也後人誤讀剖爲去聲遂不得其解而改剖爲剖耳匡謬正俗曰副本音替力反義字讀詩不圻不剖而此字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作剖矣剖與牖同音而俱訓爲判故韋本作牖若本是剖字不得與牖通矣且結逸七爲一韻古音在質部副國爲一韻

古音在職部。若改副為剖則失其韻矣。史記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坼副而產焉。今本副作剖。太平御覽人事部二引史記作坼副而生。郭注海內經引啟筮曰：鯀外三歲不腐，副之以吳刀。今本亦作剖。初學記武部引歸藏曰：大副之以吳刀，是用出禹。呂氏春秋行論篇亦曰：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皆後人不識古字而妄改之也。

徽以糾墨

徽以糾墨，制以質鈇。師古曰：徽，糾墨，皆繩也。念孫案：師古訓徽為繩，義本坎卦之係用徽纆，不知徽以糾墨與制以質鈇對文，則徽非徽纆之徽。今云徽糾墨皆繩，則是繩以繩也。今案廣雅：徽，束也。束以糾墨，猶言係用徽。

纆耳。太元養次七云：小子牽象，婦人徽猛。猛，虎也。見是徽為束也。支選李注引服虔曰：徽，縛束也。今本徽應劭曰：徽音以繩徽弩之徽。今本譌作束以繩徽弩之注皆不誤。下文免於徽索之徽，乃訓為繩耳。

雀、鳥、乘、鴈、雙、鳧

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應劭曰：乘鴈，四鴈也。師古曰：雀字或作厓，鳥字或作鳥。其義兩通。臧氏玉林經義雜記曰：古鳥字有通厓，作鳥者，書禹貢鳥夷，孔讀鳥為鳥，可證此言江湖之厓，勃解之鳥，其地廣闊，故鴈鳥飛集不足形其多少。子

志四之十三
雲借鳥為島淺者因改厓作雀以配之師古不能定因謂其義兩通也若此文先言雀鳥則下文之乘鴈雙鳧為贅語矣文選載此正作江湖之崖渤澥之島念孫案臧說是也又案應以乘鴈為四鴈非也雙鳧當為隻鳧乘鴈隻鳧謂一鴈一鳧也子雲自言生逢盛世羣才畢集有一人不為多無一人不為少故以一鳥自喻不當言四鴈雙鳧也乘之為數其訓不一有訓為四者若經言乘馬乘禽乘矢乘壺乘皮之屬是也有訓為二者廣雅曰雙耦匹乘二也淮南泰族篇曰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乘居也今本乘譌作乘辯見淮南列女傳仁

智傳曰夫雎鳩之鳥猶未見其乘居而匹處也是乘又訓為二也有訓為一者方言曰絰繫僕介特也楚曰僕

晉曰絰秦曰繫物無耦曰特豈無耦曰介飛鳥曰隻今本

隻作雙義與上文不合乃後人所改辯見方言疏證補鴈曰乘廣雅曰乘壹弋也本

一字管子地員篇曰有三分而去其乘尹知章曰乘三分之一也是乘又訓為一也乘鴈隻鳧即方言所謂飛

鳥曰隻鴈曰乘矣應仲遠但知乘之訓為四而不知其又訓為一故以乘鴈為四鴈後人又改隻鳧為雙鳧以

配四鴈殊失子雲之旨文選作雙鳧亦誤李善注引方

四鴈曰乘四字亦後人所加方言無四字

頤頤

蔡澤頤頤折頤師古曰頤曲頤也音欽宋祁曰頤一作
頤蕭該音義作頤韋昭曰曲上曰頤該案字林曰頤狹
面銳頤之貌也倉頡篇亦云念孫案作頤者正字作頤
者俗字作頤者譌字也注內頤字同玉篇頤音欽曲頤也廣韻
及殷敬順列子湯音義與師古同上文蔡澤雖際吟師
問篇釋文竝同
古曰際吟頤頤之貌其字正作頤故知此頤字為頤字
之譌玉篇廣韻頤字皆無欽音集韻頤祛音切文選作
頤後漢書周燮傳燮生而欽頤折頤皆頤之俗字

淳滄雲

淳滄雲

解難泰山之高不嶢嶢則不能淳滄雲而散歆丞師古
曰淳盛也各本淳下衍滄字今刪滄雲氣兒念孫案淳滄雲與散
歆丞對文則淳當訓為作孟子天油然作雲爾雅淳作也郭注
曰淳然興作貌字或作悖又作勃莊十一年左傳其興
也悖焉孟子梁惠王篇則苗淳然興之矣莊子天地篇
則勃然作色皆興作之貌

獲

獲人亾則匠石斲斤而不敢妄斲服虔曰獲古之善塗
墜者也施廣頤大袖以仰塗而頤袖不污有小飛泥誤
著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知石之善斲故敢使之也師

古曰墜則今之仰泥也。𦏧技拭也。故謂塗者為𦏧人。𦏧

音乃高反。又乃回反。乃高反又四字乃後人所加辨見下念孫案𦏧當作

𦏧。說文𦏧。今本譌作𦏧。玉篇廣韻同。墀地。說文墀涂地也。涂與塗同。故服注訓為塗墀。𦏧

巾攔之。此即師古所謂技拭從巾屨聲。屨籀文婚字。今本屨譌作𦏧。讀若水溫

羅。羅字注云安羅溫也。玉篇奴旦切。徐鉉依唐韻乃昆切。玉篇奴回奴

昆二切。廣韻乃回乃案二切。廣雅曰墀墜。𦏧塗也。今本

亦譌作𦏧。𦏧字曹憲音奴回。鹽鐵論散不足篇曰富者聖𦏧

壁飾。今本𦏧譌作憂莊子徐無鬼篇郢人聖慢其鼻端若蠅翼

使匠石斲之。釋文曰郢人漢書音義作𦏧人。今本𦏧譌作𦏧

虔云。此下引服注與今本同𦏧音溫。羅。今本脫羅字。近時盧氏刻本改音溫為音饒。

誤韋昭乃回反。以上莊子釋文要而論之此字本作𦏧從巾屨

聲非從𦏧聲音乃昆乃回二反非音乃高反。屨籀文婚

字故𦏧從其聲而讀乃昆反。車部之𦏧字亦從屨聲而

讀若𦏧是其例也。許服竝讀𦏧為溫。羅與乃昆之音相

近。韋讀乃回反則師古之音所本也。廣韻乃昆之音在

魂部乃回之音在灰部古音魂灰二部多相轉故𦏧字

亦兼乃昆乃回二音若𦏧字則在豪部音乃高反與𦏧

字之音迥不相涉。祇以世人多見𦏧少見屨故漢書說

文廣雅之𦏧字遂譌為𦏧與諧聲之理不合。然玉篇音

奴回奴昆二切。曹憲音奴回師古音乃回則字雖譌而

音尙未譌也不知漢書儻字何時又譌而爲獲後人不
察遂增乃高一音於乃回之上以從獲字之音則誤之
又誤矣案說文獲獲獲也從犬夔聲女交切玉篇獲與
孫同獸也乃刀切此與乃昆乃回二反之儻字訓爲塗
墜者戡然兩字今服讀若溫羸而訓爲塗墜顏音乃回
反而訓爲技拭明是儻字非獲字也何得加以乃高之
音乎且獲字本無乃回之音亦不得云又乃回反也玉
篇廣韻獲字皆無乃回之音集韻上平聲十五灰獲奴
回切古之善塗墜者下平聲六豪夔奴刀切說文貪獸
也或作獲一曰獲善塗墜者此皆惑於俗本漢書而誤

今本莊子釋文引漢書作儻其心旁卽巾旁之譌然則
漢書儻字之從巾不從犬甚明今改獲爲儻以正其字
削去乃高反以正其音而正文注文乃各還其舊矣

卽

大氏詆訾聖人卽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宋祁曰
司馬溫公云大氏下脫不字念孫案司馬說非也卽猶
或也或爲怪迂析辯詭辭也師古注不誤但未釋卽字
耳卽與或古同義說見釋詞

哲民情

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師古曰哲知也

知讀如字

宋祁曰司

馬溫公云哲當作哲哲明也言將發中和之政在先明
民情念孫案顏說是也吳祕注亦云五行傳曰哲知也
中和之發則民之情偽無不先知古書皆訓哲為知不
當改為哲說見法言開明篇

漢書弟十三

今本漢干縣文何藝書對其心或暗申與少齋然

漢書弟十四

讀書雜誌四人事語百

儒林傳

高郵王念孫

六學

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
之成法也念孫案景祐本六學作六藝是也此承上句
六藝之文而言今本作六學者涉下文六學從此缺而
誤或曰分求其書六學十餘條合二十八條是也
附於此分析合二十九篇今本二十八條以爲是也
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

數十引之曰合字與上下文意不相屬蓋今字之誤今謂伏生所傳之書也分析今之二十九篇以爲數十也上文曰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是也

不在

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念孫案不在景祐本毛本竝作不至是也今作不在者後人以意改之耳霍去病傳云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鹽鐵論水旱篇云議者貴其辭約而指明可於眾人之聽不至繁文稠辭文義竝與此相似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八陳禹謨本改至爲在太平御覽人事部百

一十五引此竝作不至史記通鑑同漢紀作不致

博士

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念孫案景祐本無博士二字是也晉灼曰大江公卽瑕邱江公也以異下博士江公故稱大則此文但作大江公而無博士二字明矣今本有者卽涉注內博士江公而誤經典釋文序錄云韋賢受詩於江公及許生卽本此傳而亦無博士二字

狗曲

江翁白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師

古曰意怒故妄發言言狗者輕賤之甚也戴先生曰當作何拘曲也語含刺譏不至妄詈注非

下固

迺假固利兵下固刺彘念孫案上已言假固利兵則無庸更言固下固當依史記作下圈即承上使固入圈擊彘而言謂假以利兵使之下圈刺彘不當言下固也圈固字相似又涉上下文固字而誤

循吏傳

廩廩

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師古曰廩廩言有風

采也念孫案師古以序言君子之遺風故云廩廩有風采所謂望文生義者也今案廩廩者漸近之意即所謂庶幾也言此數人者廩廩乎幾於德讓君子矣史記孝文紀贊曰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襄二十三年公羊傳注曰廩廩近升平竝與此廩廩同義

惇厚篤於故舊

為人惇厚篤於故舊念孫案惇下本無厚字惇篤皆厚也為人惇篤於故舊作一句讀金安上傳惇篤有智加一厚字則分爲兩句而贅於詞矣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一陳禹

謨本加厚字 藝文類聚人部六及十八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及百十七引此皆無厚字

果然

民果然其為邑起家立祠念孫案然字後人所加凡言果然者皆謂果如此也下既言為邑起家立祠則然字為贅文矣文選潘尼贈河陽詩注藝文類聚禮部上太平御覽禮儀部四及三十二引此皆無然字

酷吏傳

上下相遁

晉天下之罔嘗密矣然姦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師

古曰遁避也言吏避於君民避於吏念孫案如師古說是下遁上非上下相遁也今案遁者欺也言姦軌竝起而上下相欺猶左傳言上下相蒙也廣雅曰遁欺也賈子過秦篇曰姦偽竝起而上下相遁義與此同也管子法禁篇曰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言為人臣而上欺其君下欺其民者聖王之所禁也遁字亦作遜淮南脩務篇審於形者不可遜以狀高注曰遜欺也

大笑之

下士聞道大笑之師古曰老子德經之言也今本德諺作道據老子改念孫案大笑之本作大而笑之大而笑之猶言迂而

笑之也。文王世子況于其身以善其君。平鄭注曰：于讀為迂。迂猶廣也。大也是大與迂同義。老子又云：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莊子逍遙遊篇云：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竝與大而笑之同義。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皆以四字為句，且大而笑之與勤而行之句法相對。後人不得其解而刪去而字。今本老子史記漢書皆然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句矣。牟子引老子正作大而笑之。晉書葛洪傳引抱朴子序云：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抱朴子微旨篇亦云：大而笑之，其來

久矣。是牟葛所見老子皆作大而笑之。又案師古注云：大道元淡，非其所及，故致笑也。大道元淡是釋大字，故致笑也。是釋笑之二字，則漢書亦是大而笑之明矣。今本作大笑之，亦與顏注不合。

偶人

匈奴至為偶人象。都師古曰：以木為人象，都之形也。偶對也。念孫案：史記文與此同。索隱曰：偶人，漢書作寓人。寓即偶也。謂刻木偶類人形也。據此則漢書本作寓人。注當云：寓讀曰偶。偶對也。今則正文寓字既依史記改為偶，且并刪注文矣。偶與寓古同聲而通用，字或作耦。

史記孝武紀以木耦馬代駒漢書郊祀志耦作寓是其證後人不通古音故必改寓為偶而後可

恣治

義縱為內史憚之未敢恣治宋祁曰或無治字念孫案史記有治字然據師古注云言溫舒憚縱不得恣其酷暴但釋恣字而不釋治字則漢書似無治字也治字或後人依史記加之

收司

置伯落長以收司姦師古曰置伯及邑落之長以收捕司察姦人也念孫案史記作置伯格長以收司姦盜賊

徐廣曰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據此則伯與陌同故會貨志地理志阡陌字竝作仞伯管子四時篇亦云脩封疆正千伯伯音莫白反伯落長三字連讀而師古云置伯及邑落之長則伯讀如字且分伯與落長為二斯為謬矣引之曰收當依史記作收說見史記商君傳為收趙益趙湯素稱以為廉武帝使督盜賊念孫案以收文

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素稱以為廉武句帝

使督盜賊念孫案帝字後人所加此言張湯素稱尹齊

之廉武使之督盜賊上文王溫舒傳曰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下文楊僕傳曰河南守

舉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非謂武帝使督盜賊也史記使督上無帝

字是其明證矣。後人誤以廉字絕句，而以武字屬下讀，因妄加帝字耳。下文曰：上以為能拜為中尉，方指武帝言之。

以避文法

故盜賊滯多，上下相為慝，以避文法。馬念孫案：以避文法，本作以文避法。史記作以文辭避法。徐廣曰：詐為虛文，言無盜賊是也。今本文避二字倒轉，則非其旨矣。後漢書杜林傳注引漢書正作以文避法。而古書中，自乞之師古曰：自，謂乞與之也。乞

音氣。宋祁曰：自乞之，江南本作自之。徐鍇改自作丐，念孫案：乞字後人所加，自當為句。廣雅曰：句與也。謂出三千萬與之，故師古曰：句，謂乞與之也。漢紀作出三千萬錢與之，是其證。隸書句字作句，形與自相似，因譌為自。徐鍇改自作丐，即句字也。江南本作自之，自下本無乞字。後人以師古云乞音氣，遂增入乞字，不知師古自為注中乞字作音，非正文所有也。西域傳：我句若馬，師古曰：句，乞與也。乞音氣，文義正與此同。通鑑漢紀十六作自乞之，則所見漢書本已誤。

廢立

延年劾奏，充擅廢立，臣禮。宋祁曰：立下當有主字。

念孫案宋說是也景祐本有主字漢紀作擅廢立主

謂延年

母畢正臘謂延年念孫案謂上原有已字猶言已而謂

延年也

上文云趙禹為中大夫嘗中廢已為廷尉郊祀志云新垣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

之果有獻玉杯者灌夫傳云田蚡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寶嬰為壽獨故人避席李廣傳云廣生得一人果句

奴射鵬者也已縛之上山外今本無已字者後人不解或傳云句沐沐我已飯我

其意而刪之耳通鑑無已字則所見漢書本已誤文選

辯命論注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八引此皆有已字于萬

相與揆丸為彈師古曰為彈丸作赤黑白三色而其揆

取之也

下文云得赤丸者斫武吏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彈音徒旦反念孫案

正文內本無為彈二字丸即彈丸也既言揆丸則不得

更言為彈師古云為彈丸作赤黑白三色而其揆取之

者此自釋相與揆丸四字非正文內有為彈二字也云

彈音徒旦反者此自為注內彈字作音非為正文作音

也

凡師古自音其注內之字者全部皆然不可枚舉後人不察而於正文內加

為彈二字斯為謬矣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一引此有為

彈二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地部二刑法部九

所引皆無此二字

阿邑

八主與財士不藉林日邑音八

八

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也師古曰于發語聲也戎蠻之語則然于越猶可吳耳念孫案于越本作干越干音干戈之干干越者吳越也墨子兼愛篇曰禹南為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荆楚干越與南夷之民今本脫干字據文選江賦注引補莊子刻意篇曰夫有干越之劍者釋文司馬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也案吳有谿名干谿越有山名若邪竝出善鐵鑄為名劍也以上莊子釋文荀子勸學篇曰干越夷貉之子楊倮曰干越猶言吳越宋本如是近時嘉善謝氏刻本改干為于又改楊注吳越為於越非是淮南原道篇曰干越生葛絺高注曰干吳也道藏本如是俗本改

干為于與高注不合是干越即吳越也干越為一國故云戎翟之與干越猶墨子之言荆楚干越荀子之言干越夷貉也若春秋之於越即是越而以於為發聲視此文之干越與戎翟對舉者不同孟康所見本正作干越故云干越南方越名也其意以干越為越之一種若漢時之有閩越甌越駱越耳若於越則即是越不得言南方越名矣案孟康之解干越雖與高誘司馬彪不同然亦是干字非于字文選吳都賦包括干越宋尤延之本如是今本或與宋本同或改干為于李善注引此文正作干越又引音義云干南方越名也此下有春秋曰于越入吳杜預注曰于越人發語聲十七字乃後人所加太平御覽州郡部十六引此亦作干越與李注不合

又引韋昭注云干越今餘干縣越之別名案韋以干越為餘干雖非確詰然亦是是其證師古改干為于而以春秋之於越釋之誤矣於于古雖通用而春秋之於越未有作于越者學者多聞於越寡聞干越故子史諸書之干越或改為于越皆沿師古之誤

圍奪成家

篡弒取國者為王公圍奪成家者為雄桀師古曰圍謂禁守其人也念孫案師古以圍為禁守則圍奪二字義不相屬今案圍讀曰禦禦圍古字通大雅桑柔篇孔棘我圍鄭箋圍當作禦逸周書寶典篇不圍我哉管子大匡篇安能圍我墨子辭過篇邊足以圍風寒莊子繕性篇其來不可圍竝與禦同又大

雅烝民篇不畏疆禦漢書王莽傳作疆圍莊子讓王篇列禦寇楚策作圍寇圍奪成家者禦

人而奪其財以成其家也孟子萬章篇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趙注曰禦人以兵禦人而奪其貨即此所謂

圍奪也漢紀孝文紀作劫奪成家義與圍奪同

子贛發貯鬻財曹魯之間師古曰多有積貯趣時而發

鬻賣之也念孫案師古說發字之義非是發讀為廢宣

八年公羊傳注曰廢置也周官籥師疏謂廢置之積貯

之以轉鬻於曹魯之間也史記作廢者鬻財於曹魯之間徐廣曰著讀音如賒是其證也廢貯猶廢居也平準

書云富商大賈或蹠財役貧轉穀百數廢居居邑徐廣曰廢居者貯畜之名也有所廢有所畜言其乘時射利也

有所廢謂有所廢置也師古注倉貨志亦云有所廢置有所居畜劉伯莊以廢為出賣非是越世家云陶朱公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廢居或作

廢舉仲尼弟子傳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資襄駟曰廢

舉謂停貯此即貨殖傳所云子贛發貯鬻財者也廢與

發古同聲而通用爾雅曰廢稅舍也方言曰發稅舍車也是發與廢同論語微子篇廢中權

廢鄭作發莊子列御寇篇曾不發藥乎發司馬本作廢云置也張湛注列子黃帝篇同荀子禮論篇大昏之未

發齊也史記禮書發作廢史記扁鵲傳色廢脈亂徐廣曰一作發

國策曰千合千合

國策曰千合千合

斲麴鹽豉千合師古曰麴斲以斤石稱之輕重齊則為

合鹽豉則斗斛量之多少等亦為合合者相配耦之言

耳今西楚荆沔之俗賣鹽豉者鹽豉各一升則各為裏

而相隨焉此則合也說者不曉迺讀為升合之合又改

作台競為解說失之遠矣引之曰師古以合為相配耦

所謂曲說者也上文云荅布皮革千石黍千大斗下文

云鮐鯨千斤鯽鮑千鈞此獨不言斗斛不言斤石而以

相配耦為名有是理乎今考史記貨殖傳作斲麴鹽豉

千荅徐廣曰或作台器名有甗孫叔然云今本作孫叔

學人所改甗瓦器受斗六升台當為甗音貽案徐說是也爾

雅歐說謂之說郭注曰說數小器長沙謂之說徐所引
說瓦器受斗六升即孫炎爾雅注也列女傳仁智傳臧
文仲曰斂小器投諸台台與說同史記或本作台是也
今本台作苔乃苔字之譌苔台古同聲故得通用漢書
作合則又台之譌也史記高祖功臣侯表貫齊侯呂師
徐廣曰呂一作台漢書作合師
古不達反以作台者為誤而強為合字作解其失甚矣
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師古斷任氏獨
取貴為句注云言其居買之物不計貴賤唯在良美也
賈讀曰價又斷善富者數世為句注云折節力田務於

本業先公後私率道閭里故云善富念孫案師古讀賈
為價又以善富二字連讀皆非也此當以任氏獨取貴
善為句富者數世為句人爭取賤賈者賈讀為監謂物
之麤惡者也唐風鴉羽傳曰監不攻致也小雅四牡傳
曰監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監惡鄧展曰監不
堅牢也其字或作榛楷之楷楊倞注荀子勸學篇曰凡
器物堅好者謂之功監惡
者謂之楷議兵篇曰械或作甘苦之苦周官典婦功辨
用兵革窳楷不便利
讀苦為監謂分別其縑帛與布紵之麤細齊語辨其功
苦韋注曰功半也苦脛也淮南時則篇正事苦慢高注
曰苦惡也史記平或作沽酒之沽或作沽酒之沽鄭注曰沽猶麤也士
禮記曰鐵器苦惡
或作榮枯之枯荀子天論篇楷耕
沽功釋文沽音古
志山之十四

謂麤惡不精也韓詩外傳楷作枯或作古今之古士喪禮記沽功此傳

則作商賈之賈史記皆以聲相近而字相通賤賈猶言

賤惡爭取賤賈謂爭取賤惡之物非謂爭取賤價也謂人之買物皆爭取其賤

而惡者任氏獨取其貴而善者貴善與賤惡正相對也

若以任氏獨取貴為句則與上句不對以善富者數世

為句則文不成義矣師古以先公後私率道閭里為善所謂曲說者也此但言其所居之物必取貴善故富及數世耳下文云然任公家約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會肉以此為閭里率方敘及其先公後私率道閭里之事若此處先稱其善則下文皆成贅語矣史記索隱曰謂買物必

取貴而善者不爭賤價斷任氏獨取貴善為句是也唯

讀賈為價亦與師古同誤索隱引晉灼曰爭取賤賈金玉也則晉灼已誤讀賈為價

矣

矣

游俠傳

飲其德

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孟康曰有德於人而不自美也

師古曰飲沒也謂不稱顯之劉奉世曰飲字當蒙不字

言沒非義也飲者猶飲物自飲言不飲有其德念孫案

飲蓋欽字之譌隸書從金從會之字多相亂孟子盡心篇是以言錕之也今本錕譌作鈞史

記作歆歆喜也言不以德自喜也周語民歆而德之韋

注曰歆猶喜服也學記不興其藝鄭注曰興之言喜也

歆也正義引爾雅歆喜興也今爾雅作歆興也是歆為喜也歆

欽聲相近歆之通作欽猶歆之通作厥矣見上小雅鼓
鍾篇鼓鍾欽欽毛傳曰欽欽言使人樂進也是欽字亦
有喜樂之義故曰不伐其能欽其德又案孟云有德於
人而不自美非歆字之義蓋所見本正作欽也

大將軍

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宋祁曰浙本無軍
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條侯以大尉將諸軍擊吳楚故曰
大將將下軍字後人以意加之耳且其時大將軍乃竇
嬰非條侯也藝文類聚人部十七白帖五十一太平御
覽兵部六後漢書吳漢傳注引此竝無軍字

本音靜悍

解為人靜悍師古曰性沈靜而勇悍念孫案靜與精同

故史記作精悍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太平御覽人事部

百七十二引漢書亦作精悍精與悍義相近故以精悍

連文儒林傳韓嬰其人精悍酷吏在靜者聲近而字通

耳若以靜為沈靜則與悍字義相遠矣

臧命作姦剽攻師古曰剽劫也攻謂穿窬而盜也劉放

穿窬也然剽是用刀淺小之稱攻則用力重害工者異

耳念孫案剽字顏說是攻字劉說是剽攻是一事不分

盜賊亦不休乃鑄錢掘冢齊曰史記作藏命作姦剽攻

不休則休字屬上句漢書省去不字遂屬下句念孫案
史記原文亦作藏命作姦剽攻休乃鑄錢掘冢休字本
屬下句讀因乃字譌作及字後人不得其解遂於休上
加不字而以休字屬上句讀非孟堅省去不字乃後人
誤讀史記也辯見史記

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精音澄或而字屬
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師古曰著音直略反心本
猶言本心也念孫案師古斷陰賊著於心本為句而訓
心本為本心所謂強解者也今案當以其陰賊著於心
為句本當依史記作卒卒字下屬為句卒猶終也言其

陰賊在心而終發於睚眦也隸書本字或作卒卒字或
作卒二形相似故卒譌為本司馬相如傳王者之卒業
師古曰卒字或作本墨子備高臨篇足以勞卒不足以
害城今本卒譌作本皆其證也

見哀

萬章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師古曰言為石顯所哀
憐念孫案哀者愛也言吾以布衣之賤見愛於石君上
文曰章與石顯相善是其事也呂氏春秋報更篇人主
胡可以不務哀士淮南說林篇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
歛首邱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高注竝曰哀愛也哀與

愛聲相近而義相通故字亦相通樂記隸直而慈愛者
鄭注曰愛或為哀管子形勢解見愛之交幾於不結形
勢篇愛作哀

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

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念孫案此本作谷
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唇舌後人刪去兩之字則句法
局促不伸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三十六引此無兩之字
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其人事部百四支部十一二
十二引此皆有兩之字又北堂書鈔藝文部九及十藝
文類聚人部十七雜文部四文選陸厥荅內兄希叔詩

注引此亦皆有兩之字漢紀同又白帖三十引樓君卿
之唇舌

涉性略似郭解外溫仁謙遜而內隱好殺睚眦於塵中

獨於者甚多念孫案獨於二字義不可通獨當為觸草

書之誤也塵中猶言塵市中也言涉於塵市中數以睚

眦之怨而殺人故曰睚眦於塵中觸於者甚多

陰賊感槩不快意所殺甚眾義亦與此同漢紀孝哀紀作獨於亦後人以誤

本漢書改之孝武紀云郭解任俠睚眦觸於於塵中者
甚眾即用此篇之文故知孝哀紀獨字為後人所改後

漢書王允傳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外注引此文云睚
眦於塵中觸外者甚多文選而京賦注所引同是正今
本之誤

推上天

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念孫案推

下有之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暢太平御覽人事部
十七及四十一引此竝作推之上天史記漢紀同

賢父子親屬宴飲

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念孫案賢上脫與

字則上下句義不相屬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三引此

正作與賢父子親屬宴飲漢紀同

匈奴傳

肉會

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肉會士力能彎

弓盡爲甲騎師古解肉會二字云言無米粟唯會肉念

孫案師古說非也肉會二字若承上文少長言之則肉

會固匈奴之俗自幼時已然不待少長也若不承少長

言之則肉會二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今案肉會當爲

用會字之誤也

隸書肉字作用用字作用
二形相似故用譌爲肉

用猶以也言

射狐兔以倉也史記作少長則射狐兔用爲倉是其明證也以訓爲用故用亦訓爲以一切經音義七引倉韻篇曰用以也用與以義同而聲亦相近故用亦可讀爲以剝象傳終不可用也與災志事爲韻用字竝讀爲以太元止測曰反弓馬恨終不可以也卽用易象傳文則象傳用字之讀爲以明矣用可讀爲以故與以字通用并九三可用汲史記屈原傳引作可以汲呂刑報虐以威論衡譴告篇引作報虐用威大雅板篇勿以爲笑荀子大略篇引作勿用爲笑桑柔篇逝不以濯墨子尚賢篇引作逝不用濯

士喪禮用二鬲周官小祝注引作盛以二鬲明堂位加以璧散璧角周官司尊彝注引作加用璧散璧角雜記札以桑特牲饋會禮注引作札用桑史記呂后紀以彊呂氏平準書張湯以峻文決理韓長孺傳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平津侯傳以不能罷歸漢書以竝作用漢書司馬相如傳何爲無以應哉貨殖傳以貧求富史記以竝作用皆其證也此言匈奴習於騎射自爲兒時已能騎羊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及長而爲士則力能彎弓者盡爲甲騎非記其飲會之事也下文云自君王以下咸會畜肉乃始言會肉耳

會言作鳴鏑

冒頓乃作鳴鏑念孫案作下原有爲字後人以為卽是作故刪去爲字不知古書言作爲者多矣通鑑漢紀三已脫爲字文選左思詠史詩注曹植名都篇注陸機從軍行注張協七命注邱遲與陳伯之書注顏延之陽給事誅注六引漢書皆作作爲鳴鏑史記同

隔昆龍

後北服渾窳屈歟丁零隔昆龍新犖之國師古曰五小國也念孫案五小國者一渾窳二屈歟三丁零四隔昆五新犖龍字蓋涉上文龍城而衍史記漢紀皆無龍字

天下莫不咸嘉使

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劉奉世曰鄰上宐有有字不然衍使字念孫案劉說非也天下莫不咸嘉使本作天下莫不咸便便安也言順天恤民天下咸安之也下文漢與匈奴鄰敵之國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詞便與使形相近因誤爲使後人不得其解遂於咸下增嘉字讀天下莫不咸嘉爲句而以使字下屬爲句使字屬下讀則其義不可通故劉疑使爲衍文而不知其爲便字之誤也史記作天下莫不咸便是其證

跛行喙息

跛行喙息，喙動之類。師古曰：跛行，凡有足而行者也。喙

息，凡以口出氣者也。喙動，貌念孫案：跛者行貌也。喙

者，息貌也。謂跛跛而行，喙喙而息，喙喙而動也。禮樂志

郊祀歌：跛行畢逮。公孫宏傳：跛行喙息，咸得其宜。竝

與此同。說文曰：喙，動也。跛行也。文選洞簫賦注：七發注

生類之行皆曰跛。較今本多一句。東方朔傳云：跛跛眡眡，善緣壁。跛與

跛通。方言曰：喙，息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喙。廣雅

曰：喘，喙息也。喙息，猶言喘息。新語道基篇曰：跛行喘息

是。蝟飛，喙動之類。王褒洞簫賦曰：蟋蟀蚺蝮，跛行喘息。是

其證也。逸周書周祝篇曰：跛動，噦息。淮南俶真篇曰：螻

飛，喙動。跛行，噦息。噦，噦竝與喙通。喙訓為息，故病而短

病，喙矣。韋注曰：喙，短氣貌，是也。懼而短氣，亦謂

之喙。宋玉高唐賦曰：虎豹豺兕，失氣恐喙，是也。師古以

縱兵

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師古曰：放兵以擊單于。念

孫案：縱下兵字，後人以意加之也。史記作漢兵約單于

入馬邑而縱，縱謂縱兵擊之也。史漢中多謂縱兵為縱

史記高祖紀曰：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孔將軍費將軍

縱李廣傳曰：中貴人將騎數十縱。漢書縱作從，師古誤

數十騎又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朝鮮傳曰率遼

東兵先縱以上二條漢書同本書王莽傳曰今年刑在東方誅

貉之部先縱焉皆其證也縱下本無兵字故師古釋之

曰放兵以擊單于若本作縱兵則無煩訓釋矣韓長孺傳約單

于入馬邑縱兵師古無注後人加兵字何弗思之甚也

并軍介 介弟兵

趙信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介獨遇單于兵故盡沒

師古曰介特也本雖并軍至遇單于時特也念孫案介

即獨也廣雅介獨也既言獨不必又言介且既與右將軍并

軍何以獨遇單于今案并軍介當依史記作并軍分行

謂始而并軍繼而分行故獨遇單于兵而盡沒也分誤

為介介本作不分俗作介二形相似故分誤為介杜周

梁傳周之分子也釋文分本或作介莊三十年穀

父篇遠哉其分乎道也釋文分本又作介又脫去行

字師古以介獨二字連讀非也又南粵傳嘉遂出介弟

兵就舍李奇曰介被也師古曰介甲也被甲而自衛也

念孫案被弟兵甲弟兵皆文不成義介弟兵亦當依史

記作分弟兵小司馬謂分取其兵是也蓋呂嘉之弟本

將兵居宮外今王太后欲殺嘉故嘉分取其兵以自衛

也李顏二說皆非

單于陽許曰吾為遣其大子入質於漢以求和親念孫案為猶將也言吾將遣大子入質也下文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給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結為兄弟彼言欲猶此言為矣古者為與將同義盧綰傳曰綰妻與其子亡降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為欲置酒見之言高后將欲置酒見之也霍去病傳曰去病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言始將出定襄後更出代郡也史記並同孟子梁惠王篇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趙注曰君將欲來然則吾為遣大子即吾將遣大子也師古不曉為字之義乃云言為王烏

故遣大子入質失之矣

趙注云莫相勸而歸也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而歸念孫案此言泥野侯已為匈奴所獲軍吏皆恐失將而誅故莫相勸歸也勸下不當有而字蓋涉上句而衍史記無案大國勸歸人所改追邪徑長葛西楚追邪徑無所見句還師古曰從疾道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句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念孫案下文有速邪身是地名則此追邪徑亦是地名言御史大夫軍至此地不見虜而還也師古以邪徑為疾道追邪徑為從疾道追之皆

是臆說且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作一句讀與下重合
侯軍至天山文同一例若如師古所云則御史大夫軍
至當別為一句矣但言至而不言所至之地恐無是理
也

護發兵身孫西域

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身孫西域念孫案次句顛倒不
成文理當云使護身孫兵發西域宣紀云校尉常惠持
節護身孫兵常惠傳云以惠為校尉持節護身孫兵而
域傳云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身孫兵皆其證

姑敬大逗邁置失之矣

祁連知虜在前逗邁不進下吏自殺念孫案邁本作畱
此依俗改也若正文作邁則師古當有音今逗字有音
而邁字無音則本作畱明矣宣紀云祁連將軍廣明有
罪自殺晉灼曰廣明坐逗畱如淳注韓長孺傳云軍法
行而逗畱畏慙者要斬其字竝作畱故知此邁字為後
人所改也說文有逗字無邁字後漢書光武紀不拘以
逗畱法其字亦作畱又元后傳吏畏慙逗邁當坐者邁
字師古無音亦是後人所改文選范彥龍效古詩注引
匈奴傳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引元后傳竝作逗
畱

為

屠者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揮兄右奧韃王為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劉攽曰衍為字劉奉世曰為當作與念孫案管子戒篇曰自妾之身之不為人持接也尹知章曰為猶與也是為字可訓為與孟子公孫丑篇曰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言得之與有財也齊策曰犀首以梁為齊戰於承匡而不勝言以梁與齊戰也韓策曰嚴仲子避人因為聶政語言與聶政語也韓詩外傳曰寡人獨為仲父言而國人知之何也言獨與仲父言也史記淳于髡傳

曰豈寡人不足為言邪言不足與言也李斯傳曰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言安足與謀也然則右奧韃王為烏藉都尉即右奧韃王與烏藉都尉也或以為為衍字或以為誤字皆未曉古人文義與為一聲之轉故為有與義與亦有為義互見薛宣傳何與下東土發受衣謂吸單于母謁其左右當戶之羣臣皆得列觀念孫案臣字後人所加左右當戶之羣統當戶以下眾官而言猶言左右當戶之屬耳上文云匈奴置左右大當戶宣紀云其左右當戶之羣皆列觀是其證後人於羣下加臣字則義不可

通通鑑刪去之羣二字亦非然羣不啻用字似難不可
言去逢擊之逢受

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師古曰以兵逆之相逢即擊故云
逢擊念孫案方言逢迎也自關而面或曰迎或曰逢逢
擊猶迎擊耳師古之說迂矣西域傳單于執二王以付
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亦謂迎
受之也師古曰逢受謂先至待之逢見即受取亦非

蘇潛問歐脫皆殺之

郅支單于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
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歐脫皆殺之師古曰

於歐脫得聲問云殺之劉敞曰郅支殺谷吉漢不聞音
問而降者言歐脫殺吉歐脫屬呼韓邪故漢責其使也
言皆者吉有徒眾念孫案劉說是矣而未盡也上言郅
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則此殺之二字乃專謂殺吉非
兼徒眾言之不得云皆殺之也余謂皆字當在言字上
謂匈奴降者皆言聞歐脫殺之耳

典載攜國歸死

逮至元康神爵之閔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
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服稱臣念孫案
歸死二字於義不可通歸死當爲歸化字之誤也此承

上大化神明而言謂單于攜一國之人來歸王化也下文曰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歸義猶歸化耳通鑑漢紀三十六作歸死則所見漢書本已誤漢紀孝哀紀通典邊防十一竝作歸化

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迺有漢言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念孫案景祐本今印作今卽是也卽者若也

西南夷傳注卽猶若也餘見釋詞不能備載言今若

去璽加新則與臣下無別也今本卽作印者後人不曉卽字之義而以意改之耳太平御覽儀式部四引此正

作卽

代我業物土貢

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師古曰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念孫案贊言物土貢非謂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今案物猶類也言類九州五服之土貢若禹貢某州貢某物周官某服貢某物也周官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義竝與類同桓六年左傳及晉語注竝曰物類也學記曰比物醜類文十八年左傳曰醜類惡物

正義曰物亦類也

周語曰象物天地比類百則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

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

粵一奇也念孫案出下脫其字則語意不暢通典邊防

三無其字即沿誤本漢書也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

四陳禹謨本太平御覽州郡部十七引漢書皆有其字

史記漢紀同黃帝各因其土而生

乃拜蒙以郎中將劉攽曰當作中郎將將千人會重萬餘人從巴

荏關入念孫案巴荏關本作巴符關水經云江水東過

符縣北邪東南此三字有誤鰓部水從符關東北注之注云

縣故巴夷之地也漢武帝建元六年以唐蒙為中郎將

從萬人出巴符關者是符關即在符縣而縣為故巴

夷之地故曰巴符關也漢之符縣在今瀘州合江縣而

今合江縣南有符關仍漢舊名也若荏地則在蜀之西

不與巴相接不得言巴荏關矣隸書符字作符與荏相

似又涉上下文荏字而誤史記作巴蜀荏關通鑑漢紀十同多

一蜀字於義尤不可通蓋因上文巴蜀而衍上文略巴

巴下亦衍蜀字詳見史記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引漢書正作

巴符關陳禹謨依俗本漢書改符為荏

示

示

示

示

示

稍令樾為自係就念孫案係就猶言係聚僖二十六年
左傳我敝邑用不敢係聚是也聚就一聲之傳逸周書
謚法篇曰就會也是就有聚會之義師古訓就為成則
與係字義不相屬乃云令自保守且脩成其郡縣則增
字為解而非其本旨矣

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念孫案王當為主上文云
名為外臣實一州主南粵傳云此亦一州之主皆其證
太平御覽四夷部十一引此正作主史記及通鑑漢紀

十一同

南擊邊邑

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邑念孫案此本作閩粵王郢興
兵擊南粵邊邑今本擊南二字誤倒又脫粵字則文義
不明且南粵在閩粵之西不當言南擊也文選長楊賦
注引此正作興兵擊南越邊邑史記及通典邊防四通
鑑漢紀九竝同

東粵韓縱嘉以矛

太后怒縱嘉以矛王止太后宋祁曰縱字上別本有欲
字念孫案別本是也若無欲字則與下文不合景祐本

及史記皆有欲字

大司馬東粵

東粵請舉國徙中國念孫案東粵當依上文作東甌此涉下文東粵而誤下文立餘善為東粵王始有東粵之名此不當稱東粵也史記及通典邊防二通鑑漢紀九竝作東甌

甌駱將左黃同

故甌駱將左黃同斬西于王封為下邳侯念孫案故甌駱將左黃同當作故甌駱左將黃同功臣表云下邳侯左將黃同以故甌駱左將斬西于王功侯史表作左將

軍黃同索隱曰漢書西南夷傳甌駱將左黃同則左是姓恐誤漢表云左將黃同則左將是官不疑

始燕時

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念孫案始燕時本作始全燕時全燕者指戰國時燕國言之所以別於漢之燕國也鄒陽傳曰全趙之時枚乘傳曰今漢據全秦之地今本脫全字則文義不明後漢書東夷傳注引此正作全燕時史記通典通鑑同

恐不能與

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如淳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不能與猶言不如也史記

恐不能與下有戰字念孫案如顏皆未曉與字之義史
記與下有戰字則後人妄加之也與猶敵也言左將軍
拜將兩軍而戰益急恐不能敵也古者謂相敵曰與何
奴傳曰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言不能敵漢兵也史記
作不能如漢兵如亦敵也董仲舒傳曰乘富貴之資力
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言安能敵之也宋策
曰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寡人知之矣高注曰如當也當
亦敵也言宋不足以敵梁也廣雅曰與如也此言不能
與即史記何奴傳之不能如師古曰不能與猶言不如
難訓與爲如而非相敵之謂則非特未曉與字之義拜
未曉如字之義也襄二十五年左傳曰閻邱嬰與申鮮虞乘而
出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
能懼我懼病也說見經義述聞一與一誰能懼我下言狹道之中一以敵

一雖崔慶之眾不能病我也哀九年傳曰宋方吉不可
與也言宋不可敵也越語曰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老子
曰善勝敵者不與皆謂兩軍相敵也管子輕重戊篇曰
即以戰鬪之道與之矣與之敵之也秦策曰以此與天
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言以此敵天下也淮南人閒篇
曰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陷豚言以
大敵小以強敵弱也史記燕世家曰龐煖易與耳白起
傳曰廉頗易與淮陰侯傳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
耳易與皆謂易敵也高祖紀曰上自東往擊陳豨聞豨
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言吾知所以敵之

也後人不知與之訓為敵故或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
或曰不能與猶言不如又或於史記恐不能與之下妄
加戰字蓋古義之失其傳久矣杜預注左傳不可與曰
固守勿與曰勿與戰王弼注老子善勝敵者不與曰不
與爭蓋皆誤釋與為與共之與而以戰字爭字增成其
義不知與訓為敵即是戰爭之義也如淳曰不能與左
將軍相持亦是增字以成其義而讀史記者遂於與下
加戰
字矣

沮陽

最以父从頗有功為沮陽侯念孫案沮陽史記作溫陽
沮溫皆涅字之誤隸書沮字或作景武昭宣元成功臣
表云涅陽康侯最以父朝鮮相路人漢兵至首先降道

从子侯

史表略同

水經湍水注云涅水東南逕涅陽縣故城

而

也理志涅陽屬南陽郡

漢武帝元封四年封路最為侯國皆其

證舊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中引此正作涅陽侯

陳禹謨依俗本

改涅為沮

漢書第十四

漢書第十四

漢書本上堂書論法... 漢書第十四

漢書第十五

讀書雜誌四

高郵王念孫



西域傳

三百餘里 三百里

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戴先生水地記曰玉門關在故壽昌縣西百一十八里陽關在縣西六里壽昌本漢龍勒縣地今安西府西百五十里有壽昌城鹽澤去玉門千三百餘里前後書皆脫去千字念孫謹案郭璞西山經注及爾雅音義引漢書見釋水皆無千字蓋後人據漢書刪之也漢紀

孝武紀作去陽關三千餘里，卽千三百餘里之誤。水經河水注作東去玉門陽關一千三百里，以二書考之，則漢書原有千字明矣。又案廣袤三百里，本作廣袤三四百里，謂澤之廣袤，不能知其確數，大約在三四百里之間也。水經注無四字，亦後人據漢書刪之。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七引水經注作廣輪四百里，又脫去三字。然據此，知水經注原有四字也。漢紀作廣長三四百里，西山經注及通典州郡四，竝作廣袤三四百里。郭璞爾雅音義引漢書作廣輪三四百里，禹貢正義及史記大宛傳正義爾雅釋水疏竝引作廣袤三四百里，則今本脫去

四字明矣

焉者

北道而踰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者，念孫案景祐本無者字是也。焉字絕句，焉下者字，則後人妄加之也。大宛康居奄蔡皆在蔥嶺之西，自都護治所西至大宛四千三十一里，至康居五千五百五十里，又自康居西北至奄蔡可二千里。竝見下文故曰西踰蔥嶺，出大宛康居奄蔡也。若焉者，則在蔥嶺之東，且在都護治所之東北四百里。亦見下文豈得云西踰蔥嶺出焉者乎。漢紀孝武紀後漢書西域傳通典邊防七，焉下皆有者字，此後人依

誤本漢書加之耳通鑑漢紀十二無者字與景祐本同
則北宋本尚未誤也故知諸書內者字皆後人所加
得職
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
使西域者益得職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胡三
省曰顏說非也此言漢使入西域諸國不敢輕忽為得
其職耳得職者不失其職也念孫案胡解職字亦未了
職非職事之職職猶所也言自大宛王以殺漢使見誅
西域諸國皆不敢輕忽漢使故漢之使西域者皆得其
所也哀十六年左傳克則為鄉不克則烹固其所也史

記五子胥傳作固其職也是職與所同義景紀曰令亾
罪者失職武紀曰有冤失職使者以聞宣紀曰其加賜
鰥寡孤獨高年帛母令失職管子明法解篇曰孤寡老
弱不失其職失職皆謂失所也故得所亦謂之得職趙
廣漢傳曰廣漢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師
古彼注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是其證高五王傳朱虛
侯章忿劉氏不
得職鹽鐵論輕重
篇眾人未得其職

孔道

媯羌國辟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曰辟讀曰僻孔道者
穿山險而為道猶今言穴徑耳念孫案師古之說甚迂

孔道猶言大道謂其國僻在西南不當大道也老子道經孔德之容河上公注曰孔大也太元羨次五曰孔道夷如蹊路微如孔字亦作空張騫傳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是也說文曰孔通也故大道亦謂之通道今俗語猶云通衢大道矣

黃英墨山國脫四字

鄯善國王治扞泥城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念孫案山國當作墨山國寫者脫墨字耳漢紀及後漢書西域傳作山國皆後人依顏本漢書改之水經河

水注曰扞泥城西北去身壘千七百八十五里上文云

身壘至墨山國千八百六十五里本傳八作三西北去

車師千八百九十里皆本此傳墨山山名也因以為國

名若但云山國則不知為何山矣而師古云此國山居故名山國則曲為之說也又下文山國王而至於尉犁二

百四十里山國亦當作墨山國墨山國王下當有治墨

山城四字水經注曰墨山國治墨山城而至於尉犁二百

四十里亦本此傳是國與城皆以墨山得名墨山國王

治墨山城猶上文之皮山國王治皮山城也寫者脫去

墨字及治墨山城四字而師古遂云常在山下居不為

城治也亦是曲說

依耐國王治

依耐國王治念孫案上文皆言某國王治某城此依耐

國王治下不言某城者闕文也下文難兜國王治同

盧城

無雷國王治盧城念孫案此本作無雷國王治無雷城

猶之且末國王治且末城精絕國王治精絕城也隸書

盧字作靈其上半與雷相似故雷譌作盧

周官職方氏其浸盧維鄭

注盧維當為雷

又脫無字耳太平御覽四夷部十八引

此正作無雷城

織罽刺文繡好治會

織罽刺文繡好治會念孫案治會二字義無所取

通典邊防

入治作理避高宗諱也

則唐本漢書已誤作治漢紀作好酒會是也下文大宛

俗者酒義與此同今本酒作治者涉上文治園田治宮

室而誤

有金銀銅錫以為器市列

通典

念孫案市列上脫有字

則文不成義漢紀作有市肆肆即列也

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陰末赴鎖琅當德

志四之十五

五

殺副已下七十餘人念孫案琅當上本無鎖字乃後人
誤取注文加之也古者以鐵連環係罪人謂之琅當說
文作銀鑊云瑣也瑣古鎖字琅當德卽鎖德也故師古云琅
當長鎖也不得又於琅當上加鎖字又王莽傳以鐵鎖
琅當其頸鎖字亦後人所加琅當其頸卽鎖其頸不得
又加鎖字太平御覽刑法部十引王莽傳有鎖字則所
見本已誤白帖四十五引作以鐵琅當其頸無鎖字
所以爲
凡中國所以爲通厚蠻夷感快其求者爲壤比而爲寇
也念孫案上爲字涉下爲字而行

字上單悔過來以其前無增器念孫案其下單王
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念孫案悔
過來本作悔過來順順字與上文逆字相應而今本脫
之則語意不完通鑑漢紀二十二已與今本同後漢書
西域傳注引此正作悔過來順書並氣難不言其書非
嚴典非大馬爵人以此爲本其書如之史指大其書非
安息國有大馬爵念孫案爵上亦有大字而今本脫之
則爲不詞矣太平御覽四夷部十四引此正作有大馬
大爵漢紀孝武紀通典邊防八並同今西代附國是南

書革

書革旁行爲書記念孫案上書字本作畫

胡脈反

謂畫革

爲字而旁行之以爲書記也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此是釋旁行爲書記五字非釋書革也今作書革者卽涉下文書記而誤漢紀通典作書革皆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史記大宛傳作畫革索隱曰畫音獲引韋昭漢書注爲解不言漢書作書革也太平御覽四夷部十四引漢書正作畫革水經河水注同

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爲飲器念孫案月氏下脫王

字當依張騫傳補

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器念孫案皆本作無無絲漆不

知鑄鐵器皆言其與中國異也今作其地皆絲漆者涉

上文其人皆深目而誤通典邊防入正作無絲漆

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

念孫案相字後人所加此傳凡言某國與某國接者接

上皆無相字則此亦當然漢紀孝武紀通典邊防入竝作南與城郭諸國接無相字

穹廬為室兮旃為牆以肉為倉兮酪為漿念孫案肉上本無以字後人以上下文皆八字為句而此句獨少一字故加以字耳不知穹廬為室旃為牆肉為倉酪為漿皆相對為文不得獨於肉上加以字也太平御覽樂部八所引已誤北堂書鈔樂部二藝文類聚樂部三文選答蘇武書注所引皆無以字今其故書絲絲不賜金二十斤采繒念孫案下文賜姑莫匪等金人二十斤繒三百匹則此文采繒下亦當有匹數而今本脫之

也

身孫男女

公主與身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念孫案身字涉上下文身孫而衍孫男女三人者公主之孫男孫女共三人也孫上不當有身字下文公主卒三孫畱守墳墓是其證漢紀有身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二引此無身字

不可乏

倉宜給足不可乏念孫案此承上文而言既有美田可以種穀又以錐刀黃金采繒易穀於他國則倉宜給足

不乏也不乏二字之間不當有可字此涉上文可以易
穀而衍日知錄云不可乏當作可不乏非也既言宜給
足又言可
不乏則文
義重複

匈奴困敗

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通典邊防七同念孫案匈

奴上有日字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日者眾人之言也

大過九五象傳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故眾人皆曰匈

奴必困敗矣漢紀孝武紀有日字通典案良字

卦諸將

卦諸將貳師最吉通典師古曰上遣諸將而於卦中貳

師最吉也念孫案師古所說於文義不順卦當作卜言
卜諸將孰吉則貳師最吉也下文云卜漢軍一將不吉
卽其證今作卦者涉上下文卦字而誤漢紀正作卜

狐胡車師柳谷

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念孫案國名無上下二字同音

者狐胡當依太平御覽所引作孤胡四夷部字之誤也

孤胡龜茲皆國名之疊韻者龜茲應劭音邱慈案古讀邱如欺又案孤

胡與車師異地不當云治車師柳谷師字蓋涉下文車

師而衍御覽作治車柳谷無師字案西陲四傳會貴

表河曲通典案曲當爲而字通典案

通表河曲列四郡念孫案曲當爲西字之誤也武帝所
開四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皆在河西故云表河西列四郡倉貨
志云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
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霍去病傳云開河西酒泉之
地後漢書西羌傳云武帝開河西列置四郡皆其證四
郡非在河曲中不得言表河曲也漢紀孝武紀作河曲
乃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通典邊防八太平御覽四夷
部十三引此贊竝作河西文在字前蓋孫五卦十
故能睹犀布瑋瑁則建珠崖七郡念孫案犀布連文殊

犀布

爲不類布當爲象象布二字篆文下半相似故象譌作
布犀象瑋瑁皆兩粵所產故曰睹犀象瑋瑁則建珠崖
七郡也下文云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鉅象師子猛
犬大雀之羣正與此犀象瑋瑁相應則當作象明矣太
平御覽珍寶部六引此已誤作犀布漢紀孝武紀通典
邊防八引此竝作犀象亦玉璽孫皇亦與與御覽皇
外戚傳文孫皇適孫同卦文文西西璽璽皇皇司司
適稱皇后師古曰適讀曰嫡念孫案此文本作正適稱皇后後
人以適卽是正故刪去正字案大雅大明傳曰紂殷之

正適也。初學記儲官部引白虎通義曰：周以天子之正嫡為王后。秦稱皇后，漢因之。是古書多以正適連文。後漢書皇后紀注班固傳注文選西都賦注後漢書皇后紀論注藝文類聚后妃部初學記中宮部太平御覽皇親部六及十一引此，並作正適稱皇后。通典職官十六同。時贊皇將六代也。與良人視八百石，當依漢紀作良人八子視千石，充依視千石。念孫案充依不當與八子同視千石，當依漢紀作充依視九百石。此涉上千石而誤。文選注太平御覽引此皆誤又下文七子視八百石，良人視八百石。

案良人亦不當與七子同視八百石。當依漢紀作良人視七百石。此亦涉上八百石而誤。御覽引此亦誤文選注引此正作視七百石。皇親部二引此正作欲誅之漢紀同乃召趙王誅之。念孫案誅之止有欲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此時趙王尚未至，不得遽言誅之也。太平御覽皇親部二引此正作欲誅之漢紀同。

皇親部脫三字。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念孫案此文本作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女也。敖尚帝姊魯元

公主有女，今本脫女也。敖三字則上下文義不貫。此因兩敖

字相亂而脫去三字太平御覽皇親部二引此有女也。敖三字又

皇親部十一、人事部百三十五引首二句皆有女也。二

字皇親部十一、人事部百三十五引首二句皆有女也。二

字皇親部十一、人事部百三十五引首二句皆有女也。二

大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卽爲所爲。師古曰：爲其

所爲謂所生之母也。並音于僞反。念孫案兩爲字皆讀

平聲，爲所爲者謂爲變也。爲變者殺呂后以報母仇也。

故下文云：大后怒其作亂，史記作我壯卽爲變，尤其明

證矣。若讀爲爲去聲而云爲所生之母，則詞不達意。

觀津山觀津古曰觀津，清河之縣也。念孫

竇皇后親蚤卒，葬觀津。師古曰：觀津，清河之縣也。念孫

案地理志：觀津屬信都，不屬清河。

逃匿主部帝紀論天子下云：逃匿于半正六

女逃匿，念孫案逃匿下有牀下二字，而今本脫之。太平

御覽封建部五引此，正作女逃匿牀下。續史記外戚世

家亦云：女亾匿內中牀下。

吐棄我意句

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句吐棄我意。句尚肯復

追思，閱錄其兄弟哉。念孫案吐棄上有有字，而今本脫

志四之一五
之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皇親部二引此正作有吐棄
我意漢紀同

元始

元始三年生昭帝念孫案元始當依景祐本作大始

聞魯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念孫案鉤弋下原有
子字上文云生昭帝號鉤弋子下文云鉤弋子年五六
歲壯大多知皆其證今鉤弋子亦然對上句堯十四月
而生言之下句云迺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其所生者
鉤弋子所生也脫去子字則上下句皆不可通矣太平

御覽皇親部二引此已脫子字漢紀孝武紀有子字

恐事急

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
顯恐事急卽以狀具語光念孫案急上本無事字恐急
者既恐且急猶言惶遽耳言顯既恐且急卽具以毒殺
許后之事告光也霍光傳霍山謂顯曰聞民間謔言霍
氏毒殺許皇后甯有是邪顯恐急卽具以實告文義正
與此同後人不達而於急上加事字失其旨矣景祐本
及漢紀孝宣紀通鑑漢紀十六皆無事字

署衍勿論

其後奏上署衍勿論李奇曰光題其奏也師古曰言之於帝故解釋耳光不自署也胡三省曰據霍光傳光薨後帝始聞毒許后事光於是時安敢言之於帝邪李說為是

成君師古曰成君亦書山陰縣曰閩吳閩縣言靈既使淳于衍陰殺許后顯因為成君衣補治入宮具念孫案成君上脫女字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女成君上書古

禁闔扇

應門閉兮禁闔扇師古曰扇短闔也念孫案扇亦閉也

淮南主術篇中扇外閉亦以扇閉對文

銅沓冒

切皆銅沓冒黃金塗師古曰切門限也沓冒其頭也念孫案冒字涉注文而衍景祐本無冒字是也冒即沓也注訓沓為冒則正文無冒字明矣後漢書班固傳注文選西都賦注藝文類聚居處部一太平御覽皇親部十引此皆無冒字漢紀及續列女傳亦無

不使

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師古曰不使不可使從命也念孫案注說稍迂余謂爾雅曰使從也不使即不從也管

子小匡篇曰魯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史記龜
策傳曰大將不彊卒不使令春秋繫露五行相勝篇曰
將帥不親士卒不使不使皆謂不從

妬媚

誣汙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誅念孫案妬媚

二字義不相屬媚當為媚鄭注大學云媚妬也五行志

桓有妬媚之心史記五宗世家王后以妬媚不常侍病

黥布傳贊妬媚生患皆其證隸書眉或作眉見漢涼州

不與冒相似故書傳中媚字或譌作媚顏氏家訓已辯

之碑

富平侯家青海

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念孫案家

下當有人字富平侯即張放故帝與放俱而稱富平侯

家人也脫去人字則文義不明五行志正作稱富平侯

家人鄭氏案此水

鄭氏傳氏侯者凡六人念孫案六當為四此涉下文六

人而誤四人者一傳喜二傳晏三傳商四鄭業也並見

五行志注引此正作四人本

元后傳白

元后傳

面白虎

土山漸臺面白虎宋祁曰浙本面字上有象字

今本上

念孫案浙本是也師古曰皆放效天子之制也放效二

字正釋象字且此歌以四字為句脫去象字則文義不

明而句法亦不協矣下文日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

殿似類亦象也水經渭水注文選西征賦注太平御覽

人事部一百六引此皆作象面白虎漢紀同

戶青瑣

殿上赤墀戶青瑣念孫案戶下原有下字起土山立兩

市殿上赤墀戶下青瑣皆相對為文今本脫下字則句

法參差矣藝文類聚產業部太平御覽資產部七引此

皆有下字

漢高祖曰古文台

初漢高祖入咸陽念孫案高祖上不當有漢字此涉下

文漢傳國璽而行北堂書鈔儀飾部二太平御覽儀式

部三引此皆無漢字

飲酒會

太后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會念孫案

太平御覽服章部五引此會下有肉字於義為長

王莽傳

書曰舜讓于德不嗣師古曰言舜自讓德薄不足以繼帝堯之事也念孫案不嗣本作不台古文尚書舜讓于德弗嗣今文作不怡漢書皆用今文故作不台史記五帝紀舜讓於德不懌徐廣曰今文尚書作不怡怡懌也又自序曰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皆用今文也文選典引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李善曰尚書曰舜讓于德不嗣漢書音義韋昭曰古文台為嗣後漢書班固傳注曰前書曰舜讓于德不台音義曰台讀曰嗣據此則二李所見漢書皆作不台師古依古文改台為嗣而取偽孔傳

以釋之不自知其圓鑿而方枘也

後儉

後儉隆約以矯世俗師古曰後退也引之曰後儉與隆約對文則後非退也後讀為遵遵循也謂循儉尚約以矯世俗之奢侈也遵與後古字通爾雅曰遵循也方言曰遵循也集韻遵亦作後故遵儉之為後儉亦猶遵循之為遵循遵之通作後亦猶遵之通作遵晏子春秋外篇晏子遵循而對遵循即遵巡

陷假

霍光即席常任之重即與則同乘大勝之威未嘗遭時不行陷假離朝服虔曰言光未嘗陷假不遇而離去朝也莽

嘗退就國是陷假也師古曰假升也陷假者被陷害而去所升之位念孫案師古訓假為升則陷假二字義不相屬乃云被陷害而去所升之位其鑿也甚矣余謂假讀為瑕陷瑕離朝謂陷於瑕謫而去其位服說是也瑕與假古字通淮南精神篇審乎無瑕莊子德充符篇瑕作假古今人表公肩瑕檀弓作假高祖功臣表中水夷侯呂瑕史表作假

平作

越若翊辛丑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眾並集平作二旬大功畢成師古曰平作謂不促遽也平字或作丕丕亦大也義門讀書記曰書庶殷丕作字當為丕也念孫案

何說是也上文云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奉使朝用書臨賦營築亦用雜誥文也隸書丕字或作平與平字相近因譌而為平後漢書劉元傳右輔都尉嚴本本或作平或作丕耿秉傳太醫令吉丕丕或作平皆其證也

習不拂其頸

方今天下聞崇之反也咸欲騫衣手劔而叱之其先至者則拂其頸衝其匈刃其軀切其肌師古曰拂戾也念孫案師古訓拂為戾望文生義非其本指也拂讀為剌剌所也謂以劔所其頸也拂其頸衝其匈刃其軀切其肌皆承上文手劔而言說文曰剌擊也廣雅曰剌所也

昭二十六年左傳苑子荆林雍斷其足正義曰今江南猶謂刀擊為刺齊語曰刺令支斬孤竹楚辭九歎執棠谿以刺蓬兮王注亦曰刺斫也作拂者假借字耳說苑雜言篇曰干將鑊鄒拂鐘不鏗亦借拂為刺也若以拂其頸為戾其頸則上與手劍不相承下與衝其匈三句皆不相比附矣

荷鋪

父子兄弟負籠荷鋪荷舊本作倚宋祁曰倚當作荷各本皆從宋改念孫案倚字古讀阿上聲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禍倚為韻福伏為韻詳見唐韻正是倚字古

讀與荷相近故字亦相通說文何儋也是儋何字本作何作荷者借字耳借字本無一定何必荷之是而倚之非乎

師禮侯

其以杜衍戶千封嘉為師禮侯念孫案師禮當為帥禮帥與率同下文云明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是其證太平御覽封建部四引此正作帥

備

所征殄滅盡備厥辜備字師古無注念孫案備讀為伏漢書言伏辜者多矣字或作服服伏備三字古皆讀如

匍匐之匍

說見六書音均表

故字亦相通趙策今騎射之服史

記趙世家服作備是其例也

阿乳母

以大鴻臚府為定安公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語念孫案阿不當有保字謂敕阿保及乳母也李尋傳云諸保阿乳母史傳皆以阿保並言若云敕阿乳母則於文為不詞於事為不備矣漢紀孝平紀正作勅阿保乳母

令王路設進善之旌非詢之木欲諫之鼓念孫案欲諫

當依景祐本及賈誼傳作敢諫

赤纘

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纘方領師古曰纘者會五采也以布為單衣以赤加纘為其方領也引之曰正文明言赤纘則非五采也赤纘方領謂以赤色之組為方領也說見經義述聞周官纘純下

堂威

命堂威侯王奇念孫案堂威當依下文作掌威後放此隸書掌字或作堂與堂相似而誤

大韓王病悸

大師王舜自莽篡位後病悸淩劇宋祁曰悸舊作喘念

孫案此本作病喘悸舊本新本各脫其一字耳喘悸二形不相

似無緣彼此互譌故知原有兩字而新舊本各脫其一也韋昭注酷吏傳云心中喘

息曰悸是也見宋祁太平御覽疾病部四引此正作病

喘悸校本

文則言民怨

莽知民怨通典會貨一作莽知民愁念孫案作愁者原

文作怨者後人不曉古義而改之也愁即怨也說文慍

怨也今本怨作怒乃後人所改據詩經正義及一恚恨

也切經音義卷五卷九卷十三卷十九引訂正廣雅慍愁恚也後漢書明帝紀云百姓愁怨情無告

訴是愁與怨同義秦策云上下相愁民無所聊謂上下

相怨也淮南詮言篇云己之所生乃反愁人謂反怨人

也下文天下愈愁即承此愁字而言則本作愁明矣又

莽知民愁四字會貨志凡兩見二十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言士類列字俱請

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

五郡念孫案此文本作置州牧其禮如三公郡監二十

五人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其禮如三公謂州牧之禮

秩如三公也下文云州牧位三公是其證郡監以下謂

分天下為百二十五郡見下郡監二十五人人主五郡

志四之一

也今本其禮誤作見禮郡監誤作部監而部監二十五人又誤在見禮如三公之上遂致文不成義後漢書隗
躡傳注所引已與今本同漢紀作置州牧其禮如三公
郡監二十五人位上大夫各主五郡足正今本之失

訛言黃龍墮於黃山宮中念孫案訛言上脫民字則語

意不完漢紀孝平紀通鑑漢紀三十皆有民字

或謂民字與下

文百姓相複非也古人之文往往如是子庶民則百姓勸豈嫌於複乎

前後相乘饋賕不潔師古曰潔散也徹也念孫案不潔

不徹皆與饋賕義不相屬余謂潔者治也言事務煩多故莽饋賕而不能治也并九三井潔不倉荀爽曰潔去穢濁清潔之意也釋文引黃穎云潔治也史記屈原傳易曰并泄不倉集解引向秀曰泄者浚治去泥濁也皆其證也

大司馬係納卿言卿仕卿作卿京尉扶尉兆隊右隊中部左洎前七部劉奉世曰七部當為七郡然共有三十二郡尚未及二十五郡疑字當有誤者念孫案七部當為十郡合下文之五郡十郡共二十五郡也

志四之三
愁民

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為盜賊

愁字師古無注念孫案愁讀為拏子由拏斂也言民坐

鄰伍鑄錢挾銅姦吏遂借此以斂取民財故下句云民

窮悉起為盜賊也爾雅曰拏斂聚也鄉飲酒義秋之為

言愁也鄭注曰愁讀為拏拏斂也是拏與愁古字通

在御旁

威斗既成令司命負之葬出在前入在御旁念孫案此

本作葬出則在前入則御旁御侍也此常訓不言出則

在前入則侍側也後人不曉御字之義而改入則御旁

為入在御旁又刪去上句則字其失甚矣通鑑已與今

本同太平御覽入事部百二十七器物部未引此竝作

出則在前入則御旁

僊上天

大一黃帝皆僊上天念孫案此本作皆僊而上天今本

脫而字則句法局促不伸初學記地部上太平御覽時

序部一引此竝作僊而上天因高世不姓此云本因

帝虞帝虞

二曰帝虞始祖昭廟念孫案帝虞當為虞帝當為虞

帝高古曰本因高世而載立之其意不香更附

帶高增下師古曰本因高地而建立之其旁下者更增築念孫案因高地而立廟不得謂之帶高帶當為席劉向傳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蔽通傳乘利席勝師古竝云席因也然則席高增下即因高增下故此注云本因高地而建立之其旁下者更增築也隸書席字或作席見漢司隸從事郭究碑益州大守高暎脩周公禮殿記俗作席鹽鐵論論功篇席顏氏家訓書證篇論俗書云席中加帶正謂此也又脫其广而為帶矣

出腹法黃衣幘

力士三百人黃衣幘念孫案幘上原有赤字力士赤幘者續漢書輿服志云武吏常赤幘成其威也今本脫赤

字則義既不明而句又不安矣太平御覽車部一引此正作黃衣赤幘

今經博

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博以八投念孫案經博當為博經故服注云博奕經以八箭投之疑衍

杜陵史氏女為皇后

進所徵天下淑女句杜陵史氏女為皇后念孫案杜陵上原有立字謂於所徵淑女中選立史氏女為后也今本脫立字則文不成義太平御覽皇王部十四引此有立字通鑑同

復思

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罽毼曰母使民復思也念孫案此本作母使民復思漢也今本脫漢字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皇王部十四居處部十三引此正作復思漢漢紀孝平紀水經穀水注並同

敘傳

州城

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宋祁曰城或作域念孫案作域者是也雄桀帶州域者謂雄桀並立各帶一州之域也周官大司徒曰九州之地域史記天官書曰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漢

書會貨志曰有國疆者兼州域若作州城則非其指矣域與城字形相似而誤管子八觀篇國域大而田野淺狹呂氏春秋勿躬篇平原廣域史記天官書為其環域千里內占大宛傳漢遣驃騎破匈奴而域今本域字並誤作城漢紀孝平紀後漢書班彪傳宋書符瑞志並作州域

短褐之褻

王命論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褻儋石之畜師古曰褻謂親身之衣也音先列反念孫案褻與褻不同字褻親身衣也從衣執聲讀若漏泄之泄先列褻重衣也字本作製從衣執聲讀若重疊之疊大篋其執字或在衣中作製轉寫小異耳與褻衣之褻字從執者

不同此言短褐之褻謂飢寒之人思得短褐以為重衣
非謂親身之褻衣也漢紀及文選並作短褐之襲李善
曰說文曰襲重衣也字林曰襲大篋反舊本反譌作也據宋祁引蕭該
音義此即襲之俗字也何以明之說文襲重衣也從衣
執聲一切經音義十五襲與襲同徒俠反引通俗文曰重
衣曰襲宋祁引蕭該音義曰字林曰襲重衣也舊本重衣作衷
衣乃後人誤以為褻衣而改大篋反舊本大譌作丈正
之今據說文玉篇廣韻訂正據文選注引改正
與李善所引同則襲為襲之俗字明矣說文以襲為左
衽袍以襲為重衣今經史中重衣之字皆作襲而襲字
遂廢唯此一處作襲與襲同乃古字之僅存者而師古云

襲謂親身衣也先列反是禮不辨襲襲之為兩字矣廣
韻襲在十七薛襲在二十六緝襲在三十帖襲與襲聲
相近故漢紀文選皆作襲若襲與襲則聲遠而不可通
矣之曉小曰襲又得駁谷文曰不見
又況么膺尚不及數子鄭氏曰膺音麼小也晉灼曰此
骨偏膺之膺也師古曰鄭音是也么膺皆微小之稱也
膺音莫可反骨偏膺自音麼各本摩譌作麻據說文玉
篇廣韻改案鄭氏曰膺音
麼玉篇麼么可切又么波切是膺麼
古同聲師古必分平上二讀非也與此義不相合晉
說失之漢書攷異曰案說文無麼字徐鉉等新附而有𦉳字

臃痛病也與臃同，么言其小，臃言其病，童謠所稱見一
 蹇人言欲上天，隗囂少病蹇，以是刺之也。晉說得之，念
 孫案錢說非也。臃之言靡也。張揖注：上林賦曰：靡細也。么臃二字連
 文，俱是微小之意。廣雅：紗麼小也。紗與么同。漢紀文選
 竝作么麼，不及數子。李善注引鵬冠子曰：無道之君任
 用么麼，有道之君任用俊雄。見道端篇又引通俗文曰：不長
 曰么，細小曰麼。作臃者，古字假借耳。么臃不及數子，謂
 囂勇不如信，而疆不如梁繇，成不如王莽，非譏其病蹇
 也。若以臃為病蹇，則上與么字不相比附，下與不及數
 子之文不相連屬矣。說文：臃，痛病也。癩，半枯也。此即今

偏枯之病，亦非蹇病也。蘇神補出呂氏春秋：癩，同。蘇曰：
癩，謂苟昧於權利，言言辭苟長，臃，風俗，蘇詩：十又臃。
 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念孫案
 於字衍，苟昧權利以下，句法相同，首句多一於字，則累
 於詞矣。漢紀文選皆無於字。三山賦：昏曰臃，秦賦：也。師
曰：臃，若禍戒，百難，勞道也。
 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師古曰：若，順也。念孫案：畏，順
 禍戒，殊為不詞。禍戒可以言畏，不可以言順也。今案上
 文云：恐係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鉞之
 誅，即此所謂禍戒也。此云：畏若禍戒者，若猶此也。言畏

此禍戒也若字即指上四者而言隱四年公羊傳公子
翬恐若其言聞乎桓謂此其言也莊四年傳有明天子
則襄公得為若行乎謂此行也論語公冶長篇君子哉
若人謂此人也

嬴取威於百儀

嬴取威於百儀兮姜本支序三止應劭曰嬴秦姓也伯
益之後也伯益為虞有儀鳥獸百物之功秦所由取威
於六國也念孫案廣雅曰威德也周頌有客篇既有淫
威降福孔夷正義曰言有德故易福風俗通義十反篇
曰書曰天威棗謨言天德輔誠也呂氏春秋應同篇曰

黃帝曰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是威與德同義此言伯益
有儀百物之德而嬴氏以興故曰嬴取威於百儀非謂
取威於六國也而劉仲馮乃云百儀則柏翳也語訛耳
不知百儀與三止相對為文應劭曰止禮也齊柏夷之
後伯夷為秩宗與天地人
鬼之禮也鄭語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伯翳能
議百物以佐舜地理志伯翳作伯益議作儀且儀字
古讀若俄見唐韻正不得與翳通也

且筭祀于挈龜

幽通賦媯巢姜於孺筮兮且筭祀于挈龜李奇曰筭數
也祀羊也周公卜居維得世三十年七百也劉敞曰筭
祀挈龜亦言田完耳其兆有五世八世是祀也念孫案

祀者年也故左傳曰上年七百年宣三年又曰載祀六百若

五世八世乃父子相傳之代不得謂之祀且旦者周公

之名也若謂筭祀挈龜指田完言之則旦字當作何解

弗思甚矣旦與媽相對為文此賦以上下句對文者皆各指一事言之劉謂兩句皆指田完言之謬

矣

皓頤志而弗營

皓頤志而弗營師古曰皓四皓也處商洛深山高祖求

之不得自養其志無所營屈引之曰師古說營字之義

未當營者惑也說文本本作營云惑也字亦作熒又作榮言自養其志而不

惑於利祿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尊師篇淮南原道篇並

云營惑也否象傳不可榮以祿虞翻本榮作營營惑也

言不可惑以祿也說見經義述聞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煩亂

以事而志不營又曰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淮南俶真

篇曰耳目不耀思慮不營東都賦曰形神寂漠耳目弗

營漢老子銘曰樂居下位祿執弗營堂邑令費鳳碑曰

退已進弟不營榮祿義並與此同下文云四皓遜秦古

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真即此所謂皓頤志而弗營

也文選弗營作弗傾蓋後人不曉營字之義而改之耳

事類賦風雲

彼皆躡風雲之會履顛沛之執念孫案風雲當依文選

作風塵此涉上文跨騰風雲而誤風塵之會謂七國兵爭時也商鞅李斯之遇合與下文所稱周望漢良者不同皆不得言風雲之會

據微

據微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師古曰微要也據可以要迎之時也微音工堯反念孫案據可以要迎之時不得謂之據要老子釋文云微小道也古弔反班固西都賦微道綺錯謂小道相錯也然則據微乘邪云云猶言據小道乘邪途以求富貴耳

說難既首

不可樂以類與歸本榮

說難既首其身迺囚應劭曰首音首豪之首首雄也宋

祁引蕭該音義曰首鄭氏曰首孰也孰與孰同今本孰

雅及月令鄭語注改韋昭曰首終也念孫案首讀為就就成也言

說難之書既成而其身乃囚也太元元文曰首西方也

秋也物皆成象而就也又曰首考其就范望曰考成也

物咸成就也史記魯世家魯公伯禽卒子考公首立索

隱曰首世本作就就與首聲近而義同故字亦相通也

韋訓首為終終與就義相近故爾雅首就並訓為終鄭

訓首為熟則於義稍疏應訓為雄則於義甚疏而師古

獨取其說誤矣

漢良受書於邳沂晉灼曰沂崖也下邳水之崖也師古

曰沂音牛斤反宋祁曰沂韋昭作垠今本垠謂橋也吾恩反文選亦作垠念孫案下邳縣名非水名

則不得言邳崖韋本作垠而訓為橋是也良受書於老

父本在橋上非在水濱邳垠即良傳所云下邳汜上也

服虔曰汜音頤楚人謂橋曰汜汜垠語之轉作沂者借字耳

罔漏于楚

罔漏于楚

秦人不綱罔漏于楚師古曰言秦失綱維故高祖因時

而起罔漏于楚謂項羽雖有害虐之心終免於患也一

說楚王陳涉初起後又破滅也念孫案高祖不為項羽

所害豈得謂之漏罔且與上秦人不綱誤分兩事陳勝

破滅尤與罔漏之義無涉二說皆謬罔漏于楚謂陳勝

作亂而秦不能制也此但言秦罔漏於陳勝下乃言高

祖起兵之事李注文選引項岱曰綱漏於楚謂陳涉反

而不能誅是也

應天順民五星同晷師古曰晷景也念孫案五星究不

及地則不得有景師古說非也晷即軌字軌道也五星

同道謂高帝元年五星聚東井也淮南本經篇五星循

軌

軌而不失其行高注云軌道也廣雅周語注並同是其證軌晷

聲相同故字相通說文汎音軌水厓枯土也引爾雅水醮

曰汎今爾雅作履汎之通作履猶軌之通作晷矣太平

御覽天部五引此正作五星同軌

方命

孝景泄政諸侯方命孟康曰尚書云方命圮族念孫案

正文注文之方命皆本作放命今文尚書作放命本字

也古文尚書作方命借字也釋文馬云方放也正義曰鄭王以方為放謂放棄教

命是馬鄭王皆讀方為放也漢書皆用今文孟注所引亦是今文故

皆作放命後人見古文而不見今文故皆改為方命耳

文選五等論放命者七臣李善曰班固漢書述曰孝景

莅政諸侯放命韋昭曰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今本李注放命作方

命韋昭曰放命作韋昭曰方放命皆與正文不合明是後人所改太平御覽皇王部十

三引此亦作放命則所見皆是未改之本今據以訂正

傳喜傳同心背畔放命圮族朱博傳今晏放命圮族其

字皆作放桓九年穀梁傳亦云則是放命也今本放譌作故據范

注及唐石經改亦亦有紹土鄭文海春煇之古皆謂是舉皆皆

景征吳楚武興師旅後昆承平亦有紹土宋祁曰監本

浙本越本作亦猶有紹念孫案監本浙本越本是也紹

志四之十五

字在小韻楚旅二字在語韻二韻古聲相近故漢人多
有通用者下文曰河圖命庖雜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
道敘世代寔寶允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徵是舉告往知
來王事之表又曰大上四子伯兮早天仲氏王代旂宅
于楚戊實淫缺平陸迺紹又曰宗幽既昏淫于褒女戎
敗我驪遂亾豐鄙又曰西戎即序夏后是表周穆觀兵
荒服不旅皆以語小二韻通用本傳而外可無須別證
也後人不知古音而改爲亦有紹士則文不成義矣師
曰言景武之時以軍功故封侯者多昭宣以後雖承平
尚有以勳獲爵士者據注云尚有則正文原有猶字明
矣紹繼也原注當云尚有能繼之者而今本云尚有以
勳獲爵士者蓋既改正文爲亦有紹士遂并改注文耳

薰胥薰胥韓文非遺聖人而漸諸黨限賤力之平聞
嗚呼史遷薰胥以刑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薰帥也從
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師古曰晉說近是矣詩小雅雨無
正之篇曰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胥相也鋪徧也言無罪
之人遇於亂政橫相牽率徧得罪也韓詩淪字作薰薰
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耳此敘言史遷因坐李陵橫
得罪也念孫案晉說是也淪薰聲相近故爾雅毛詩訓
淪爲率韓詩訓薰爲帥帥與率同薰胥以刑謂相率而入於
刑也若以薰胥爲相薰蒸則望文生義而失其本旨矣
說詳經義述聞淪胥以鋪下

如台不匡

矧乃齊民作威作惠如台不匡禮法是謂如淳曰台我也我國家也念孫案台字若訓爲我則如我不匡禮法是謂二句文意上下不相聯屬矣今案如台猶柰何也言游俠之徒以齊民而作威作惠如此柰何不匡之以禮法也湯誓夏罪其如台史記殷本紀作有罪其柰何高宗彤日乃曰其如台史記作乃曰其柰何而伯戲黎今王其如台史記作今王其柰何是古謂柰何爲如台也盤庚十稽曰其如台亦謂十問曰其柰何也法言問道篇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

氏之孫其如台言莊周申韓若不詆訾聖人則顏閔之徒其柰之何也班固典引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今其如台而獨闕也言今其柰何而獨闕也說者皆訓台爲我而其義遂不可通段氏若膺古文尚書撰異辨之詳矣

外寓

攸攸外寓閩越東甌念孫案寓當爲寓字之誤也說文寓籀文字字閩越東甌皆在漢之南徼外故曰外寓王鵬賦震聲梁發乎外寓猶下文言燕之外區也若作寄寓之寓則義不可通劉逵吳都賦注引此作悠悠外宇故知寓爲寓

之譌張衡思元賦怨高陽之相寓兮風俗通義而此字

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譌作寓矣非寄寓之寓

漢書第十五漢東周念孫案高書

文尚書是幾之錯矣

關山趙晉臨台魯非而其非

香十十南四人今其收台而

其其之何山莊固典厚

刃之然其收台言

其其之何山莊固典厚

刃之然其收台言

漢書第十六

讀書雜誌四

行武紀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馳應劭曰馳音移

官爵多者分與父兄子弟及賣與他人也師古曰此說

非也許慎說文解字云馳物之重次第也此詔言欲移

賣爵者無有差次不得流行故為置官級也馳音弋賜

反今俗猶謂凡物一重為一馳也念孫案馳讀與施于

中谷之施同敎傳曰馳于子孫馳即施也周南葛覃傳

曰施移也故今人猶謂移封為馳封也周南葛覃傳

服鄭注曰在旁而及曰施大傳施作移是施與移通也

此言流馳亦取旁及之義故應劭讀為移若以馳為重

連語

高郵王念孫

次弟則流馳二字義不相屬且此詔馳字在流字之下
 若如師古說以為無有差次不得流行則當移馳字於
 流字之上仍須加數字以解之而其義始明何其謬也
 說文以馳為重次弟物乃馳字之本訓此詔借馳為流
 移之移則非重次弟之謂矣記曰橋虔則曰矯稱上命
 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以貨賄用為固或曰稱詐為矯強取為虔武紀將百姓
 橋虔吏因乘執以侵蒸庶邪何紛然其擾也孟康曰虔
 固也矯稱上命以貨賄用為固尚書曰攷攘矯虔章昭
 曰凡稱詐為矯強取為虔師古曰橋與矯同矯託也虔
 固也妄託上命而堅固為邪惡者也念孫案諸說分橋
 虔為二義皆非也呂刑攷攘矯虔周官司刑疏引鄭注
 曰矯虔謂撓擾春秋傳曰虔劉我邊亟謂劫奪人物以
 相撓擾也如鄭君說是矯虔為撓擾之義故與攷攘連
 文此詔於橋虔吏下即云乘執以侵蒸庶又云紛然其
 擾則橋虔之為
 撓撓益明矣
 奔踈則曰乘之即奔立則踈人武紀故
 踈而致千里師古曰踈踈也奔踈者乘之即奔立則踈
 人也念孫案師古分奔踈為二義非也踈亦奔也踈之

言馳奔踈猶奔馳耳說文曰越踈也越字或作踈史記
 張儀傳揆前踈後索隱曰言馬之走勢疾也淮南脩務
 篇墨子跌踈而趨千里高注曰跌疾行也踈趨走也踈
 與踈同是疾行謂之踈也馬行疾則能致遠故曰馬或
 奔踈而致千里馬行疾則恐有覆車之患故下文曰泛
 駕之馬亦在御之而已若訓踈為踈則與下文都不相
 涉矣
 勞俸則曰勞者恤其勤勞俸者以恩招俸東相成勞
 來不急流民自占八百餘口師古曰勞來者言慰勉而
 招延之也又平當傳使行流民幽州舉奏刺史二千石
 勞俸有意者師古曰勞俸謂勸勉也勞者恤其勤勞俸
 者以恩招俸之念孫案勞來雙聲字來亦勞也字本作
 勅說文曰勅勞勅也經史通作來又作俸勞來二字有
 訓為勸勉者有訓為恩勤者孟子滕文公篇曰勞之來
 之成帝紀曰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冀遂傳曰
 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此皆訓為勸勉者也爾雅曰
 勞來勤也小雅大東篇職勞不來毛傳曰來勤也正義
 曰以不被勞來為不見勤故采薇序曰杖杜以勤歸即
 是勞來也鴻雁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
 定安集之此皆訓為恩勤者也宣紀之勞來對下文流

民八百餘口而言平當傳之勞俸亦承上文行流民而
言皆是恩勤之義師古訓為勸勉已失其指又以俸為
招徠而分勞俸為
二義愈失之矣
陵夷則曰若邱陵之漸平
成紀帝王
陵夷師古曰陵邱陵也夷平也言其積贊若邱陵之漸
平也又曰陵遲亦言如邱陵之透遲稍卑下也他皆類
此念孫案師古以陵為邱陵非也陵與夷皆平也文選
長楊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四平日陵是邱陵之陵
本取陵夷之義非陵夷之取義於邱陵也史記高祖功
臣侯年表曰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
微也陵夷衰微四字平列陵夷不可謂如陵之夷猶衰
微不可謂如衰之微也陵夷之為陵遲猶透夷之為透
遲故王肅家語注曰陵遲猶陂沓也淮南泰族篇曰河
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透蛇陵遲相對為文
陵遲不可謂如陵之遲猶透蛇不可謂如透之蛇也又
案說文麥麥稈也其字作麥不作陵則非邱陵之陵益
明矣
儀表則曰為禮儀之表率或曰有儀形可表明者
紀
云為宗室儀表酷吏傳贊云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念孫
案立木以示人謂之儀又謂之表說文檣榦也從木義

聲經傳通作儀故爾雅云儀榦也呂氏春秋慎小篇注
云表柱也故德行足以率人者亦謂之儀表緇衣曰上
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鄭注言民之從君
如景逐表荀子君道篇曰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儀
即表也管子形勢解篇曰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
者尊卑之儀表也淮南主術篇曰言為文章行為儀表
文六年左傳曰陳之藝極引之表儀或言儀表或言表
儀其義一也師古注哀紀則云言為禮儀之表率注酷
吏傳則云謂有儀形可表明者望文生義而注各不同
皆由不知儀表之同為立木又不知儀為儀之俗字故
也
狙詐則曰狙伺也
諸侯王表秦據執勝之地騁狙詐
兵也狙音若狙念孫案應分狙詐為二義非也狙詐疊
韻字狙亦詐也荀子大略篇藍直路作似知而非楊倌
注引趙蕤注長短經知人篇曰狙者類智而非智直狙
竝與狙同狙詐者有似於智故曰藍直路作似知而非
作即詐字也月令曰母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鄭注曰
狙詐同義酷烈同
囹圄則曰囹獄也囹守也
禮樂志囹
義是其明證矣

十餘年師古曰囹獄也囹守也念孫案師古分囹爲
二義非也鄭注月令曰囹圜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
矣然則囹圜爲獄名而又取禁守之義不得訓囹爲獄
訓囹爲守也囹之言令囹之言敵也說文曰敵禁也廣
雅曰令敵禁也囹圜皆禁守之義或但謂之囹晏子
春秋諫篇曰拘者滿囹怨者滿朝是也月令正義引蔡
邕章句曰囹牢也囹止也所以止出入釋名曰囹領也
囹禦也領錄囚徒禁禦之也皆誤分囹爲二義又案
說文曰囹獄也又曰囹圜所以拘罪人是說文囹字
本作囹說文又曰囹守之也此自訓囹爲守非謂囹
也師古曰囹獄也囹守也提封則曰舉四封之內無慮
蓋用說文而未考其實

則曰大率無小計慮辜權則曰辜固也權專也謂規固

販鬻專略其利或曰言已自專之它人取者輒有辜罪

揚推則曰揚舉也推引也舉而引之陳其趣也刑法志

里提封萬井蘇林曰提音祇陳畱人謂舉田爲祇李奇
曰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提讀如本

字蘇音非也說者或以爲積土爲封謂之堤封既改文
字又失義也念孫案諸說皆非也廣雅曰堤封都凡也
都凡者猶今人言大凡諸凡也堤與提古字通都凡與
提封一聲之轉皆是也數之名提封萬井猶言通共萬
井耳會貨志曰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地理志曰提封
田一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匡衡傳曰
樂安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王莽傳曰於是遂營長
安城南提封百頃義竝與此同若訓提爲舉訓封爲四
封而云舉封若干井舉封若干頃則甚爲不詞又東方
朔傳曰迺使大中大夫吾邱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
人舉籍阿城以南蓋屋以東宜春以而提封頃畝及其
賈直亦謂舉籍其頃畝之大數及其賈直耳若云舉封
頃畝則尤爲不詞且上言舉籍下不當復言舉封以此
知諸說之皆非也提廣雅作堤蘇林音祇曹憲音時集
韻音常支切字作隄引廣雅作堤蘇林音祇曹憲音時
而都賦提封五萬五臣本及後漢書班固傳並作隄封
提封爲都凡之轉其字又通作堤隄則亦不可讀爲都
反凡假借之字依聲託事本無定體古今異讀未可執
一師古以蘇林音祇爲非匡謬正俗又謂提封之提不
當作隄字且不當讀爲都奚反皆執一之論也○會貨

志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曰大氏猶言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小計慮耳無字或作亾趙充國傳亾慮萬二千人師古曰亾慮大計也念孫案師古以無慮為大計是也而又云無小計慮則是以無為有無之無慮為計慮之慮其失甚矣今案無慮疊韻字也慮古讀若閭溝洫志浩浩洋洋慮殫為河河渠書慮作閭宣十一年左傳釋文曰無慮如字一音力於反是其證也廣雅曰無慮都凡也高誘注淮南倣真篇曰無慮大數名也周髀算經無慮後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趙爽曰無慮者粗計也後漢書光武紀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李賢曰謂請園陵都凡制度也是無慮為都凡之名非無小計慮之謂也無慮或但謂之慮荀子議兵篇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而已矣楊倞曰慮大凡也賈誼傳慮亾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帝制而為天子之事是慮亦都凡之意也總計物數謂之無慮故總度事宜亦謂之無慮禮運曰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鄭注曰意心所無慮也心所無慮謂心揣其大略也正義乃云謂於無形之處用心思慮失其指矣宣十一年左傳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杜注曰慮事

無慮計功無慮計功猶言約略計功也正義乃云城築之事無則慮之訖則計功愈失之矣。陳萬年傳沒入辜權財物師古曰辜罪也權專固也翟方進傳多辜權為姦利者師古曰權專也辜權者言已自專之它人取者輒有辜罪念孫案辜權或作辜較又作婢權一切經音義二十引漢書音義曰辜固也較專也謂規固販鬻專略其利分辜權為二義已失之迂師古乃訓辜為罪訓權為專又云已自專之它人取者輒有辜罪則其謬滋甚今案辜權雙聲字也廣雅曰婢權都凡也故總括財利謂之辜權略陳指趣亦謂之辜權孝經蓋天子之孝也孔傳曰蓋者辜較之辭劉炫曰辜較猶梗槩也孝道既廣此纔舉其大略也梗槩與辜權一聲之轉分言之則或曰辜或曰權武帝紀初權酒酤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權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權獨取利也王莽傳曰豪吏猾民辜而權之廣雅曰婢權也是辜權二字分而言之亦都凡之意也。敘傳揚推古今監世盈虛述會貨志第四師古曰揚舉也推引也揚推者舉而引之陳其趣也念孫案揚推猶舉也推引也揚推謂也上文曰略存大綱以統舊文述禮樂志第二下文

曰略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皆是此意莊子
 徐無鬼篇則可不謂有大揚推乎淮南傲真篇作物豈
 可謂無大揚推乎高誘注曰揚推猶無慮大數名也莊
 子釋文引許慎注曰揚推粗略法度也然則大揚推者
 猶言大略也左思蜀都賦請為左右揚推而陳之劉逵
 注曰韓非有揚推篇班固曰揚推古今其義一也然則
 揚推而陳之猶言約略而陳之也張晏注古今人表曰
 略舉揚較以起失謬較與推同或謂之大較史記律書
 世儒間於大較索隱曰較音角大較猶大略耳或但謂
 之較文選養生論較而論之李善音角較而論之猶言
 約而論之耳提封無慮幸推揚推皆
 大數之名故廣雅通訓為都凡也
 或曰尋就也郊祀志上始巡幸郡縣寢尋於泰山矣鄭
 氏曰尋用也晉灼曰寢尋遂往之意也師
 古曰二說皆非也寢漸也尋就也史記孝武紀作侵尋
 索隱曰侵尋即浸淫也故晉灼云遂往之意也小顏云
 浸淫漸染之意蓋尋淫聲相近假
 營惑則曰營謂回繞
 僭用耳念孫案晉及司馬說是
 之地耳曰淮南王安傳營惑百姓師古並曰營謂回繞

之也念孫案師古訓營為回繞則分營與惑為二義失
 其指矣今案營亦惑也營惑即營惑字本作營說文曰
 營惑也從日榮省聲玉篇唯并胡亭二切字或作榮通
 作營又通作榮高誘注呂氏春秋尊師篇及淮南原道
 篇並曰營惑也否象傳不可榮以祿虞翻本榮作營謂
 不可惑以祿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臨之以貨色而
 不可營莊子人間世篇而目將榮之向崔本榮作營淮
 南齊俗篇曰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惑營猶營惑也史
 記孔子世家匹夫而榮惑諸侯司馬貞本作營惑漢書
 吳王濞傳淮南王安傳之營惑史記並作榮惑則營非
 回繞之義明矣餘見前
 營亂富貴之耳目條下感槩則曰感念局狹為小節槩
 季布欒布傳贊夫婢妾賤人感槩而自殺師古曰感槩
 謂感念局狹為小節槩游俠傳少時陰賊感槩不快意
 所殺甚眾師古曰感槩者感意氣而立節槩也念孫案
 師古以槩為節槩則感槩二字義不相屬故必加數字
 以曲成其說也今案感槩而自殺史記作感慨而自殺
 感槩不快意史記作慨不快意是感槩即感慨也感慨
 之為感槩猶慨然之為槩然莊子至樂篇曰是其始以
 也我獨何能無槩然是也又案感槩不快意當作一句

讀感繫即不使意之貌也師古魁梧則曰梧者言其可
斷少時陰賊感繫為句尤非

驚悟魁岸則曰岸者有廉棱如崖岸張陳王周傳贊其

曰魁梧邱虛壯大之意也蘇林曰梧音悟師古曰魁犬

貌也梧者言其可驚悟今人讀為吾非也念孫案師古

以梧為驚悟則義與魁大不相屬故又加一可字以增

成其義其失也鑿矣今案魁梧皆大也梧之言吳也方

言曰吳大也後漢書臧洪傳洪體貌魁梧李賢曰梧音

吾蓋舊有此讀魁梧奇偉四字平列魁與梧同義奇與

偉同義應劭以魁梧為邱虛壯大之意是也又江充傳

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師古曰魁大也岸者有廉棱如

屋岸之形念孫案傳言魁岸不言魁如岸師古說非也

今案魁岸者高大之貌小爾雅曰岸高也廣雅曰魁岸

雄傑也魁岸猶雷落則曰雷謂遲雷落謂墜落霍去病

魁梧語之轉耳雷落則曰雷謂遲雷落謂墜落故不諧耦

將常雷落不耦師古曰雷謂遲雷落謂墜落故不諧耦

而無功也念孫案雷落即不耦之意耦之言遇也言無

所遇合也故史記作雷落不遇雷落者半落也陸機文

賦心半落而無偶是半落即無偶之意易林比之否曰

失意懷憂如幽狴牢明夷之旅曰膠目啟牢振冠無憂

始之大壯曰凶羊補牢母損於憂釋名釋衣服曰雷幕

雷半也幕絡也言半絡在衣表也是半字古讀若雷故

不得分為兩義雷落與狼戾則曰狼性貪戾嚴助傳今

不耦亦不得分為兩義狼戾則曰狼性貪戾嚴助傳今

戾不有師古曰狼性貪戾凡言狼戾者謂貪而戾念孫

案師古曰狼戾為豺狼之狼非也狼亦戾也戾字或作

廣雅曰狼戾無親淮南要略曰秦國之俗貪狼同義燕

曰趙王狼戾無親淮南要略曰秦國之俗貪狼同義燕

狼皆兩字平列非謂如狼之戾如狼之俗貪狼同義燕

賦貪者聽之而廉隅狼戾者聞之而不慙長笛賦氣

噴勃以布覆之賦曰料其虺戾則鵬悍狼戾亦皆兩字

平列惟吳都賦曰時號以狼戾則鵬悍狼戾亦皆兩字

為幽則誤分與溧為二義如音郁是也與者濁也言去卑辱汗濁之中而升於朝廷也班固典引有沈而與有浮而清蔡邕曰與濁也廣雅澳尉薦則曰安尉而薦達之胡建傳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師古曰尉者自上甚備如淳曰尉亦薦藉也師古曰尉薦謂安尉而薦達之念孫案如說是也薦藉一聲之轉尉薦猶尉藉耳奴傳慰薦撫循漢紀作尉藉是其證慰與尉通若以薦為舉薦則上與尉字不相比附下與甚得其心及殷勤甚備之文皆醞藉則曰醞言如醞釀也藉有所薦藉也薛廣德傳為入溫雅有醞藉服虔曰寬博有餘也師古曰醞言如醞釀也藉有所薦藉也匡張孔馬傳贊其醞藉可也師古說與薛廣德傳同酷吏傳義縱治敢往少注酷吏傳是也溫藉言無所吝也念孫案服說及顏溫藉不必分醞為醞釀藉為薦藉也小雅小宛篇飲酒有攢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鄭注曰皆為溫藉重禮也

含蓄謂之溫藉故和柔亦謂之溫藉內則柔驚鄂則曰色以溫之鄭注曰溫藉也轉之則為慰藉矣驚鄂則曰鄂者阻礙不依順霍光傳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也後字作愕其義亦同念孫案鄂亦驚也若以為阻礙不依順則上與驚字不相比附下與失色二字不相連屬矣廣雅曰愕驚也燕策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今人猶曰驚愕曰愕然豈阻礙不依順之謂乎凡若此者皆取同義之字而彊為區別求之愈濶失之愈遠所謂大道以多岐亾羊者也

漢書弟十六

律